SI WANG ZHEN DUAN

DA FA YI CHE DE REN TAN AN

死亡诊断

大法医车德仁探案

★ 2003年最新侦探小说

李蔚 著

★ 一桩人命案久侦未破　一滴血痕窥见犯罪手段　桩桩件件堪称当代拍案惊奇

YI ZHUANG REN MING AN JIU ZHEN WEI PO YI DI XUE HEN KUI JIAN FAN ZUI SHOU DUAN ZHUANG ZHUANG JIAN JIAN KAN CHENG DANG DAI PAI AN JING QI

大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仇　　伟
封面设计：世纪金晖

大法医车德仁探案



ISBN 7-80171-286-2/I·212
定价：18.00元

DA FA YI CHE DE REN TAN AN

死亡诊断

大法医车德仁探案

李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背阴

1989年8月，肇州大地骄阳似火，生长着低矮庄稼的耕地和泛着盐碱白光的不毛荒原在炎炎烈日的烧烤下显得寂寥而空阔，看不见人和牲畜的影子，连天空的飞鸟也不见了踪影，仿佛一切有生命的活动都在这滚滚热浪中停滞了，消失了。

只有新发屯是个例外。

8月3日这一天，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屯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场景，全体村民几乎倾巢出动，顶着炎炎烈日，聚集在村外小河边的河堤上。没有人说话，几乎连议论声也听不见，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惊愕的神情，他们在看什么？

他们在看省里来的大法医车德仁断案。

那场面真是闻所未闻，称得上亘古奇观。

大法医车德仁让人到村供销社买来一口大铁锅和几斤面碱，他和助手在小河边垒起一个简易炉灶，把锅架上，倒进河水，又放进适量的面碱，然后拖过一只沉重的麻袋，麻袋里装着的是一副已经零碎了但又几乎一块不缺的人体骨骼，那是当天早晨刚从村前的一片小树林里挖出来的。车德仁和助手把沾着泥土和腐肉的人骨倒进锅里，然后点燃炉灶下的苞米秸和枯树枝开始烧煮。

车德仁蹲在炉灶前，不时往炉灶里添着火，并仔细观察着锅里的情况。这些事情他得亲自动手，因为他知道一点也马虎不得，尤其是面碱的使用量要适度，碱多了骨头发酥易损，碱少了腐肉不易煮烂剔净。

现场的助手除了那个县局的年轻法医之外，还有死者的一个远房叔叔和一个侄子，这两个人不停地帮助法医收集来枯枝和苞米秸，他们把这些燃料堆在炉灶旁，然后就站在炉灶边默默地对着铁锅看，看沸水中那堆翻滚的白骨，那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能说话会干活的叫宋殿云的老实男人。这男人生前住在村西头的一间土坯房里，还娶了一个叫李秀兰的女人为妻。那女人还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嗳，他却已经变成这口沸水锅里的一堆白骨了。

当地的一些警察站得稍远，也许是为了维持秩序，不让围观的村民靠得太近，也许也是为了躲避炉灶边那烤人的热浪和铁锅里冒出来的恶臭。那是尸臭，那臭味难以形容，有毒而且带有黏性，它会像粉尘一样粘在人的皮肤上和衣服上，无论你怎么洗也难以洗净。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足以说清这尸臭的威力——

某边远山区发现一处杀人现场：在一户人家封闭的地窑里堆放着几十具被害者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尸臭的浓烈可想而知。公安机关一位中年法医随同刑侦人员前去验尸，只一夜功夫，他那原本油黑发亮的头发便被剧毒的尸臭熏白了，他成了个白头翁。

太阳渐渐升到了头顶，灼热的阳光在小河面上流淌，到处是一片刺眼的白光。没有风，炉灶里跳动的火苗融化在

刺目的阳光里，只有锅边那缭绕的轻烟和锅里翻滚的水花表明烧煮的工作还在继续着。

车德仁瘦削的脸颊上早已淌满了热汗，汗珠不停地从帽沿里淌出来，淌过他那两道浓密的眉毛流进眼睛里，眼睛就像被海水蛰了一样疼痛。身上的警服也很快被汗水浸湿，整个人就像刚从小河里爬上来一样。他顾不上许多了，先是摘掉帽子，脱下警服，后来干脆把衬衣、裤子和鞋袜全都甩掉，只穿一条裤头围着那口铁锅忙碌着。他太投入了，似乎忘了河堤上还有那么多围观者。年轻的法医见车老师如此，也照章办理，也脱得只剩一条裤头。远远望过去，就像两个忙着在河边打鱼、煮鱼汤的渔民。

大约煮了一个多小时，车德仁手拿一只大笊篱，从锅里捞出一块骨头看了看，挥手叫停火。

年轻的法医就不再往炉灶里添柴，而是从一只大提包里拿出一大块塑料布在河滩上铺开来。

车德仁手拿大笊篱，开始从沸水锅里往外捞骨头。人的骨骼有大有小，很不好捞，他先捞出头骨，然后再捞四肢骨和躯干骨，从大到小，一勺一勺地捞着，捞得极仔细，连很小的籽骨也不放过。他把捞出的人骨全部倒在塑料布上，然后和助手仔细数过，确信所有的骨头都捞出来之后，他叫那两个帮忙的死者的亲属把锅里的水倒掉，重新换上清水，而他则和年轻的法医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塑料布上的那堆骨头，用手术刀把每一块骨头上的腐肉仔细地刮干净。干这个活儿很不容易，他和助手在烈日下干了很长的时间。他们一边刮着一边拿着刮过的骨头对着阳光或背着阳光观察

着，没人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时候他们不像渔民了，而像两个如痴如狂的考古学家。

围观的人们仍像一堵土墙似的站在那里，两个警察搬过来一个装矿泉水的纸箱子，轻轻地放下后，又赶紧退开了。

没有人敢去打扰他们，在场的每个人，从县公安局长、普通警察到每一个村民都知道案情重大，而车法医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案件的真相以及生者和死者的命运。因此在烈日暴晒下，人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期待着。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走着，除了草丛中稻田里昆虫的鸣叫声，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炽热的空气中凝固了。

现场人群中，心情最焦灼的，一定要数站在不远处的县公安局长杨明远了。

这个案子从接案到现在已近三年，两个在押的人犯正在监狱里闹监，再拿不出结论，就只有放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明远拿起电话，向远在省城的省公安厅刑技处的大法医车德仁求援。

打过电话的第二天一大早，杨局长就带着县局年轻的法医亲自开车到省城来接车德仁了。从省城到县城，驱车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路上，通过杨局长的介绍，车德仁大致了解了案情的经过。

如果说这案件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的话，那这故事还得从三年前伊春火车站发生的一起车祸说起。

这年的冬天，肇州县村民李秀兰与李军过火车道时，李军被疾驰而过的火车撞伤，在住院抢救过程中，当地派出所

发现二人不是夫妻，系同居关系，而且言语支吾，神情慌乱，似有案在身。伊春市公安局经与肇州县公安局联系，得知村民李秀兰和她丈夫宋殿云已失踪一年多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们的邻居李军。本村人都以为他们外出做买卖未归，并没有人追问，因此也未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接到伊春市公安局的通知，肇州县局派员将二人领回，经审查，二人分别供认了一年前合谋杀害李秀兰丈夫宋殿云的犯罪事实。

案情似乎并不复杂，不过是一起普通的通奸杀人案。但二人供认不久就翻案，而且拒不供认藏尸处。此案反反复复，经多次审问，二人终于供出宋殿云尸体掩埋在村前的一口枯井里。县公安局在二人指认的枯井里果然找到了一具尸骨，但由于时间较长，尸体已高度腐烂，仅剩一堆白骨，经县、地、市多级法医检验，均无法确定死因。此时二李再次翻供，说宋殿云是酒后失足落井而死。案子久侦不破，悬而未决，凶犯长期羁押，大闹监所，气焰日渐嚣张。若再拿不出二李行凶杀人的确凿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理由不开监放人。如此一来，宋殿云之死将成不解之谜，而真凶也将逃避打击，逍遥法外。作为公安机关，又如何去惩恶扬善，扶正压邪？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受害者主持公道呢？

大法医车德仁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听完杨局长的案情介绍，紧锁双眉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他心里清楚，此案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此去无论如何也要拿出一个结论来，或者定案，或者放人，这中间他将担着多么大的干系！

不过他有信心，责任如山的大案他接手的可不只一件两件，而哪一件他回避和退缩过呢？他将调动他法医生涯中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和经验，他相信那具白骨一定会告诉他案件真相的。

车德仁和助手把那堆煮过的白骨已经彻底清理了一遍，刮掉了白骨上的腐肉，但他们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死者身上每一块骨骼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以便发现凶手犯罪的证据，他们要把这堆白骨在碱水里煮三次，再刮三次。

死者的叔叔和侄子已经帮忙把大锅里换上了清水，蹲在炉灶前烧火，他们和法医一样顶着烈日在默默地干着，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弄清亲人的死因，找出证据，惩办凶手。

车德仁往第二锅水里放上面碱，用笊篱搅动着，看着碱块在沸水中很快地溶化着，像火一样燎人的水蒸气冲上来，使他整个人都被包裹在滚烫的蒸气中。

车德仁感觉胸部很憋闷，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朝头顶上奔涌，使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从很年轻时就有高血压病，他不敢在蒸气的包围中久留，看看碱块已在沸水中化开，便冲出水蒸气的包围，张着大嘴喘气。

“车老师，您怎么了？”年轻的助手跑过来，关切地看着他那张发红而且沾满汗水的脸。

“我没事儿。”老车说，感觉嗓子眼发干，这才想起从早晨到现在，他们忙活得连一口水也没顾得上喝。他抬腕看看表，已经日过中午了。

了吧，咱们抓紧。”他对助手说。

车德仁和助手把那堆骨过一遍作了记号重新放回锅里煮。然后俩和民手坐在布满碎石的河滩地上，从纸箱子里掏出几瓶矿泉水。

“老乡，喝点水吧。”他把两瓶矿泉水递给那两个烧火的老乡。

远处那道围观的人墙开始有点松动，也许是好奇心再也抵挡不住烈日的暴晒，但又不愿放弃眼前这难得的奇观，有的一家人开始轮流回到村里去休息，只留下一个留守在现场观望，以使看到的情节不致于中断。有些回去的老乡再回来时，拿来了新鲜的瓜果和食物，想给河滩上的车法医他们送过来，可是被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拦住了，侦察现场是严禁外人进入的。

一直在不远处紧张观看着的杨局长抑制不住内心的焦灼，脚步轻缓地走过来。

“怎么样，老车？”杨局长说，“要不要先回村里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抓紧时间，干完再说吧。”车德仁说。

“有什么线索没有？”

“暂时还没有……”

“哦……”一丝不易觉察的阴影爬上了杨明远的额头。

杨明远双眉紧锁，他不是不相信眼前这位在省内，甚至在全国公安系统都赫赫有名的大法医，而是这个案子太特殊，拖的时间太久了。这期间已经县、地、市多级法医解剖、检验，毫无头绪。如今尸体已烂成一堆白骨，车法医就是再

高明，毕竟不是神仙，难道还能让这堆白骨说话不成？

牛德仁望一眼这位年近半百的县公安局长，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敬意。他非常理解杨明远的心情，老杨是个干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他经手的大小刑事案子不下千余起，工作兢兢业业，经验丰富。眼下这个案子案情是明摆着的，凶手也多次招供，只因为拿不出犯罪证据，就是结不了案。眼看着狡猾的罪犯即将逃脱法律的惩罚，作为一个老公安，他能不心急如焚么？

“别急，只要有线索，一定跑不了的。”牛德仁说，不知是给对方安慰，还是在提醒自己工作一定要细，不能放过任何一点线索。

“老牛，全仰仗你了。”杨明远说完，转身退到他刚才站立的地方，他怕站在这里会打扰老牛的工作。

到下午三点多钟，那堆白骨已经被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围观的村民已经走了大半，人们对牛法医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已失去了兴趣和耐心，连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显得无精打采。他们在烈日下也陪着熬了快一整天了，又累又乏，有的已坐在河堤上打盹。杨局长走回停在河岸边的警车上，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觉得坐不住，再走出来。

他抬头看看太阳，太阳已经偏西，像块刚出炉的热铁，仿佛想把大地烤焦。他焦灼的目光朝老牛那边的沙滩地望过去，也就在这时，他感觉老牛那边似乎有些什么异常。

老牛手里拿着一块头盖骨，像拿着一个倒扣过来的葫

一飘，挡阳光似的举在头顶上。又仿佛举着一块茶色玻璃在观察西沉的太阳。老牛一边看一边对身边年轻的法医说着什么，手指在头骨上指点着，年轻法医不住地点头，显得很兴奋的样子。站在一旁帮忙收尸的东威也急忙凑上去，在老牛他们身后探头看着。

杨局长眼前一亮，似乎感觉到事情有了进展，他快步朝河滩边走去。

围观的人群也发现了什么情况似的，开始骚动起来，有的管不住自己，想挤过警戒线往河滩跑。无精打采的警察突然来精神了，大声吆喝着：

“回去，都给我回去！”

整个河滩仿佛瞬间从沉睡中惊醒过来一般，滚过一阵激动的浪潮。

牛德仁他们确实有了重要的发现，这块对着阳光的被处理得非常光洁的头盖骨就像一片厚薄不匀的滤光镜，阳光透过来便形成了明暗不一的阴影。老牛在头盖骨的顶端，看到了一条灰褐色的阴影，从后脑处直贯前额，用法医学上的术语，这条阴影被称作骨阴，只有死者生前被重物击打，才能留下这样的阴影。

“找到证据了？”杨局长急切地问。

“找到了……”牛德仁指着头盖骨说。

“快说说！”杨局长大声说，接过那块头骨看着。

“首先，死者颅骨腔内的含血量多，这是窒息死亡的证据。”老牛讲解般地说，“你看，头骨的剖面发黑，有条状出血，说明死者生前头部受过致命的棍棒打击……”

"对呀，凶手交代过行凶过程，先用木棍将受害人打昏……"杨局长说。

"这还有……"车德仁叫助手拿过塑料布上的一小块白骨，举在太阳光下指给杨局长看，"这是死者的舌骨，也是人身体上惟一的一块游离的骨头。你看，左侧舌骨大角也有骨折。但凡窒息死亡——掐死、勒死、吊死的，舌骨都容易发生骨折。因此舌骨骨折往往是他杀的证据。而且锯开的舌骨断面也有血痕，这也是生前出血造成的……"

"老车，这就是说……"杨局长忍不住打断说。

"别忙，我还有证据……"车德仁说着，从年轻法医手里接过两小块像包装纸一样的人的皮肤，"这是从死者项部和右颈部找到的残存皮肤，洗净并用10%甲醛浸泡30分钟后晾干，你看，这上面显现出了绳索的压痕……"

"这就全对上了！凶手交代，他们把受害人打昏后，又用马绢绳把他勒死！"

杨局长一把握住了车德仁的手，两手因心情激动而颤抖。

"老车啊，我代表全局感谢你……"

那两个死者的亲戚什么都听明白了，走过来，扑通一声跪在老车面前，扯开嗓子号啕大哭，任车德仁怎么拽也不起来……

现场的最后一项工作是给白骨拍照。河边那块大塑料布上又铺上了白纸，那些煮得干干净净的白骨按照人体的结构被摆放成了一具人形，车德仁在夕阳斜照下举起了照相机。在取景框中，他感觉那具人体骨架陡然间自己立了起

来，像时间雕刻在岩石上的一副化石，已蕴藏着生命的全部信息，只要有能力，你就完全可以全部破译。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思考，离开县城前，车德仁提出要到监狱去看看那两个仍在羁押的犯人。

杨局长亲自开车陪同他们，在男监和女监，他分别见到了那两个因奸情杀人的死囚。

男犯李军，村民，36岁，高个子，鹰勾鼻，浓眉而，尖下颏，手脚很大，长一副凶相。看见有人走过来，他冲到铁栅栏前，张口就骂，满嘴脏话，像一只关在笼中的猛兽。

车德仁本想问他点什么的，见他只是骂，根本不与人交谈，便转身离开了。

女犯李秀兰28岁，蓬头垢面，形容憔悴，但细看之下，五官还算清秀，车德仁和杨局长走过去时，像李军一样，她也开口骂人，显得很凶猛。

“李秀兰，你安静点！”杨局长厉声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省里来的大法医，是专为你的案子来的……”

李秀兰停止了叫骂，愣愣地看着车德仁。

“你不要骂了，我们没有冤枉你！”杨局长说。

李秀兰睁大那双漂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车德仁，仿佛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刹那间她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大叔，大叔！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算过一卦，他们说我作孽了，要遭报应了……”她扑通一声跪在铁栅栏前面，歇斯底里地哭喊着，一

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饶了我吧，给我一次机会，我改……”

离开女监的时候，车德仁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一个为“情”丧命的女人，为了男监里那个长着鹰勾鼻子的一脸凶相的男人。人的生死善恶往往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这女人也许能“改”，可她没有机会了。

第一章 人生第一案

1969年3月5日，对于年轻的外科医生车德仁来说，可谓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似乎命中注定他将和法医这个行当结下不解之缘。

那年，26岁的车德仁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一家战备医院工作。

这家战备医院当时取名叫山河地区中心医院，位于五常县东南36公里的一个叫山河子公社的集镇上，小镇上有几百户人家，依山傍水，有公路相通，很适合当年的“战备”要求。

医院在镇西边，一趟趟红砖平房，明亮整齐，有各科医生一百多名，二百多张床位，虽地处偏僻，离县城较远，但因医疗实力较强，实为县城的中心医院。因此很多县城的人都舍近求远，坐车到这儿来看病。

车德仁是土生土长的五常人，是从五常县中学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因此在毕业后能分配回五常县，并在这家当时看来医疗条件较好的县级医院当一名外科医生感到很满足。工作一年后，他的未婚妻满春水也从海伦县调到了五常县，在县医院当儿科大夫，两个年轻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3月5日这天早晨，早饭刚过，车德仁腋下夹一本解剖

外科学，从单身宿舍往医院门诊部走去，上班前他总是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外科医生。

走到门诊部大门前时，一个护士从大门中走出来，看见他说："车大夫，院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答应着，正要进门，这时，只见门前公路上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卷起一路尘埃，一眨眼工夫就冲到了医院门前，"吱"的一声停住了。

车门开处，一个穿草绿色公安制服的中年人跳下吉普车。

来人是县公安局局长李英，车德仁曾经为他治过伤。记得那次是他在执行公务中右腿受了伤，是枪伤。车德仁对伤口进行了处理，这样两人就算认识了。

"车大夫，我正找你！"李英风风火火地说。

"看病吗，李局长？"车德仁迎上去说。

"不看病……快，跟我上车！"李英拉开车门说。

"出诊吗？谁病了？"车德仁心中想着可能又是公安局里某个人受了伤。

"不看病，有个案子……你们院长没跟你说吗？"

"院长？他正叫我去他办公室……"

"那就是这事儿！我在电话中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快走，走，上车说！"李英不由分说，把车德仁推上吉普车。没等车门关严，他一踩油门，吉普车"呜"的一声，已冲上了公路。

吉普车开上公路后马上拐个弯，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一直往南驶去。

“知道咱们去哪儿吗？老母猪顶了。”李英边开车边说。

“老母猪顶了？”车德仁吃了一惊，老母猪顶了是完达山脉张广才岭的一个山峰，离这儿有一百多里。

“那儿出了个案子……”

李英告诉车德仁，老母猪顶子山脚下有个叫张家湾的村子发生了一件命案。据当地群众举报，村中一个叫苏凤山的73岁老人年三十晚上突然死了，但大年初一村中人到老苏家去，却听见棺材里有什么动静，起开棺材盖一看，老人还有口气，眼睛眨巴着，只是说不出话了。在乡亲们的指责下，苏凤山的独生儿子苏生只得把老父亲从棺材里抬出来，老人在家躺了一天，第二天才咽气。

“村里群众反映，苏凤山的死很可疑，可能是让他儿子和儿媳害死的。苏凤山患半身不遂多年，儿子及儿媳一直虐待老人……”

“人已经埋了吗？”车德仁问。

“群众没让埋，棺材在房后的山坡上放着呢，苏生两口子已经让我们给控制起来了。”李英说。

“那你是让我去……”

“开棺验尸。”李英说。

“验尸？”

车德仁心里一沉，这么说是要他去当法医了？他虽然是医科大学毕业的，解剖尸体也是常事，可他一直是给活人看病，现在不等于让他去给死人看病吗？而且牵扯到人命案子，人命关天的事，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小车呀，帮个忙吧！”李英大概看出了他的犹豫，“研究

公安检验法医，这不刚恢复嘛。咱县公安局没有正式法医。早先有个老法医苏杰被地区公安局留下了，现在还有个法医小宋，下乡知青，初中毕业，在公社当过赤脚医生，你说我能信得着吗？没招儿了，我就想到你……”

“可我……”

“你咋的？哈医大毕业的高材生嘛！你说，我不找你还找谁，要不咋整，咱是搞公安的，总不能放着人命案子不破吧？小车呀，你就算帮我个忙吧……”

从李英的话里，车德仁似乎感到了这个公安局长心里的苦衷。虽和李英没有太多的交往，但从别人嘴里早就听说过他，此人口碑不错，性格爽直，不徇私情。他今天既然来找车德仁帮忙，车德仁别无选择，只能尽自己全部力量，帮李局长把这个案子办好。

吉普车在凸凹不平的山间公路上颠簸摇晃，满路碎石被飞旋的车轮碾压得四散飞溅。北方三月，天气寒冷，一路上没有什么景物好看，不论是去年收割过的水稻田还是积雪尚存的山坡，目光所到之处，满眼是一片灰白的颜色。不过车德仁并不感到景色的单调，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山水之间，他能透过这片灰暗看到那绿叶满山，花草繁盛的季节。

他热爱这块景色多变而富饶肥美的土地，这里是他的家乡。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赶到了张家湾。

张家湾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背靠老母猪

顶子，三十间草房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山脚下。村后的慢坡上长满了榛树棵子，再往上走就接近原始森林了。

小凤山的棺木就放在长满榛树棵子的慢坡上，用柞树枝盖着，枝盖上落了厚厚一层积雪。

吉普车穿过村子，一直开到小山坡下。李英停下车，拎起放在车座上的一只扁扁的公文皮箱子，走下吉普车，车德仁跟着，一起朝小山坡走去。他们看见，全村的人早就在山坡上站满了，都在等着看公安局开棺验尸，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县公安局和乡里派出所的民警也早就到了，在开棺现场四周布置了警戒线，榛树林上空，乌云一般盘旋着上十只乌鸦，"呀呀呀"的聒噪声响成一片。

李英和车德仁越过警戒线，离棺木几步远处站住了。刑侦科长走到李英面前，向他汇报着什么，李英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

刑侦科长走到棺材边，庄严地一挥手：

"开棺！"

四个村里的民兵手拿斧、凿等工具，叮叮当当一阵敲打，只听"吱呀"一声，棺材盖子被撬开了。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骚动，似乎被棺材里冲出的一团晦气逼得后退了一步，头顶上的乌鸦也叫得更欢。

车德仁也似乎感觉到了棺材里冲出的那团浓重的阴气，他体内一阵翻肠倒肚的恶心，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他转眼看看李英，只见他仿佛什么也没感觉到似的站在那里不动。

"车大夫，就看你的了！"李英说，把手里拎的一只小扁箱子递给他，"这里是一套解剖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车德仁惊讶于他工作的细心和周到，他真不愧是位老公安。

他接过小箱子，朝棺材走过去。他发现，他现在成了整个现场的中心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李英说得对，这个人命关天的大案，现在就看他的了。

死者僵卧于棺木中，由于天气寒冷，尸体处于冷冻状态，没有腐烂。车德仁看见，老人面孔扭曲，双目圆睁，嘴大张着，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老人想说什么呢？这个谜只能靠他来解了。

关于这个老猎人的身世，李英在去张家湾的一路上，给他讲了一些，都是刑侦人员在调查案情时了解到的，颇有些传奇色彩。

传说二十多年前，老母猪顶子就有一群野猪出没山林，领头的一只母野猪大如牛犊，尖嘴獠牙，全身挂满松油，凶猛异常，刀枪不入，经常率领野猪群下山糟蹋庄稼，伤害人畜。村里组织猎手围剿，结果不仅没有猎到野猪，反而被野猪咬伤多人。一天，山外走来个二十来岁的壮汉，身披老羊皮袄，脚登乌拉头，肩挎猎枪，腰插猎刀，进村就向村民打听那头母野猪的情况。村里人一询问，才知此人是个只身闯关东的山东汉子，一路打猎来到长白山境内，听说老母猪顶子有野猪伤人，无人能敌，特地从山外赶来会会那头母野猪。

这个年轻猎人就是方凤山。

村中人们于是将他留下。一连几日，小伙子没有啥动静，只见他早晨上山，傍晚下山，空手来去，神清气定。忽一日黄昏，村中人听见山林中一声枪响，侧耳细听，再无动静，正疑惑间，只见苏凤山肩扛猎枪悠然走下山来。众人上前询问，苏凤山并不多说，只伸手往山上一指说："打着了，大伙上山去抬吧！"说罢径自回他暂住的草房去了。

众人大惊，又是半信半疑。全村人前呼后拥，手持刀枪锄镐、绳索棍棒，一步一看地摸上山去，在一片林中空地上，果然找到了那头野猪。只见这畜牲张着血盆大口，子弹正从那张着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处钻出来，早已死透了。

苏凤山从此声名远播，成了英雄。在村民的挽留下，苏凤山不再浪迹天涯，留在了张家湾，不久就在这里娶妻生子，儿子取名苏生。

八年以后，苏凤山的妻子得痨病死了，而他那个独生儿子仿佛是那头野猪托生的，长大后横行乡里，谁也难驱。苏凤山老了，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打野猪的英雄好汉，他一年比一年老了，最后患病瘫痪在床，长年忍受着儿子和儿媳的虐待。

一个好样的父亲却养了个不肖的儿子

正因为苏凤山有这么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村民们才联名给公安机关写信，要求查清他的死因。

车德仁让那几个民兵把苏凤山的尸体从棺木中抬出来，放在棺材盖上。他虽然没当过法医，但在大学时上过法医课。法医课上说，法医验尸要分几个步骤，先看衣着，如有无血迹、破口、油渍等。第二步检验尸体的外表，要按从

头到脚、从前到后的顺序。检查头部要先剃掉头发，看看头皮有无损伤、创口、血肿等。检查面部时，要检查眼、耳、鼻、嘴等，检查有无损伤或异物。检查完面部，再检查颈部、前胸、后背、四肢……牟德仁记得上法医课时，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宋朝时，扬州刺史严尊巡行在外，忽听路边传来妇人哭声，细听之下，那哭声高亢却不哀伤，干涩而略显空洞，便停车去看，见那妇人重孝在身，阵风吹过，忽见孝服里面露出红色衣裙，遂心生疑问，将那妇人带回衙门，并令仵作开棺验尸，最后查明死者鼻中有一铁钉，这是中国最早一例铁钉刺鼻的杀人案件。

老师讲这个故事，是说法医验尸一定要细心，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

牟德仁严格按照课堂上学的步骤，对苏凤山的尸体进行检查。苏凤山的身体极度消瘦，下肢肌肉萎缩，臀部生有褥疮，手脚有冻伤。尸表的这些变化，除了冻伤之外，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生前长年瘫痪卧床又得不到护理造成的。

尸表检查完后，接下来需要进行解剖，但尸体冻得梆硬，根本无法解剖，怎么办呢？

“这好办，”李英说，“用缓冻梨的办法缓解尸体不行吗？”

“行吧……”牟德仁点头说。

李英命令把尸体运到村前一处空置的破马厩中，并从村里搬来一口大缸，灌满清水。牟德仁在男人们帮助下，把赤条条的苏凤山的尸体倒立着放进缸中浸泡着。这就是东北人在冬天用凉水缓冻梨、冻豆腐或其他冰冻食物的办法。

这一夜，车德仁几乎没有睡觉，他守在池口人体边上，全心浸在对工作的投入中……

尸体泡在凉水里，体内的冰被凉水“拔”出来，在尸体外渐渐结成一层冰壳，车德仁拿了一根小木棍，不时地伸到缸中去把冰壳敲碎，使凉水能继续接触尸体，以便加快“拔”冰的速度。

马厩里拢了一堆火，局长李忠身披军大衣坐在火边陪他熬夜，身边一只倒扣着的破板条箱上放着一盏马灯，一只暖瓶，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还有一瓶二锅头和一条香烟。在马灯光下，两个人头对头地闲聊着，聊来聊去，就聊到了车德仁在学校的情况和家庭情况。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李局长越问越细，听起来不像聊天，倒像是政审了。车德仁倒没在意，有问必答，像填履历表似的讲起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

车德仁就出生在五常县五常镇，家中兄弟姐妹六个，他是老二。父亲是镇里一所小学的教员，母亲没有工作，而且患有癫痫病。他从很小时就陪母亲到医院看病，对看病的艰难和医生的甘苦都有深刻的体验。

车德仁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五常镇上的，由于家境贫寒，全家人就靠着父亲每月53元钱的工资生活，所以车德仁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利用假期干活挣钱，以便能挣到每学期5元钱的学费。他什么活都干过，捡煤核，给火车装、卸煤，到砖窑挖土方，到生产队铲地，锄草……这使他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高中二年级时，他被保送到哈军工上

学，在检查身体时被发现患有高血压，被除名退回来，那年他18岁。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他当时想得很单纯：毕业后当个好医生，为母亲和别人治病，也为自己治好高血压。

大学5年，32门课他没有一门补考，以优异成绩毕业。学校准备留他在校任教，但他只想当医生，"文革"中被分配回五常县，在这所县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

李英对车德仁的这份"履历表"似乎很满意，他欣赏般地看着眼前这个朴实而且充满工作热情的年轻医生，突然开玩笑似的冒出一句。

"小车呀，你当这么个外科医生白瞎了！"

李英这话是什么意思？车德仁一时没反应过来。

天快亮时，尸体中的水终于被凉水完全"拔"出来，可以解剖了。李英帮助车德仁把尸体从水缸里抬出来，放在用架起来的破门板上，这破门板就当成了临时解剖台。

"不累吗？要不先回村休息会儿再干吧？先吃点饭？"李英提议说。

"我不饿，"车德仁说，"李局长，你光陪我在这儿熬着了，你去休息吧，我一人就行。"

"我能把你自个儿扔在这儿吗，那成啥了？"李英说，"行，那咱就抓紧。"

侦察员们也都来了，和李英小声说着什么，大概是向局长汇报昨晚在村中摸到的情况。门院外面，村民们似乎已经得到通知，知道车德仁准备解剖尸体，人不亮就陆续聚集起来，在严寒中袖着手，耐心地等着听最后的消息。

车德仁仿佛又回到了大学的解剖室里，他手拿解剖刀站在解剖台边，对一具完整的尸体进行全面解剖，所不同的是，这次解剖他的身后没有指导老师，也没有同学，这次解剖的结论完全由他自己来做，并且要承担全部责任。

对尸体内部解剖需要打开颅腔、胸腔、腹腔，而且还要剖开四肢肌肉，检查有没有出血，是否受过外力。车德仁一步一步，集中全力做着。

李英一直跟在他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做，间或来充当他的助手，不时替他递换解剖工具。

马厩里寂静无声，静得能听见解剖刀在皮肤和肌肉上游走的声音。

阳光从马厩内窗门折射照进来，在马厩内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耀眼的发光体，解剖台和弯腰工作的车德仁就被罩在这发光体中，看起来就像一块巨大的琥珀。

接近中午时，车德仁终于轻轻放下了手上的解剖刀，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往下拽掉皮手套。

"完了？"李英说。

"完了。"车德仁说，直起腰板做了一个深呼吸。

"怎么样？"李英神情紧张，迫不及待地问。

"有水吗？我喝口水……"车德仁说。

"快，快，水！"李英大声地对旁边站着的侦察员说。

一个侦察员慌忙拿起放在木箱上的暖瓶，倒了满满一杯开水，双手递过去。

开水已经温吞吞的，车德仁一口气灌下半茶缸。

"局长，有结果……"车德仁说。

言既出，马厩里的人们精神顿时一振。

"小车，快，坐下吧！"李英指着一个木墩子说。

车德仁坐在木墩上，李英也坐下来，侦察员们都围过来。

"我先汇报检查到的情况吧。"车德仁说。"尸体从表面看，没有发现什么损伤。但是通过用酒精擦洗而晾干。干燥后发现两侧颊部有表皮剥脱。打开颅腔，头皮下、帽状腱膜、颅骨、硬脑膜、蛛网膜、软脑膜，都没有损伤，脑实质也没有损伤，但切开两侧颊部表皮剥脱处，发现两侧咬肌有出血，说明有外力。食管和胃内容物中发现有黑色粉末样物质，肺部水肿和气肿，主支气管也可以看到黑色泡沫，这是生前呛水造成的……另外，在检查衣服时，发现外衣前襟有液体流淌的痕迹，痕迹中也发现黑色粉末……"

"黑色粉末？"李头说，"搜查现场时，我们从一只饭碗里也发现有黑色粉末。看来必须对黑色粉末进行化验了。"

"是这样。"车德仁说，"现场检验就是这些，初步可以判断，死者生前是被人捂住喉部强行灌下某种有毒液体致死的。下一步需要把提取的胃容物，还有衣服上和现场提取的黑色粉末送到化验室化验，以确定它的成分。"

李头对尸检情况十分满意，他一把握住车德仁的手说："辛苦你了，小车，车大夫，我要为你请功！"

身边的侦察员们也几乎同时向车德仁伸出了手："谢谢车大夫！"

车德仁虽然又冷又累又饿，但他感到内心里充满了暖流，这是个人的能力和价值得到承认和肯定而产生的暖

后来这件命案彻底告破，黑色粉末经化验系安妥，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耗子药，用以毒死人需要很大的剂量。

据苏生供认，他因赌博输钱想卖房子还赌债，又嫌其父多年卧床不死，遂产生毒死父亲的念头。他和媳妇商量后，到镇供销社买来耗子药，第一次给苏风[illegible]灌下后没等其咽气就将人装进了棺材，后经村民发现救下。当晚两口子再次往苏风[illegible]的喉咙强行灌药，致苏风[illegible]中毒死亡。

苏风[illegible]冤情得报，九泉之下，他应该感到欣慰还是悲哀？

这件案子办得漂亮，车德仁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给公安局长李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不久，车德仁就接到调动通知，通知他到县公安局报到。

对这次工作调动，车德仁思想波动很大。自从考上医科大学后，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法医，他只希望在医院里平平静静地当一个好医生。可是他的父母、未婚妻和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不同意他去当法医，理由差不多是一样的：离开干干净净的手术室和无影灯，跑到荒郊野外去解剖死人，夏天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旧时官府把干这个行当的人称作“仵作”，是下九流的工作，晦气不说，还担有天大的责任。人命关天，法医这活是好干的吗？县城地方又小，搞不好就会得罪人。医生是救人的，法医是得罪人的，这不是犯傻吗？

车德仁起初也就不想当这个“仵作”了。但同时他身体内又似乎涌动着一种冲动，推着他朝职业法医这条路上走。

这种动力来源于他执着的个性和对医学如痴如醉的探索欲。他认识到：法医是医学的一个分科，法医不仅需要掌握基础医学，而且要懂得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微生物等等；临床医学包括：内、外、妇、儿、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等。除此之外，法医还必须了解社会医学方面的知识，要学会做病理、化验，也就是说，需要掌握全面的医学知识，否则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法医。

牛德仁终于看见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一个富于探索精神的年轻医生来说，就像宇宙对于天文学家一样具有无限的引力。他一步迈了进去，从此再没有回头。

1970年初，他正式调入下常县公安局，成为一名专业法医

第二章 芭

197[illegible]年7月17日中午12时许，五常县小山子公社幸福大队一个名叫丁金花的8岁小女孩突然失踪，丁金花的父亲满屯子找遍不见女儿踪影。

7月2[illegible]日上午10时许，幸福大队组织社员在一苞米地里铲大草，一年轻妇女在垅沟里踩到一堆软绵绵的东西，用锄刀一搂，露出一团白肉。她纳闷地招呼邻垅的中年女人说："张大嫂你看呀，谁家的猪崽子给埋在这儿了？"虎彪彪的张大嫂就走过来，伸腿踢一脚，又用手一拨拉，不料竟扒出一具女尸。经辨认，正是失踪多日的丁金花。

同日上午11时30分，接到报案的当地派出所民警保护了出事现场，并向上级机关报告。

同日下午5时许，县公安局的两辆警车开进幸福大队，由局长李兴带领的破案小组赶到现场，一行八人当晚就住在大队部和小学校里。

7月24日上午6时许，破案小组踏着满地露水走进苞米地勘察现场，法医牛德仁[illegible]验[illegible]。

幸福屯离五常县城两小时车程，是个有一百余户人家的大屯子。参差不齐的砖瓦房和土坯房稀稀拉拉地分布在一片朝阳的缓坡上。缓坡下，有片一亩地大小的水泡子。夏

秋季节，泡子水大，有牲口在水边饮水，鸭、鹅在水中浮游，也有些光屁股小男孩在水中扎猛子。田子不靠河，这个屯的社员以种旱田为主，大田中长着高粱、谷米和大豆。七月将至，正是农忙季节，庄稼人都忙着地里的农活，于金花就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

据当时在水泡子边玩的几个本屯小孩讲，于金花那天上午在水泡子边呆过一会儿。有的孩子看见她手中挥动着一根树枝子，想赶自己家的几只鸭子回家去，但那几只鸭子却恋上了水，被撵得“呷呷”叫着，扇动翅膀绕着水泡子跑，就是不肯上去。后来天上突然刮起了一阵龙卷风，接着下起了暴雨，伴着隆隆雷声，在水泡子边玩儿的孩子都跑散了。于金花也跑开了，此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她。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于金花肯定没有下水，那几个在水中玩过的小孩都证实说，于金花不会游泳，也从来不下到水泡子里玩儿。

于金花是棵独苗，在本屯队小学上二年级。这孩子不太机灵，但身体发育得挺好，有点早熟，8岁的孩子乍看上去像十一二岁的样子。因她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出小半头，所以不爱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儿，喜欢独来独往，性格有点内向，还有点孤僻。她失踪的时候，正赶上队小学刚放暑假。

于金花的父母找疯了，他们是在该吃午饭时开始找的。他们召唤“花儿——花儿——”的喊声在屯子上空不停地回荡着，而且声音越来越焦灼。后来，大半个屯子的人也都参加进来，一起呼唤着“花儿——花儿——”，[illegible]林

还召集人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半天，估计了各种可能性，又派几个会水的下到水泡子里，扎猛子到水底下去捞。泡子水不深，最深处也就一人来深。泡子捞遍了没有，村民们又撒开大网在屯前屯后找。到了晚上，大伙儿乎把屯子翻了个底朝上，可们的犄角旮旯都翻到了，还是没有，丁金花就像一股烟似的消失了。

这孩子是让那阵龙卷风卷跑了呢，还是让狼叼去了？

正在众人焦灼不安的时候，住在丁金花家前趟房的老跑腿子王得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王得贵说，晌午头他从公社卫生院抓药回来，刚刚那场暴雨刚过去，满世界“哗哗”地淌着水。在村前垫坦边，他看见搭着一副货郎挑子，一个年轻货郎不知是在等车还是在歇脚，而丁金花就站在旁边摆弄货挑子里那些花里胡哨的头发卡子啥的，还跟那个货郎说着话。王得贵看见了，寻思小金花在买货，也就没太理会，现在想想，那个货郎会不会是个人贩子，把小金花给拐跑了？

王得贵话一出口，丁金花的母亲付玉娟就一屁股墩瘫在地上，手拍大腿号啕大哭。丁金花的父亲丁长海也没了主意，一些人就拿了铁锹铁镐吵吵着要沿着大车道去追撵那个货郎。最后还是生产队长曹洪林拿了主意，派了辆拖拉机拉着丁长海等到公社派出所报了案。

接下来的事就只有等了，听天由命，看公安机关能不能把人贩子抓住，把被拐走的小金花救回来。

五天之后，当人们在苞米地里发现丁金花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了。

车德仁在苞米地里检验了于金花的尸体，尸体两腿蜷缩，裸身趴伏在垅沟中，腹部下面压着一团衣物，经辨认，系一件白底红花的衬衫，一件白背心，一条兰布长裤及一条碎花裤衩。也许是下过雨的原因，衣物都相当潮湿。

于金花的尸体已高度腐败呈巨人状。

车德仁让人把于金花的尸体运到水泡子边，他首先把尸体用清水洗干净，然后进行了解剖

全屯子的人都跑出来观看，在水泡子边黑乎乎地围了一大片。面目皆非的尸体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味，解剖刀刺破腹腔，从刺破口喷出一米多高的水气柱……为了破案，这工作不能不做。你不能禁止群众围观，惟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离得稍远一点。

解剖中发现，死者睑球结膜有出血点、颈部有扼痕、颈肌肉有出血、肺浆膜有出血点、心脏血液呈暗红色不凝、肝肺实质脏器出血、处女膜已破裂……

另外，在检查衣物时发现，衣、裤上粘着两片干枯的榆树叶子。

"快说说，怎么个情况？"

局长李英焦急地问。车德仁解剖尸体时，他一直站在旁边。

车德仁把解剖所见向李英做了汇报。

"他杀？"李英问。

"肯定是他杀。"车德仁说，"其他结论要等做完化验再说……"

"那就快去！马上去，现在就去，坐车去！这么些人都在等着呢！"

李英说话声音严厉而且急躁，车德仁知道，破案小组的刑侦人员都在等着他的检验报告出来之后才能正式开展侦破工作。他不敢稍做停顿，跳上一辆局里的北京吉普，司机发动油门，吉普车冲上街道，朝着几十公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疾驰而去。

破案小组在幸福屯住了两天，侦破工作进展缓慢。两天来，侦察员们下到各家各户去摸情况，但除了王得贵提供的那个有关货郎挑子的情况外，几乎没有了解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丁金花的死亡和她当初的失踪一样，似乎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

丁金花的父母几乎天天到破案小组来找，来了后就下跪，就哭闹着要求公安局快点破案，捉拿凶手，为女儿报仇。弄得破案小组的人更加着急上火，急得李英嘴唇上起了一圈大燎泡，说起话来张叫喊的，好像跟谁都有仇似的。

那天，车德仁坐车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化验，结果当晚就出来了。从尸体提取的阴道分泌物在显微镜下发现有完整的精子，检验出O型和A型物质。而丁金花的血型为O型。

"也就是说，这女孩子是被强奸后扼死的，犯罪分子是个A型血的家伙。"李英说。

"是这样，这一点可以肯定。"车德仁说。

"这一点可以肯定，那其余的呢？"

李头面容冷峻地在中队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两天来，他一直在反复叨着这么一句话："那其余的呢？"像是在追问车德仁和侦察员们，也像是在追问自己。

"其余的……"车德仁说。

"其余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侦察员们谁都不知道！"李头说，"都过去两天了，土豆炖茄子没少吃，工作却干的不咋的！到现在我们连犯罪分子是本村人还是那个什么货郎挑子都没搞清楚，哪儿是第一现场？是那片苞米地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我不信，这具尸体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点儿东西？"

"这……"车德仁低下了头，心里感到一种失职般的内疚。

自进驻幸福屯以来，车德仁就几乎夜夜失眠。作为一个法医，他感觉自己这次的工作没有做好，除了认定案件性质为强奸杀人之外，他没能为侦察员们提供更多的侦察线索。破案工作进展缓慢，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把尸体解剖过程从头到尾仔细回忆了多遍，确信自己没有任何漏检和疏忽，化验工作也做得很细致，可为什么不能为侦察员们提供更多的破案线索呢？是因为犯罪分子太狡猾还是因为自己太无能？

尸体解剖不能发现更多的东西，那么别的检材呢？比如孩子身上穿的衣服难道不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吗？

这几天他一直在琢磨那两片从女孩衣服上发现的榆树叶子，现在是七月盛夏，而女孩衣服上的叶子却是枯叶，这说明了什么？什么地方会有枯黄的榆树叶子？苞米地里没

有，那么什么地方有呢？女孩的衣服上除了柏叶之外，还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呢？

第二天的上午，李兴和侦察员们都下到各家各户继续摸情况去了，李德仁留在小学校里，他继续检查金花的衣物。

金花的衣物作为物证，他已经拿回了驻地，而且检查了七八遍之多。衣服原先潮湿发霉，蛆虫成堆，现在已经晾干了。

那天上午是个大晴天，阳光很好，光线从教室的窗外射进来，形成一条明亮的光柱。光柱中，能看见空气中的灰尘在飞舞，像无数浮游着的微生物。

李德仁拿起了金花那件白底红花的长袖衬衣，在明亮的光线下展开来，从不同的角度仔细地观察着。开始，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可当他把平展开的衣服举到眼前，让日光从衣服的表面斜着透过去时，在阳光下，他突然发现衣服的布纹上粘满一层极细小的纤毛，它们比人的汗毛还要纤细，可又显得那么坚挺。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他赶忙让自己闭上眼睛休息片刻，然后重新睁开眼睛。在眩目的光线下，他又看到了那一层密密麻麻的纤毛，而且比刚才看得更加真切，他终于相信那纤毛是真实存在的了。

他赶忙拿起了金花的其他几件衣服进行检查，他发现，她所有衣服上全都粘满了这种纤毛。

他绝对熟悉这种东西，而且所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全都熟悉它，这是糠麸上的纤毛，也就是“芒”。

车德仁的尸体检验结论终于做出来了：

1．丁金花被强奸后扼死；

2．杀人现场或移尸现场有干枯的榆树叶子；

3．移尸用具为装过糠麸的麻袋等物。

4．本地人作案可能性大。这家人不勤快，冬天不准备烧柴，夏天砍榆树枝晒干当烧柴。

根据车德仁检验报告的分析推断，破案小组很快把侦察目光聚集到了王得贵身上，当晚看见过货郎挑子的王得贵成为重点嫌疑人。

王得贵，40岁，本屯社员，有犯罪前科。

□年前，他因强奸和抢劫罪被判刑10年，半年前因病保外就医，目前暂住哥嫂家中，未婚。

查当地派出所的档案材料，王得贵的血型为A型，与精斑化验血型相同。

据侦察员了解到的情况，王得贵住房与丁金花家仅一道之隔。他长期称病不干农活，白天其哥嫂下地干活，他一人在家。他家小棚子里堆有干枯的榆树枝子，猪圈里养头老母猪，有喂猪的糠麸。

进一步侦察：王得贵的嫂子有关节疼的毛病，这两天正犯病在家休息。

“这倒是个机会……”李艾思考片刻说，“我看这样，小车，你以给病人看病的名义，到王得贵家去一次，争取搜查到其他物证……”

“我去行，可我是个法医，他嫂子能让我给看病吗？”车德仁说。

“你怕啥的，满屯子人都知道你是哈医大毕业的大学生，看个心慌病还不能咋呀？”

“行，那我现在就去，正好听诊器我也带了。”

车德仁拿上听诊器就往外走，但李英把他叫住了。

“你先等等。”

李英转头望着站在身边的刑侦科杨科长，

“王得贵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表现？”

“太反常的表现倒没有，每天基本上都在家猫着。偶尔出来，打老远见着我们就走开躲开，看得出来在有意回避。”杨科长说。

“你现在去找生产队长曹洪林，让他找个事儿把王得贵从家里支走，然后让他陪着车大夫，去给王得贵嫂子看看病。”李英对杨科长说。

“行，我这就去布置。”杨科长说，转身走出去。

车德仁由生产队长曹洪林陪着，去给王得贵嫂子看病。丁得才的房子位于王得贵家前面，两家的房子之间仅隔着五六米宽的一条小道，王家的后窗几乎正对着丁家的前窗。从外观看，王家的家境很贫寒，三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已有些歪歪倒倒的。在山墙外接了一间小偏房子，大概就是堆放枯树枝等杂物的地方。房后有个用砖砌成的猪圈，一头老母猪躺在烂泥坑中打着呼噜。

来之前，杨科长向曹洪林简单地交待了一下此行的任务和目的，使曹洪林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

车德仁跟着曹洪林推门走进屋子，外屋地是厨房。他

进来前听曾洪林介绍说老党员住西屋，就随手推开西屋的门往里看了一眼，只见屋里一铺大炕，炕上一卷破被褥，地上扔着两个破柳条筐和一把铁锹，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东屋比西屋稍显整洁。王得贵的嫂子姓那，叫那满枝，42岁。因犯头疼病，脑门上挤了几个紫疙瘩，正躺在炕上哼哼呢。

"嫂子，好点没有？县里的车大夫看你来了。"曾洪林进门就说。

"哎呀，快进来！"那满枝挣扎着坐起来说。

"大嫂，你快躺着吧！"车德仁走上前说，"听曾队长说你头疼病犯了，我来给你看看吧？"

"老毛病了，不碍事的。过去这个劲儿就好了。"那满枝说，"快坐吧，你是县里来的大夫？"

"嫂子，这是县公安局的车大夫，那天在水泡子边验尸的就是他，你没去看热闹？"曾洪林进一步介绍说。

"呀，你就是那个解剖死人的法医呀？你……还会给活人看病呀？"那满枝吃了一惊似的看着车德仁，坐着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炕里缩了缩。

"这话说的！"曾洪林不悦地抢白道，"能给死人看病，咋就不能给活人看病呢？那就比如说一口猪，死了的和活着的时候，那器官不都是一个样儿的？你就说猪肝，杀猪菜叫熘肝尖，长在活猪身上就不叫猪肝了？再说人家车大夫是哈医科大毕业的，原先也是给活人看病的大夫……"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心里总老想着那个死尸呢！我这病没事儿呀！麻烦车大夫了，我就别看了吧……"那满枝

的身体缩得更靠炕里了。

在曹洪林和那满枝说话的时候，车德仁的目光在房间里快速而敏锐地搜索着。进门之后，他就在心里确定了这屋子所要重点搜索的地方和重点寻找的物证。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如果犯罪现场就在这间屋子里，那么他重点要找的应该是被害者的血迹等物证，而最有可能留下血迹的地方应该在炕席上。

他坐在那里分析了一下，如果此处就是犯罪现场，丁得贵就是凶手的话，那他作案的房间有可能在东屋而不是西屋。因为西屋太脏乱，东屋比较整洁，丁金花是个女孩子，罪犯为了取悦于她达到强奸的目的，不会领她到那间脏乱的屋子里去。丁得贵的哥嫂都在大地里干活，在哪间屋里实施犯罪对他都是一样的。

车德仁坐在炕沿边，目光就盯在大炕上，几乎是一条条、一格一格地无声而快速地在炕席上扫描着。

刚过来的时候，那满枝的身体坐在大炕中央，遮住了很大一片地方。后来她因为不想让车德仁这个法医看病，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移动，几乎退缩到大炕的角落里，她身体遮住的那片炕席就露了出来。车德仁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不理会曹洪林与那满枝的争辩，全神贯注地扫描着那片炕席。终于，他那双发现过稻草的眼睛在炕席的一个小格子里发现了一粒小米粒大小的血痕。他的心狂跳着，朝前移动一下身体，然后将一只手压在那片炕席上，用手指甲把那一小块炕席抠下来，迅速放进裤兜里预先准备好的小纸袋中，然后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炕席上的血型为O型，与于金花的血型相同。

破案小组第二天公开搜查王得贵的住房，在那领炕席上又找到了新的血迹，经化验仍为O型，此为王得贵犯罪的证据。

刑侦人员传讯王得贵，此案很快告破。

罪犯王得贵供认，他早就对发育早熟、身体丰满的于金花动起了心思，经常站在自家后窗偷窥对面屋里的于金花的一举一动。这孩子的健康和活力，强烈地反衬了他人生的灰暗和衰老，激发了他对生活和青春的渴望。为了接近于金花，他常到供销社买些糖块儿送她。他发现这孩子很好吃，而且对他没有任何戒心，一口一个地叫他"王叔"。

7月17日那天上午，屯子里的劳动力都下地干活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前，感到生活的无聊，感到心里很憋闷。他是因肺病保外就医的，他知道结核杆菌正在一点一点地啃空他的肺叶。一只红公鸡和一只花母鸡从他面前跑过去，他看见公鸡追逐着母鸡，跳到它的背上，凶狠地啄它的脖子，很快地完成了一次交配。"这老小子强奸，可它不犯法。"他心里很羡慕那只大公鸡，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了……这时，天空突然刮起一阵龙卷风，巨大的雨滴紧跟在龙卷风后面，"噼噼啪啪"地砸在泥土地上，激起一股烟尘。他刚想转过身进屋躲雨，就看见身体丰满的于金花双手搭在头顶上挡雨，一溜小跑着往自家房子这边跑过来，两条长腿迈动着，显得很有弹性。他站在屋门口痴呆呆地看着，咽了口唾沫，然后大声招呼："花——花——"于

金花像头小鹿似的朝他跑过来，带进门一团水雾和热气。"王叔，"她说，"招呼我啥事儿？""想吃糖吗？叔给你买的糖。"他说。于金花就跟他进了屋，进的是东屋。王得贵没有给她拿糖，屋里也没有准备糖。他看见浑身淋湿的于金花站在屋子里，因为刚才的奔跑而急促地喘息着，隆起的胸部起伏的，薄薄的衣衫贴在身上，几乎能透出少女的肌体。于金花还盼着一双大眼睛等他拿糖，他却将她抱起来按在了炕上。

于金花哀求过，也挣扎过，鼻子被打出了血。但这已经不能阻止他的行为，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兽性。当她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上并不都是好人，而这个给她糖吃的"王叔"是个恶魔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王得贵毁灭了一个如花的生命，也把自己送进了万劫不复的黑暗地狱。

王得贵在东屋里犯了他的罪恶，然后移尸到堆放枯树枝的小偏厦子。在偏厦里他对死者再次进行了奸污，接着把尸体塞进装过糠麸的麻袋里。半夜时分，他背着麻袋走进屯前苞米地，走进[illegible]多米，就挖个坑把尸体草草掩埋掉。

装尸体的麻袋在水泡子中找到，挖坑的铁锹就扔在他住的西屋里。

后来，王得贵被枪毙在本屯的后山坡下。

时隔多年后，于德[illegible]到某大学法律系给学生讲课时，曾提到了这个案子：

"稻芒大概是世界上不必借助仪器而用肉眼能看到的

最小的物证了，那几件衣服我看了三天，检验了不下十多次。要说当法医有什么诀窍，那就只有两个字：细心。”

第四章 一块脑血肿他研究了八年

警车在冰天雪地中沿公路疾驶，到山河镇派出所门前，接上等候的派出所长，然后直奔山河镇双兴公社。

1971年12月，县公安局接山河镇派出所报告称：山河镇双兴公社一农民清早上山砍柴，在积雪的山坡上发现一堆烧过的灰烬，用脚一扒拉，扒拉出来一个烧焦的物体，细看之下，竟是一具小孩的尸体。他连喊带叫，连滚带爬跑下山去报了案。山河镇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已派员保护现场并已迅速查明尸源，死者系双兴公社农民丁成海的6岁儿子丁小果，但死亡原因及死亡性质待查。

县公安局长李英带着法医车德仁及刑侦人员乘两辆警车赶往现场。

现场离双兴公社两里多地，位于公社北面的一片山坡上。山坡上白雪皑皑，长满杂乱的荒草和低矮的柞树。在警车上，远远就看见山坡上围了一群人，车德仁忙叫司机停车，他跳下警车，手拿相机跑到一个高处，对现场的方位进行拍照。

现场拍照这个活儿，是车德仁找局长李英争取来的。

有一次他跟刑侦人员出现场，在提取物证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现场勘察的目的不就是取证吗？而现场不照相是违反勘察程序的。

有一天，车德仁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碰上李英，他拦住局长说：

"局长……"

"啥事儿快说，我得到县里开会……"李英看着表说。

"局长，咱们应该买台照相机。"车德仁说。

"买照相机？不是有台照相机吗？"

"不够用，局长，应该……"

"应该的事多了，哪来钱？"

"可是出现场不拍照是不科学的，取得的证据也是不全面的。"车德仁争辩。

"你才来几天呀，就跟我说这些？"李英板着脸说。

"局长，我经常出检验非正常死亡尸体现场，这类现场不照相，得请您签字批准。"车德仁说。

李英看着车德仁那副极认真的样子，不置可否地转身走了。

车德仁调进县公安局的时候，"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刚刚恢复，局里人手少，资金困难，不要说没有专职摄影，[illegible]医物证室里连最简单的化验试剂都没有。车德仁调进来的时候，向局长李英提了条件，那都是他需要的一些最基本设备，必须有冰箱、恒温箱、离心机、做血型和毒物化验的设备和试剂，还要有病理切片机以及水化设备，以便开展病理检验，把物证室真正建立起来。李英来到县局，尽量满足了他的要求。车德仁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出现场的时候，他就一头扎进物证室里专心搞他的化验和研究。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医，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破

案现场和实验室中迅速地积累着。

车德仁和李英谈照相机的事没过几天，李英就给他拿来一台崭新的苏联产"基耶夫"相机，以后每次出现场，他就担任法医兼照相师的角色了。

车德仁了解完现场方位，回到警车上，司机朝前开了一段路，车德仁叫司机停下车，拿起相机照现场概览。等他跳上跳下地干活完了，警车才径直朝中心现场开过去，"嘎"的一声停在围观的人群外面。车德仁、李英和侦查人员跳下车，在派出所长的指引下，穿过围观的人群，朝小山坡上的一棵歪脖树走过去。这是一棵老榆树，树干焦黑，枝桠扭曲，树下有一块黑糊糊一米宽一米半长见方的灰烬，是由树枝等不完全燃烧留下的。看来这里就是中心现场了。车德仁手中的闪光灯不停地闪亮着，他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心现场进行了拍照，最后才走到那堆灰烬前照细目，对尸体和死者留下的遗物进行拍照。在这里他唱主角，破案的全部工作都要看他工作的进展程度来决定，也就是说，只有等他干活完了，侦查人员的工作才能真正开始。

车德仁把一切该拍照的都照完之后，收起了相机，然后蹲下去，开始检查那具尸体。

尸体侧卧在灰烬中，长85厘米，体表已经炭化，像一只烧焦的林蛙，四肢蜷缩呈斗拳状。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烧过的尸体已经冻僵。车德仁把尸检地点定在村前稻田边的一处地窝棚里，又从村里借来一个马槽子，倒进清水，对尸体进行清洗和缓冻，然后就在地窝棚里进行尸体解剖……

车德仁的尸检报告是这样写的：

……尸体四肢末端已烧成炭化，上肢和大腿内侧未经烧伤的表皮组织，显露出血点，切开可见多处2×3厘米片状皮下出血。顶盖骨有3×1厘米塌陷，硬脑膜外有凝血块60毫升，硬脑膜间有似豆腐渣样凝血15毫升。口、鼻、气管中有黑色烟灰

分析：1. 颅盖骨塌陷是由平面物体打击或撞击所造成的，顶盖骨塌陷造成硬脑膜外出血可以致死；

2. 口、鼻、睑结膜、支气管内有黑色烟灰，证明小孩在被焚烧时并未死亡，还有呼吸；

3. 四肢内侧的皮下出血，拳打手掐都可能形成；

4. 他杀。

尸检结论虽然出来了，但对于这种非正常死亡还必须做病理切片，看死者生前有何种疾病，这对判断案件性质有帮助。

那天，车德仁在做完尸检后，又提取了死者的内脏及脑组织，当天就坐车赶回县里。

"小车，怎么样，能下结论吗？"李英华在警车上问。

"等做了病理再说吧。"车德仁说。

"人命关天，你得给我快点！"李英华急地说。

回到物证室，车德仁即把提取的组织经用10%甲醛固定后，做了切片及病理检查。为了慎重，他又带着病理切片坐车赶到省城哈尔滨。当时省城公安机关的刑侦技术处还处于瘫痪状态，车德仁便到他的母校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接着又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可医院一听是人命案子，个个都拒绝。最后，他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法医的帮助下，通过个人关系，总算在市医院看了病理切片。当天病理报告出来了，小孩生前得过肺炎，但不是死因。

车德仁从省城赶回来，一头闯进了局长室。

“局长，结论出来了！”

“快说，刑警都在等着呢！”

车德仁胸有成竹地为尸检做了结论：王小果生前被他人用钝性物体打击或撞击致硬脑膜外出血，没死前又被焚烧，窒息死亡。

“好！那我就据此破案了！”令英说。

此案不久即告破，凶手系王小果生身父亲王成海。

王成海：双兴公社农民。28岁，小学文化，生性暴戾且又愚昧。审讯他的时候，他竟然说出：“我寻思儿子是我生的，我嫌他碍事儿，不想养活了，就整死了能咋的？当时没往犯法上寻思……”

王成海供认的犯罪事实是：他长期与小姨子通奸，为此逼害死了妻子，后又嫌6岁的儿子碍事，于是两人又商定了死王小果。[illegible]月30日晚9点多钟，王成海叫醒熟睡的王小果，把孩子的嘴用破抹布堵上，先是用手掐、打，扯住头发往锅台和炕沿上撞击，后来又用烧火棍子打。折腾到后半夜，小果已经奄奄一息，但还没咽气，王成海就把孩子放到屋子外面待到鸡叫头遍时，他把已经失去知觉的孩子装进麻袋中，踏雪背到离家二里多地外的北山坡上，用柞树枝点火焚烧。他准备对外谎称孩子病死，已经火化了。据王成海交代，焚

烧，他看见孩子的小脚还在麻袋里不停地蹬动。

世界上竟有如此残忍至极的父亲，他那扭曲的人性和黑暗的灵魂只能留待人类学家或心理学家去揭示和探讨了。作为法医，车德仁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任务。可是他却并不轻松，因为这个案子给他留下了一个研究课题，这课题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中，他整整研究了8年。

这个课题就是关于硬脑膜间生前血肿和死后血肿的区别。这个问题他在检验王小果尸体时头一次碰到，也就是说，王小果硬脑膜间的血肿究竟是生前被打所致还是被焚烧后形成的？虽然这个问题的判断不会影响王小果的死因和案件的性质，但是作为一个法医，车德仁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他查遍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法医书籍和资料，始终没有找到有关记载，到省城请教有关专家，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车德仁把有关的切片和资料保存下来，此后八年间，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实验室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八年后，已经是省公安厅法医的车德仁到中央警校进修，在上海实习时，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才终于找到了答案。当时，全国著名的损伤专家祝建安教授带着他解剖了一具尸体，死者是某单位的女工，在房间里用炭火盆取暖时一氧化碳中毒，倒地后碰翻了炭火盆引起火灾，人被烧伤。在对尸体解剖时，死者头部也发现有硬脑膜间血肿。损伤专家指点他说：这是死后硬脑膜出血，是焚烧引起的。车德仁看到，血凝块呈砖红色，与破裂的血管粘连不紧密，用水一冲就分开了，而且经病理切片没有炎症反应，看不到白细

胞和巨噬细胞……车德仁脑海中一下浮现出了王小果的尸检情况，王小果硬脑膜间血肿呈暗红色，与破裂的血管紧密粘连，用水冲不掉，且弹性较好，病理切片有炎症反应，能看见白细胞和巨噬细胞……这就是说，王小果硬脑膜间出血是生前外伤引起的，困扰他8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1981年，在全国法医学术大会上，年轻的法医师车德仁走上讲台，宣读了一篇得到同行一致好评，并认为填补了一项国内研究空白的学术论文，那就是关于《硬脑膜间出血和死后血肿的区别》的论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沉实厚重，就像他没有虚度的每一个日夜……

第五章　苦杏仁味与谋杀

死者：杨松柏，女，27岁，社员。

死亡时间：1972年10月29日。

检验日期：1973年4月5日。

又一起开棺验尸的案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江口县安家公社农村妇女杨松柏长年患神经衰弱病，经常心慌气短，忽一日猝死家中，经公社医生检查，诊断为“痨型克山病急性发作死亡”，开了诊断书。其丈夫牛才和娘家亲戚大哭一场，死后第三天将棺木抬出村外，埋于一片荒坡之上。

悲哀而又简朴的葬礼过后，小村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哪一家没有死去之人呢？人都是要死的，只是牛才媳妇死得有点突然，又有点蹊跷。可是公社的大夫已来看过并下了诊断，死者的家属也没说什么，有人心中虽有疑问，又有谁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呢？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死者的丈夫牛才年轻轻的，虽说有个3岁的女儿，可人家是供销社的采购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愁再说一房媳妇，村里已经有人在议论他应该重新找一个了。

转过年来，事情似乎出现了变化。

杨松柏有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侄子杨建平，春天从部队

请假回来探亲，听说姑姑猝死的噩耗，十分悲痛。杨松和虽是姑姑，但比杨建平大不了几岁，从小就像对待小弟弟一样照看着他，十分要好，上学也差不了几年级，总是一块儿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像是亲姐弟一般。杨建平怎么也没想到，姑姑年纪轻轻的平时又没什么大病，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想从家人那里探个究竟，但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妹妹又太小，一家人说起这事儿只知道抹眼泪，啥也说不明白。说大夫都说了是得病死的，咱还能说啥？牛才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出门别瞎猜疑，得罪了牛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杨建平不死心，牛才咋的，牛才脑袋再大，还能大过天去！再说大夫就不能出错么？他就到牛才家去，想详细问问姑父，不巧牛才出外采头去了。杨建平就到邻居家串门，有意无意地说起姑姑的死，从邻居们吞吞吐吐的说话中，他似乎听出了点什么来。后来，他终于了解到，牛才和本村的一个姓朱的女人有些勾勾搭搭的事情，还在姑姑活着的时候，两个人就有些风言风语的传闻。不过传闻只是传闻，谁也没有真凭实据，再说人已经埋葬半年多了，怎么才能真正搞清姑姑的死因呢？

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过去，杨建平该回部队了。忽然一日他听说牛才回来了，当晚他提了一包点心，不动声色地到牛才家里去。

牛才家在村东头，三间红砖房，周围用栅木杆子围成的院子，一看就是村里过得富裕的人家。杨建平推开院门走进去时，眼前就浮现出姑姑当年和牛才结婚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小，跟着大人来闹洞房，可他不知为啥高兴不起来，看着

姑姑那张满脸孩子气的又羞涩又害怕的脸。杨建平就想哭，他觉得姑姑再也不属于他了，她成了这个长一双鹰眼见准机会来事儿的牛才的媳妇。他不喜欢牛才，他想不通姑姑为啥要跟牛才这样又奸又滑的人结婚。他总觉得姑姑不是牛才的对手，就等着将来受欺负吧。所以姑姑结婚后，他也很少来牛才家，他跟姑姑也疏远了。

屋里亮着灯，杨建平推门进去时，牛才好像刚吃完饭，正坐在炕沿边上抽烟，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炕桌前站着个女人，正在收拾碗筷。杨建平飞快而又深刻地看了那个女人一眼，那女人很年轻，大概跟他的岁数差不多，一看就是个精明人。她留着齐耳短发，额门前一绺刘海，长圆脸上两只眼睛分得很开。

杨建平暗想，这一定就是那个传闻中的姓宋的女人了。

牛才猛然间看见身穿军装的杨建平走进来，一愣神的工夫似乎有些慌，将女人手里的碗筷也一阵乱响，差一点就全都掉到地上。但牛才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从炕上跳下地，用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对杨建平的到来表示欢迎。

“建平？你啥时候回来的？在部队咋样？挺好的吧？吃饭没有？快上炕，小宋，快开瓶罐头，我陪建平喝两盅……”牛才殷勤得过了分儿，反而让杨建平看出了他心里的慌乱和虚弱。

“吃了，我在家刚放下碗。”杨建平说，“她是谁呀？”

“还没给你们介绍了，这是小宋，我们单位的，你该叫她姑姑。”牛才说。

“叫啥姑？我俩同龄，还是叫姐吧！”女人将手里的碗筷

成在炕具上，大大方方地朝杨建平伸出手说："你好！我姓朱，我叫朱凤荣。你是建平吧，你姑父常提到你……"

杨建平没有理会朱凤荣，也没跟她握手，他转过脸去朝屋子里看了一圈。

"孩子呢？"杨建平问。

"放奶奶家了。"丁才说，"唉，你姑这一走，扔下我一个人，一家又小，还得经常跑外，真是够我受的……"

"我姑到底是得啥病死的，咋这么突然？"杨建平问。

"劳累过度病急性发作，大夫有诊断。"丁才说，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交给杨建平，"你看吧。这病怪吓人的，说发作就发作，都不容空……"

杨建平接过那张诊断书看了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就又还给了丁才。

"我咋没听说我姑得过这病呢？"他说。

"你这是啥意思？这病又不是谁让得就得的。"丁才不高兴地说。

"建平，"朱凤荣忙插进来说，"你姑不是有个心慌气短的老毛病吗？原先寻思是神经衰弱，备不住那就是克山病的老底了呢。"

"我姑有病，你咋知道的？"杨建平顶撞说。

"听你姑父说的呗。"朱凤荣说。

"建平，你今天到底干啥来了？是兴师问罪来了还是咋的？你姑是我媳妇，她死了我比你难受。我可跟你说，我丁才行得端坐得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你从进门到这会儿，就没张口叫我一声姑父，我咋的了我？你这么

不我，我心里真难受啊……"

牛才说着，竟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杨建华离开牛才家时，心里像揽着一团乱麻似的，可他怎么想怎么觉得奶奶的死有问题。他是个爱看书的人，他突然想起了《水浒传》中武松和武大郎的故事。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了，人也火化了，但武松最后还是在何九叔那儿得到了武大哥哥被火化后留下的遗骨，找到了哥哥被毒死的证据。他觉得，要想搞清奶奶的死因，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请法医开棺验尸了。他相信只要奶奶是死于非命，她的遗体就不可能不留下被害的痕迹。

杨建华给省军区首长写信，状告牛才害死奶奶杨松札。省军区将信转给五常县公安局，强烈要求查明杨松札的死因。

验尸现场位于村子一里地的一片荒坡上，荒坡上不远处有一座砖窑，荒坡上没有一棵树，杂草丛生，都是去年的枯草。硬硬的春风已经把地皮吹得很干燥，脚一踏上去，便带起一股尘土。

杨松札的孤魂便在这寂寥荒凉的山坡上度过了一个凄冷的冬季，如果她真有冤情的话，那冤情在春天也应该生根发芽了。

那天的天气很好，几乎没有风，清晨的阳光洒落在荒坡上，是那种催促草木发芽的暖暖的阳光。

山坡上站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照例还有维持秩序的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现场中央，杨松札的坟墓已挖开，人也

从棺材中抬了出来，平放在翻过来的棺盖上。

车德仁像个站在手术台前的外科医生，身着白色工作服，手戴胶皮手套，他低头凝视这个在地下沉睡了一个严冬的年轻女人。

由于大地刚刚解冻，尸体基本保存完好。

杨松柏穿着死尸着装，两条辫子粗而且黑，梳理得很好，想必是入殓前由亲人替她梳理的。在圆圆的脸上，五官端正，一双眼睛半睁半闭，脸色蜡黄，僵硬着一副惊愕而又茫然的表情，那一定是死亡的瞬间凝固下来的。

如果她活着，想必是个温顺善良，任劳任怨的好女人。

车德仁想，这样的女人在农村太多了，她们的一生就像牲口一样不声不响地劳碌着，为丈夫劳碌，也为后代劳碌，她们把自己彻底“活埋”了，就是含冤而死，好像也不知道怎样去申诉。

他真不想去打扰她，可是为了她和她的亲人，也为了法律的尊严，他拿起解剖工具，对她进行了检验。

在剃掉死者头发，检验尸体头部时，车德仁发现：枕部有一处头皮下出血。接着，他发现颞下颌部两侧也有皮下出血。

他用骨锯锯开颅骨，剥开硬脑膜，正准备检查脑组织，在清冷的微风里，他突然嗅到一丝奇特的气味，这气味既熟悉又陌生，同时在他脑海中唤起了某种记忆。

他赶忙停止了动作，凝神静气地抽动着鼻子。法医的鼻子是很灵敏的，否则也许当不了一个好法医。

车德仁在清晨的微风中仔细地搜寻着那个气味，分

辨析

他嗅到了，微风中有小麦上的令人陶醉的土腥味，有阳光的暖烘烘的辛辣味，有草木发芽的苦涩味，有活人身体上的汗酸味，还有尸体的腐臭味，在所有这些气味中，他还是分辨出了一种特殊的气味，一种苦杏仁的气味。

这气味使他心中不觉一震。

他嗅到了，苦杏仁味来自尸体被打开的颅腔，气味虽然很微弱，但他还是一下子就捕捉到了。

这是氰化物的气味。

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解剖，发现死者的心脏、肝脏、脾脏都呈淤血状态，把沾有淤血的解剖刀在尸体皮肤上刮一下，淤血呈鲜红。

车德仁心里有数了，他最后取完死者的胃容物，直起身来，放下了解剖工具。

“完了？”同来的侦查科杨科长问他。

“完了。”车德仁说。

“什么情况？”杨科长问。

“结论等我回去做完化验再说吧，”车德仁说，“但基本可以确定是氰化物中毒死亡。”

“他杀？”

“他杀。”

“那下一步……”

“先把牛才控制起来吧，我这就赶回去做化验。”车德仁说。

自从那人杨建下到家来过之后，牛才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毒死结发妻子杨松柏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这事干得天衣无缝，后事也处理得干净利索。那个愚蠢的公社医生来验过尸体之后，连想都没想就以权威的口气下结论说杨松柏是“慢型克山病急性发作死亡”，并且开了诊断书。这使牛才原本多少还有点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进肚中了，他手心中一直汗溻溻地攥着一卷钱，是准备在关键时刻塞进大夫手里的，看来他连这一点小财都不用破了。他对痛哭得死去活来的杨松柏的父母和家属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不想说，他们都是一群愚蠢而又没有见识的窝囊废，他从来就没把他们放在眼中，否则他也不敢如此毫无顾忌地说把媳妇整死就整死了。

人死后的第二天，他就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把发妻装进了赶制出来的一口木棺材里，用毛驴车拉到村外，在荒坡上挖了个坑草草埋葬了。当那堆黄土把一个人的死亡彻底埋进地下之后，他以为他的罪恶从此也就深深地埋进了地下，永远也不会被挖掘出来了。

他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最彻底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爱过，而今又令他感到厌倦的臭娘们儿，而他得到的则是一个全新的能让他发狂的女人，这个女人年轻而且风情万种。跟她相比，他的发妻不过是一只粗瓷碗、一件破布衫、一块黄土坯，扔掉就扔掉了，埋葬就埋葬了，他从此把它抛到脑后，连同对她的记忆也将彻底埋掉。

但记忆真能彻底埋葬吗？

但发现也不能。

他经常在招呼这个新女人的时候喊出他发妻杨松柏的名字，这使他感到十分尴尬和难堪；吃饭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想到这女人做的饭菜不如发妻做的那么合他口味，衣服也没有原来洗的干净；在晚上做爱的时候，这个女人要比杨松柏疯狂得多，仿佛永远也没有餍足，这种疯狂劲儿会莫名其妙地使他感到一种恐惧；特别是当两个人发生口角时，他才发现这个女人很泼，像个泼妇，而杨松柏从来也没有这般粗野和大喊大叫过。

“我为你把媳妇都整死了，你还想让我咋的？”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那是你自个的事儿！你说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我可没让你整死她！”朱凤荣冷冷地说。

猛然间，他感觉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从里到外凉透了，冷得他[illegible]喉[illegible]。刹那间他真后悔当初怎么干了那么一件蠢事，这个女人不会坑了他吧？她除了在床上比他的发妻疯狂外，这女人还有哪一点值得他去付出杀人的代价呢？可是现在说啥也晚了，一条人命案的绳索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除非有一天他再把这个女人干掉，否则他永远别想跟她分开。

有时候睡到半夜，他会突然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吓醒，发现全身冷汗淋漓。他会在黑暗中猛地睁开眼睛，看见发妻就站在房门口，身着一身白色的衣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他看见她的嘴角和鼻孔里淌着血，他记得已经把这些血迹都擦干净了，血怎么又流出来了？他惊恐万状地从炕

上跳起来，朝炕角边爬过去，缩在那里抖成一团……被他弄醒的女人坐起来，拉亮电灯，眯缝着眼睛冷冷地看着他，一脸鄙夷和嘲讽的微笑。这种时候使他真正感到恐惧的已不再是幻觉中的发妻，而是眼前的这个女人。他会惊讶于她的冷酷和心安理得，这个女人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恐惧的阴影？她的心像她一样是冷的吗？她的心比他的还要狠毒的？她不会是个披着画皮的魔鬼吧？

当初是咋的了，咋跟这个女人勾搭上的？

这能怨他吗？这女人是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员。工作队里就她一个女的，她负责查他的账。她住在供销社为她倒出来的一间小屋子里，原来是放杂物的，让她一住就变得既干净又温馨了。

小屋中放着一张单人折叠床，一张三屉桌，小桌上还放着个小玻璃瓶子，瓶里插一把树林子里采来的野花。她总找他到小屋里去谈话，让他交待有些什么经济问题。她说："党的政策你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跟我说你怕什么？"

她说话的声音柔柔的，眼睛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看，好像他是她喂的一条狗、一只猫、一匹马，她想咋摆弄就咋摆弄。他坐在她面前不敢抬眼看她，脸上就感觉到她嘴里喷过来的一股子一股子的气息，还带有一股雪花膏的香味。他闻到满屋子都有这股子雪花膏的浓浓的香味。这香味好像就是她这个人，她这个人就是这团香味。

他一想到她就会闻到这股香味。

要是换个男工作队员查他的账，他一定会紧张得要死，

因为他在账上没少做手脚，要是查出来可够他喝一壶的。可在她面前他却不怎么害怕，他是个走南闯北的人，眼睛毒得很，啥样人没见过。接触几次之后，他就把这女人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觉得这个女人在他面前纯粹是在装蒜，嘴里说的是“坦白从宽”，心里琢磨的却是想跟他扯蛋的事儿。这种女人他见得多了，他在女人面前可从来也没走过麦城。他装出又老实又胆小的样子，像个小男孩在老娘面前承认错误一样，捡那些不重要的账目承认给她了，请求她从宽处理。

“你别怕，”她说，“处理不处理也就是我一句，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这些天了，你就一点没感觉出来？”

“我咋没感觉出来？我这人知恩必报，你让我咋的都行……”他说

“你们这后山上有熊瞎子果吗？”

“有哇，老鼻子了。”

“那你陪我去采点，我可爱吃了。”

“行，那我先走了，在后山脚下那棵老榆树下等你。”

他站在老榆树下等着，看见她踩着没膝的青草悠悠达达地走过来，边走边弯腰采着脚下的野花，握一把在手里甩动着。看见他，她嫣然一笑，媚眼使直勾勾地朝他看过来。她一步一步地走近了，他顿觉他的魂一下子就被勾走了。假如进了天堂还是地狱，他可没功夫去想了……

杨松林案情分析会在县公安局小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局长李艾召集。会议桌前坐着有关的刑侦人员，但这次会的主角显然是法医介德仁。李英只简单地说了几句，便

叫车德仁发言。

车德仁双眼布满血丝，那是昨晚熬夜造成的。从尸检现场赶回来后，他差不多在那间简陋的物证室内工作了一夜。

刑警们脚步匆匆地跟着李英走出县公安局大门，车德仁也跟了出去，却被李英一把拉住了。

“局长，我……”车德仁想抢上前上车。

“你干吗？你现在的任务是马上回家，睡觉！”李英大声说。

李凤荣打从决意要开口让牛才害死媳妇杨秋礼，她可不是那种没有心计的女人。她只是找了个牛才压在她身上要死要活的时候告诉他，说她有两个月没来“情况”了。她说她绝不做掉，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冷静地望着急出一脑门子热汗的牛才，平静地说：“我可是个黄花大姑娘，肚里揣的是你的种，你看着办吧。反正不行我就去死……”

牛才不是那种没有决断的男人，而且他一旦下决心要干的事，他就马上付诸行动。

找了个休息日，牛才拎一瓶白酒二斤猪头肉，坐汽车到双刀护找他的朋友金升去了。

双刀护位于安家公社到青龙山之间一个叫“九十么里”的地方。山下有一条河流蜿蜒流过，这条河叫黄泥河，河面不宽也不窄，秋天水大的时候，河水也能漫到山脚下，使一部分树林子浸泡在河水中。安家沙石场位于双刀护

下，臭泥河中山。工人们冬天挖沙子，夏天采石头。金升是沙石场上生产的厂长，牛才和他是多年来无话不谈的朋友。牛才下了决心害死妻子，就想到去沙石场找金升，一来是想跟他商量一下并请教一些方法，二来是他知道沙石场有氰化物，这东西是工人用来给钢钉淬火用的，一些人常要了去制成野鸡药，冬天放到野地里毒死野鸡。

公共汽车在盘山道上摇摇晃晃，走走停停，终于在"[illegible]公里"站停下了，牛才下了车，手中拎着白酒和猪头肉，沿着黄泥小径往沙石场走。这地方他常来，有时候来联系点业务上的事，有时候就纯是来找金升喝酒。

正值初秋，山上的树林子像被颜料染过了一样变得红红绿绿的十分惹眼，当地人管这个季节的山叫五花山，是一年中最好看的季节。但牛才没有心情去看山，他满肚子想的都是怎么整死自己的媳妇杨松柏的事，整死杨松柏后他就和李凤荣天长地久地过日子了。他就这样手拎酒肉满怀杀机地往前走，像有鬼催着似的，他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了。

金升比牛才大几岁，长得白胖，待人和气而又傲慢，一点也看不像个大夫，倒像个食堂做饭的大师傅。说是大夫，其实也就是赤脚医生水平，平时给人治个头疼脑热，开个感冒药打个消炎针啥的，遇大病一概治不了，得叫拉沙子的汽车往县医院送。他原先在安家公社医院当大夫，和牛才关系不错，所谓关系不错，也就是牛才帮他报销个药票子，他替牛才开销点私药啥的，弄俩钱两个人吃吃喝喝，时间久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他在医院出了点事，和一个[illegible]护士在护士值班室拉拉扯扯摸摸索索地，让别人看见向医院领导汇报了，他就由于

生活作风问题被下放到沙石场当了卫生所所长。沙石场没有女人，不怕他再犯生活错误。说是所长，其实也就领导他自己，卫生所加里加外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更好，山高皇帝远，卫生所他说了算，还不跟自己家开的私人诊所一样吗？他来了不久，就要求场长在离工人宿舍稍远一点的地方替他盖了两间冬暖夏凉的石头房子，把家属也接过来了。

牛才拎着酒肉来看他，金升挺高兴，就锁了卫生所的门，和牛才回到他的石头房子去喝酒。两个人在炕桌边盘腿坐下，他老婆把猪头肉拿进外屋厨房，瓦片大小切了一海碗，又拍了两头蒜末撒上，颤巍巍端进来放在炕桌上。

“嫂子，来领孩子一块儿整点。”牛才客气地让一句。

“别管她俩，咱整咱的。”金升说。

金升老婆退出去，领着孩子躲到另一间屋子里，一点动静也不出了。

“来，喝！”金升举起酒，说。

“喝！”牛才说。

喝了两盅酒，嚼了两大片猪头肉，牛才就说上题。

“哥，”他说，“我有件事儿求你。”

“说，兄弟，啥事儿？”

“我想把我媳妇整死。”

“咋的，过腻味了？”

“腻味了。”

“那就离呗。”

“想过了，那太麻烦，还是整死利索。”

“这好办，你等着……”

金升起身下炕，拉开桌子抽屉就往外面乱翻，不一会儿找出一个青釉瓷小瓶来，小瓶中装着多半瓶白色的药面了。他坐回炕桌边，把小瓶往牛才面前一放。

"这是野鸡药，回去给你媳妇喝了，准保好使。"金升说。

"我就是来取这个的。"牛才接起小药瓶子，眼睛里就放出光来。

"兄弟，这事儿你可想好了，人死不能复生，可别吃后悔药。"

"哥，你放心，不带后悔的。"

"我弟妹喝下去，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金升又补一句。

"踹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牛才说。

"那咱不说这事儿了，来，兄弟，喝酒！"金升亚又举起酒盅。

牛才端起酒盅，一扬脖，把满满一盅酒一口干了……

喝完酒，牛才揣着小药瓶，就赶下午的汽车回去了。回到家，他乘媳妇没注意的工夫，在屋外滴水檐下刨了个小坑，把药瓶子用塑料皮纸包了，埋进坑里，又捡了半截砖头压在上面。他打算这两天找个恰当的机会给媳妇喝下去。谁知第二天领导让他[illegible]的业务，一去就是半个来月。这些天里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给媳妇灌药的事，越想心情越急迫，好像这事不办完他自己就要活不成了。好容易处理完公家的事儿，他连夜赶回家。走进院门，第一眼就看到房檐下那半截砖头了，还好，砖头还在那儿。他稍稍松了口气，推门走进屋，看见杨松柏还占着，占牛牛的一个人，

正在外屋地里不知忙乎些啥。

"她咋不遇着点啥事儿咯嘣一下死了呢，省的我费事儿了。"他恨恨地想。

"回来啦？"杨松柏抬头看着他说。

"孩子呢？"牛才问。

"在炕上睡着呢。"

牛才走进屋里，看见孩子头朝里歪在炕上睡着了，他站在地当中想了一下，转身打算往外走，杨松柏手里端着半脸盆温水走进来。

"洗把脸吧，"她说，"我这就给你整饭。"

牛才没吭声，走出屋去，在滴水檐下蹲下来，伸手把那块砖拿开，就用手去扒那埋药瓶子的土。叫太阳一场晒，土还是湿的。他把药瓶子刨出来，扔掉被雨水洇湿了的牛皮纸，举着药瓶子，对着窗户里射出的光亮照了照，还行，药还在里面。他揣起药瓶子，又走回屋子里。

他就着脸盆里的水洗了把脸，杨松柏已经把饭做好了，给他烙的油饼，大葱蘸大酱，还余了一碗鸡蛋汤。饭菜都放在炕桌上，一只酒盅子里还烫着一壶酒。

"快吃吧。"她看着他洗完脸说。

"你再去拿个碗去。"牛才说。

"干啥？"

"你也吃点。"牛才说。

"你快吃吧，我和孩子都吃过了。"杨松柏说。

"叫你去你就去，拿个碗去！"牛才不耐烦地说。

杨松柏就出去拿碗，牛才从衣兜里把那个小瓶子掏了

出来握在手中。杨松柏拿了只小碗过来，牛才就从她的面前碗里舀了半碗鸡蛋汤。

“你再去拿双筷子来。”牛才说。

杨松柏不敢违抗，就去外屋拿筷子了，这工夫牛才就快速地打开纸包裹子，往小碗的汤中倒了半下药面子，用自己筷子的反头搅匀了，这时候，杨松柏拿了筷子走进来。牛才就用汤勺子在大碗里舀了半勺汤，很响地喝着。

“媳妇，你这汤做得不错。”牛才说，“你也坐下来，尝尝。”

“不啦呀，我真吃过了。”杨松柏说。

“叫你喝你就喝，怕啥的，怕这汤中下药啦？不敢喝？”牛才虎着脸说。

“你这是咋的了？出趟车回来咋疑神疑鬼的？”杨松柏说。

“你们这些农村娘们儿，真是啥也不懂，让你喝汤不是对你有感情吗？”牛才说。

杨松柏就端起小碗，咕嘟一口，把碗里的汤喝干净了。

“这下行了吧，我喝了，你快吃饭吧！”

牛才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紧接着又升到了嗓子眼，他一口饭也吃不下了，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杨松柏，只等她大叫一声往地上倒……

杨松柏把碗放在炕桌上，就到外屋去了，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收拾着什么。牛才的心怦怦跳着，坐在炕上竖着耳朵听，等着听杨松柏痛苦的叫喊和轰然倒地的响动。可是他等了老半天，听见的全是她叮叮当当收拾锅碗瓢盆的动

啊。牛才疑惑地拿过手里的药瓶子细看，瓶里面还剩有一半药面子，他想，也许是刚才放少了，药劲不够吧？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瓶子里剩下的药粉全部倒进了汤碗里，用筷子搅匀了，然后他喊杨松柏进来。

“又咋的了？”杨松柏走进来问。

“我咋肚子不舒服呢？”牛才两手捂着肚子说。

“是不是吃啥没吃好？要不就是喷着风了？”杨松柏关心地说，“快多喝几口热汤吧。”

“我就是喝这汤喝的，你咋了不疼？”

“不疼呀，这汤咋的了？”

“我怀疑这汤里有问题，你是不是下啥药了？”牛才做痛苦状。

“你咋这么能糟践人呢，我能往汤中下啥药？”杨松柏眼里含着泪说。

“那可难说，我们外这么些人……”牛才愈快地说，“你要没下药你把这碗里的汤都喝了我看！”

“喝就喝！”杨松柏端起汤碗，一口气喝光了，啪地把碗放下，“下药了，要药死就先药死我！”

牛才等了一宿，杨松柏一宿没死，天亮了也没死，反倒更精神了。牛才这下可上火了，嘴唇上鼓起好几个火疖子。第二天他心急火燎地坐车又去松花湖找余升，这次他没带酒肉，也许是走的急，顾不上了。

“哥，你这药也不好使呀！”牛才见到余升就急赤白脸地说。

“不可能！”余升也急眼道，“这药一个保一个，我给你的

药是药十个人都药死了，咋就药不死你媳妇呢？”

“那谁知道。”

“对了，你把药放哪儿了？”

“……我埋滴水檐子底下了……”

“这不结了！”金升一拍大腿说，“埋滴水檐下面，这药潮解了，那能好使吗？这么的吧，我再给你点儿。”

金升带牛才到了车间，打开药品柜，找出一盒炎得平胶丸，把几粒胶囊拆开，倒出里面的药粉，把氰化物粉末装进去，再把胶囊合上。

金升把这几粒改装后的胶丸交给牛才，说：

“这回我可是给你整的够伦的，要是再不好使，那就是你媳妇命不该绝，你也别找我了。”

牛才找金升要了张医院用的处方纸，将胶囊小心地包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于是又急匆匆地走出去。在后山坡下，他一眼看见了朱凤荣。朱凤荣站在那棵老榆树下等他，她知道这是他回村必须经过的地方。

“牛才，去这么久了，回来了咋也没告诉我一声？”

“这不办大事儿去了么！”牛才说。

“啥事儿还瞒着我？”

“瞒你啥？”牛才从贴身衣兜里掏出那个用处方纸包着的小纸包，放在手心里打开来，露出那几粒小药丸。

“你猜这是啥？”牛才诡秘地说。

“你别说，我不听了！”朱凤荣立即打断牛才的话说，“你爱咋着咋着吧，我等着。”

牛才晚上回到家，媳妇已经把饭做好了，正在等他。

"小丫呢？"牛才问。

"她奶奶家了。"杨松柏说。

牛才心想好了，孩子不在家，今晚一定得把这事解决了。

吃过晚饭后，牛才坐在炕沿上抽烟，看着杨松柏忙里忙外地收拾着，心里想，这才几年工夫，她咋就老成这个样子了？啥不中用，除了干活，还知道啥呢？她要是再活着，我这辈子可就全让她给耽误了。

看着杨松柏忙活完了，牛才就拿出了那个小纸包，做出很关心的样子说：

"忘问你了，你那个心慌气短的毛病咋样了？"

"最近好像强点了。"

"差点忘了，我这次到南方出差，听人说新出了一种药，就是专治你这病的，还挺贵的，我少给你买了几粒，你吃吃试试，要好使我再给你买……"

"花这钱干啥？怪心疼的。"杨松柏感动地说。

"你去倒杯水来，服两粒试试。"

杨松柏就倒了半杯温开水，牛才站起来，叫杨松柏张开嘴，就拿两粒药丸塞进杨松柏嘴里。

"快喝口水咽下去！"牛才说。

杨松柏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不知为啥含在嘴里就不往下咽，瞪着眼睛看他。

牛才这时候的脸一定很狰狞。

"快咽呀！"牛才说。

"这药……咋这股味呢？"杨松柏含着半口水说。

"快喝下去！"牛才伸手扣住了杨松柏的脖子说，"快喝！"

杨松柏挣扎着，想把药吐出来。牛才一只手死死捏住她的下巴和嘴，另一只手扬起来，狠狠地抽了她一记耳光。只听"咕噜"一声，杨松柏把嘴里的药咽下去了。

牛才刚松开手，杨松柏的脸就变得扭曲了，只听她短促而痛苦地叫了一声，便头朝后仰倒下去，后脑在桌角上磕了一下……

牛才不会意识到，在杨松柏倒地的那一瞬间，他在这世界上的日子也基本快结束了。

车德仁准备跟公安局的车去安家公社参加公判大会，午饭时妻子郝白荣不解地问他说："公判大会有你这个法医啥事呀？你的任务不是都完成了吗？"

"我是想去看看那个叫牛才的犯罪分子，跟咱们一样，都是年轻人，结婚时间也不久，他咋就能下手把自己的妻子害死呢？"

自从开棺检验杨松柏的尸体以后，这些天车德仁的脑子里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夫妻能恩恩爱爱白头到老，而有的夫妻却落得这么个下场？听说牛才和杨松柏当初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才一年工夫，两个人怎么就从恋人变成了仇人？他这个法医能解剖尸体，能为死人开出死亡诊断，可他更感兴趣的却是犯罪分子的心理和思维，他手里的解剖刀能解开这个谜吗？

公判大会后，杀人犯牛才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刑场就在后山坡下。牛才被五花大绑地怒目朝前走着，他又看见

了那棵老榆树，蓦然间，他仿佛又看见朱凤荣踏着山坡上没膝深的青草悠悠达达向他走来，手里甩动着一把野花，脸上带着勾人魂魄的微笑。牛才猛然回过头去，想看看朱凤荣是不是真的来了。他没有看见她的影子，也没有鲜花和青草，他看见的是满山枯黄的衰草和败叶，还有全村男女老少冰冷而又仇恨的目光，这目光像一堵墙，一下子把他挡在了人的世界之外了。他明白他只能独自去走黄泉之路了，朱凤荣不会跟他一起走，虽然他始终记得她那些海枯石烂刀山火海之类的海誓山盟，但那都是说给另一个牛才听的，那是犯法之前的牛才，一个自由的牛才。而现在的牛才是个死刑犯，谁愿意去给死刑犯当陪葬呢？

朱凤荣一审被判死缓，她不服判决，上诉说她承认与牛才有男女关系但不承认与牛才合谋害死杨松柏。二审判决下来，免了她的死缓，朱凤荣改判15年。这场一死一缓的悲剧和闹剧就这样以牛才的独自赴死而告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行刑人员问牛才。

“有。”牛才说，“我一直琢磨那个验尸的法医，我媳妇都埋地下半年多了，毒鼠药不是都潮解了吗，他咋还能闻出药味呢？”

“砰——”

牛才朝荒原的山坡扑倒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听见身后的枪声，他永远也不会听见了，那枪声是响给活人听的……

第六章　拍案惊奇

此案是在德仁从医生涯中参与侦破的形形色色案件最离奇古怪的一起案子，情节听起来就像白话小说《拍案惊奇》里的故事。

话说广宁县上桥子公社有个叫宋什吕的老头，这一日去姑娘家串门，姑娘家住榆树屯，离上桥子公社二十多里地。姑娘对老宋头挺孝顺，吃饭时给做的榛蘑炖小鸡，大米饭。老宋头喝了二两酒，脑袋有点晕晕乎乎的，姑娘说今天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一宿吧。老宋头看看天色尚早，执意要走，理由是快到年根儿底下了，家里事儿多。姑娘留不住，只好往外送。老宋头摆摆手说："别送，出了门儿就是热道，[illegible]有的是车，我招招手谁还能不给拉呢？搭个便车天不黑就到家了，你不用惦记，回去回去。"

姑娘送到家门口就没再往外送，老宋头高一脚低一脚地往热道上走，像要赶脚似的。事有凑巧，刚上热道，就看见由西边过来一挂马车，马蹄铁"叭嗒叭嗒"踏得冰雪路面上冰屑四溅，车上鼓鼓囊囊装的全是麻袋，一看就是往公社粮库送公粮的车。车老板戴顶狗皮帽子，双手揣在袖筒里，胳肢弯处插根鞭杆子，鞭梢在半空中悠悠地晃着。看不清脸，车老板的大半个脸都缩在老羊皮袄里，袄领子上面往外冒着白色哈气。老宋头努力并拢脚根，把身子往起

指，看上去像个獭獭相。

“吁！”马车停住了。

“大叔！”老宋头说，“行个好，我有点儿走不动了，搭搭你的车，我家住在二桥子公社镇里……”

车老板是个小伙儿，才二十多岁，叫一见这么大岁数的老爷子称呼他“大叔”，觉得挺可笑又挺顺耳，认为捡了个大便宜，就扯着嗓子说：“上来吧！”

老宋头连声称谢，从车尾处爬上去。小伙“驾”的一声，鞭子一甩，老宋头在车上一晃，一头就栽进麻袋堆里了。

天气太冷，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两个多小时后到了公社，天已经黑了。小伙想叫老宋头在哪儿下车，连喊两声没人答应，回头看看，也没看见人，心寻思老头不知啥时候跳下车已经不辞而别了，就把大车赶进粮库院中，准备让人卸麻袋。他走到车尾处准备解捆绳时才发现，老头没下去，还在车上躺着呢。他以为老头睡着了，伸手推推说：“到站了，回家睡去吧！”老头没反应。他凑近前去仔细一看，只见老头牙关紧咬，眼睛睁着，好像已经死了。

小伙子吓得嗷地叫了一声，跑进粮库办公室报告了粮库主任和保卫科长，粮库主任和保卫科长又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了一位年轻民警小周，看了看尸体，对粮库主任和保卫科长说：“天晚了，明天再处理。你们找间空屋先把尸体抬进去，找条席子盖起来，有打更的没有？”

“有，今天是黄大爷的班。”粮库主任说。

“再多找一个，找俩人看着，每人给5块钱，这钱你们粮库出吧。”

"行，行，……我照办。"个体摊主和粮库主任连连点头。

"他也别走了。"民警小周指着年轻的个体老板对保卫科长说，"你负责安排一下，明天一早都过来，我得取笔录，他要没了我可找你要人。"

"人没不了，我这就去找个大车店，我陪他住一宿！"保卫科长说。

"这事儿闹的，咋就摊上这事儿……这车还卸不卸了？"个体老板垂头丧气地说。

"卸车干啥？先把尸体抬下来！"民警小周说。

粮库主任连跑带颠地打开一间空的粮仓的门，几个人把尸体抬进去。圈粮食囤的席子有的是，随便拽过来一床铺在地上，把尸体卷成了一个长长的席筒子。保卫科长把看尸体的两个老头也找来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民警小周严肃地交待了一番性质、任务和要求，例如关好门窗，防止丢失，不准野猫野狗接近等等，两老头连说好几遍"保证完成任务"，民警小周这才放心地离去。

这两个老头都是粮库的退休职工，又高又胖的姓金，人称老金头；又矮又瘦的姓黄，就是粮库主任说的"黄大爷"。黄大爷是个孤老头子，家就在粮库附近，保卫科长找去时，他和老金头正坐在炕上喝酒。保卫科长一进屋，一看说正好，就你俩了！黄大爷说这也没到点儿呢，找俩咋的了？保卫科长就把事情说了，也讲了要办的事儿。两个老头说不就是看一宿死人吗？行。保卫科长说那酒就先别喝了，快走快走，派出所还等着呢！他俩就哈着满嘴酒气跟保卫科长来了。

刚才他两人坐在空屋里面对一具尸体觉得有点拘束，说话也放不开，好像怕躺着的人听见似的。到半夜十一点时，老金头觉得有点饿了，心里还惦记着黄大爷炕桌上才喝了一半的酒菜，就对黄大爷说要不咱俩先回去把酒喝完再来？这黑灯瞎火的尸体还能丢了咋的？黄大爷生性谨慎，他拉开粮仓门探头朝外看一眼，粮库大院里一片漆黑，连个鬼影都没有。他缩回脑袋说也行，别听那民警瞎白话，啥性质任务要求的，不就是个死人吗？偷啥还有偷死人的？咱俩先回去喝酒，等天快亮了再回来。

两个老头蹑手蹑脚出了粮仓门，返身带上门，把门鼻子扣上。没有锁头锁不了门，黄大爷弯腰在地上摸，摸到一小段包米秸，撅巴撅巴就插门鼻子上了。

“人丢不了就行呗，谁还能进来偷啥？”他说。

两个人喝酒喝到后半夜三点多钟，听见鸡叫一遍了，黄大爷说：“不行了，天快亮了，咱还是回去吧，别再让野狗啥的把尸体拖了。”

两个老头又摸回粮库大院，刚进院就吃了一惊，发现情况有点不对，放尸体那间空粮仓的门咋开了呢？灯泡的光从敞开的门里照出来，黄澄澄的一片。两人急步奔过去，看见盖尸体的席子摊开在地上，尸体却没影了。

两个老头当时就傻眼了。

“这还能长腿跑了？”老金头说。

“人家真让人偷去了？”黄大爷急得绕着席子转了一圈儿。

“偷死尸？卖呀？”

“卖！没听人说吗，人身上的器官全能卖钱，要不派出了的人能花钱让咱俩看着？这人身上啥也不缺，心、脾肾肝、眼鼻耳口舌，这得值多少钱呀？要是叫咱俩赔，咱赔得起吗？”

“这话你咋不早说，早说咱还能喝酒吗？”老金头急得要哭。

“你不吃吃喝喝酒我能喝吗？搭着酒菜还落埋怨，赔吧，这会儿说啥也晚了！”

老金头觉得腿软，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突然他想起什么似的，一拍大腿：

“有了！前屯有户人家前两天死了个人，棺材搁在山慢岗子上，用砍下来的榛树棵子盖着呢，得等明年春天开化了才能埋。咱的死人让人偷了，咱就不能再偷一个来？”

“真的？要是真的咱这就到我家去取爬犁去，咱把尸体拉回来。这也不叫偷，拉回来用用，完事儿了咱再拉回去不就得了？”

两个老头到黄大爷家拉上个小爬犁，还带了一把斧子，来到后山，上了慢岗子，果然找到那个用榛树棵子盖着的棺材。两个人挪开树枝，乒乒乓乓一顿敲，敲打声在小镇上空传得很远，听着十分恐怖。

好在天还没亮，听见这声音的也不敢出门看，只会拉起被子把头蒙上。

两人鼓捣了一阵，棺材盖被敲开了，棺材里露出一双穿着老鞋的脚，四只手抓住两只脚往外一拉，就从棺材后头处拉出一具死尸。两人借着晨曦的微光一看，拉出来的是

具女尸，穿一身寿衣，年龄却不大，僵硬的脸上冻出一层冷霜。两个老头管不了许多了，把女尸抬到小推车上，把敞开的棺材盖好还原，将盖棺材的榛柴棵子照原样摆好，然后拿着爬犁和绳，一路小跑地回转粮库大院。两人把女尸抬进了粮仓，还用那领席子卷上，卷成一个长长的席筒子。

"记住了，打死也不说！"黄大爷叮嘱说。

"放心吧，我傻呀。"老金头说。

第二天早上九点来钟派出所的小周才来，一切有关人员早已在粮库大院中等着人了。小周手中拿个本子，本子里夹支圆珠笔，他走进库仓先看了看那个席子卷的席筒子，然后又跟进来的粮库主任和保卫科长说：

"先把席子打开，让大伙都认认。要认出是谁家的，就叫他家来人拉走。"

黄大爷和老金头躲在人群后面，紧张得像两匹要上套的老驴。

席筒子被打开了，首先惊叫起来的是那个年轻的车老板：

"不对，我昨天拉的是一个老太，戴个紫绒帽头，咋一宿工夫变成个女的了！这不成心给人栽赃吗？"

所有在现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不对，衣服不对，个头也不对！"

"昨晚打更的老头呢？"民警小周厉声问。

黄大爷和老金头哆哆嗦嗦从人群后头走上前来。

"冤枉！"黄大爷说，"我俩昨晚一宿没离地方，连个猫狗都没来过。是男的女的我俩可不知道。席筒子里卷的啥，当时也没让我俩验收啊！"

"这死人还能变呢？准是昨晚黑灯瞎火的看走眼了！"老佘头装疯卖傻。

"咋黑灯瞎火看走眼？"车老板跺着脚说，"他半道让我捎脚的时候天还没黑呢，我咋没看清？这女的穿一身装老衣服，她要让我捎脚，还不把我吓死呀？"

"一个人看走眼还能这么些人全都看走眼了？这事儿真邪性！"粮库干部们说。

民警小高一脸的严峻：

"先把尸体抬一边，贴一个封条，多派几个人看着，这事儿我得回所里汇报。"

保卫科长就指挥人抬尸体。保卫科长戴双白线手套，一双棉手闷子两头拴根绳挎在脖子上。他弯腰抬尸体的时候，一只棉手闷子碰在尸体的脑袋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刮住了，他用劲一扯，"嘶啦"一声刮出个口子。

"啥玩意儿，还有钉子咋的？"保卫科长吃惊地说。

不料真被他说中了，众人细看之下，那女人浓密的头发里确实有根钉子，看粗细是根三寸钉子，从头顶上钉进去的，只剩一小截和一个钉子帽留在外头……

局长李典派了一辆吉普车送车德仁去三桥子公社验尸。

车德仁当天下午到的三桥子公社，在派出所听完所长和民警小周的情况介绍，几个人研究一番，认为那女人头上的钉子有两种可能：一、钉子是死后钉的，当地民间有迷信说法，人死了用钉子钉进脑门里，可以把魂钉住，防止死人借尸还魂；二、钉子是生前钉的，这女人是被害死的，这是

起谋杀案。

验尸工作就在那间放尸体的空粮仓里，两条长凳支起一扇旧门板，尸体经过缓冻后被抬放在旧门板上，车德仁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

检验所见：死者[illegible]岁左右，身高1.62米，眼睛睁着，面部青紫色，两个颧部尤较重，这是生前有心脏病的特征。剃去死者头发，头部无伤痕，死者颈部较短。钉子从头顶正中偏右部位进入，钉子周围脑组织有出血，说明系生前钉入。脑解剖发现，死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脑膜外也有少量出血，表明死者被钉后没有立即死亡。结合尸体解剖看，死者浆膜、黏膜

心脏血液暗红色不凝，实质脏器含血量较多等窒息死亡的大体征，再加上眼球结合膜出血点较明显，颈部肌肉有片状出血等外窒息死亡特征，车德仁判断，死者系生前头部遭铁钉钉入后又遭窒息后死亡。

车德仁打电话向局长李英汇报检验结果。

“准不准？”李英在电话里问。

“没问题，准。”车德仁说。

“那就按杀人案侦破，县里马上派人去。”李英说。

车德仁在空粮仓里检验尸体的时候，粮库大院里已经围满了人。车德仁的检验结论一出来，上桥镇就闪电般传开了：上桥镇出了一件人命奇案，一具男尸变成了女尸，那女人是让人用钉子钉死的……

出了这样的大案子，不仅派出所紧张，所有与案子有牵连的人全都吓个半死，赶车小伙子大喊冤枉，黄大爷和老余头也吓得蹲在地上不敢抬头。

这时，在粮库大院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进来一个与此案有关的人物，即昨天下午搭拉豆子马车回来的宋有吕。老宋头是听说粮库出了事儿，晃晃悠悠跑来看热闹的。

派出所所长已到粮库大院来了。马车停在那儿，他一边下达命令民警保护现场，一边就要把与此案有关人员带回派出所去询问。昨晚打更的黄大爷和老余头，还有那个年轻的赶车老板都被民警带着，挤开围观的人群往外走，那情景就像被抓的罪犯。车老板无意间朝围观的人群看了一眼，一眼就看见了戴紫绒帽头挤在前面的宋有吕。

“戴紫绒帽头的，就是他！”车老板朝老宋头冲过去，怕跑了似的一把抓住。

“我咋的？”宋有吕吓一跳。

“你咋的？你不死了吗，咋一声不吭就跑了呢？你咋又回来了？”小伙儿语无伦次地说，“昨天搭车的不是你吗？戴个紫绒帽头，在榆树屯你拦个车，还管我叫大叔！”

“我叫‘大叔’，咋的？我可没叫你！”宋有吕说。

“你没叫我叫谁？你叫的就是我！”小伙子脸都急白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儿？”派出所所长一头雾水。

“原来那个死人就是他，卷席筒子里的！”赶车小伙儿对派出所所长大声说。

“你说些啥呀，我咋听不明白呢？”派出所长问赶车小伙儿。

“我还不明白呢，你让他说！”小伙儿说。

“我……”老宋头说。

“他叫宋有吕，咱土桥镇的‘过阴先生’！”人群中有人喊

"都别吵，到派出所说去！"派出所长厉声说。

住进三桥镇派出所，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

老宋头68岁，中等个头，大脸、方下巴、宽额头，面色赤红，相貌纯朴。

"别人说你是'过阴先生'，你咋过的阴，跟我说说？"车德仁问他。

"我可不是啥'过阴先生'，我就是有这么一种病。"老宋头说，"走走道上或者上厕所的时候，说迷糊忽悠就迷糊过去了。迷糊过去以后不吃不喝的，老伴儿或者邻居啥的看着就像死了似的。犯病时候一般都在家里，在外面时候事先有感觉我就找个安全地方躺着，有时候睡半天，有时候睡两三天，最长一次睡过四天。醒了以后和好人一样。迷糊的时候啥也看不着，不像别人说的'过阴'，过刀山，过狗关，看见阎王啥的，根本没那么回事……"

车德仁认为老宋头们的这种病应该属于"西蒙氏病"，由于一过性脑供血不全或脑萎缩所引发。检验这种病人是真死还是假死的方法，可以把羽毛放在病人口鼻处观察是否有气息吹拂，或者拿一面小镜放在病人口鼻处观察镜面上是否有水雾形成等。他过去没有接触过这类病人，老宋头是第一例，也算是这次出现场的一个收获。

"你们这俩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咋一点正经事不干？"派出所长开始训斥两个打更的老头，"老实交代吧，那个女人尸体是从哪儿整来的？说不明白那根钉子备不住就是你俩钉的！"

"你也别冲我俩嚷嚷，我俩这么大岁数咋的？有功之

白，没有我俩，你们派出所有这么大个案子吗？”黄大爷振振有词地对派出所长说。

满屋子人看着俩老头，噗哧一声都笑了。

此案很快就侦破了：死者叫马玉敏，因患克山病丧失劳动能力。其夫刘二儿是个要钱鬼，平时欠下不少赌债，到年关了，讨债的纷纷找上门来。那天马玉敏正在桌里切酸菜准备做饺子馅，刘二儿从外头进来，和马玉敏商量说要卖口粮还赌债。马玉敏一听就火了，两口子吵吵起来。马玉敏气得鞋也没脱，跳上炕扯床被子蒙上头说：“就不让卖，你爱咋的咋的！”

“我整死你！”刘二儿说，看见桌脚有把斧头和草榔头，走过去一把操在手里，回头看见炕盘上有根钉子，也拿起来。他一手拿钉子，一手拿着榔头，走到炕边，看着马玉敏露在被子外的头发说：

“你还不让卖，不让卖我钉死你！”

“不让卖，你钉死吧！”

刘二儿就把钉子对准马玉敏头顶，举了举榔头只一敲，啪！钉子“哧溜”一下就进去了，像在铁石收着似的。

“我当时真没想钉死她，我就想吓唬一下，就这么敲了一下……”刘二儿对审讯人员交代说。

马玉敏大叫一声，身体就从炕上坐起来。刘二儿慌了，他说怕她喊叫，就扔掉榔头，跳上炕，用被子将马玉敏蒙住，使劲按在炕上。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见被子里没动静了，就撒开手，揭开被子一看，马玉敏嘴角冒血，怎么招呼也没

反应，这才想到人已经死了。

刘[illegible]儿把马玉敏嘴角的血擦干净，第二天早晨把大队医生找来，把她娘家人也找来了。大队医生看了看，说是“痨型克山病急性发作死亡”。当地是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的多发区，马玉敏又患有克山病，所以死亡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那根钉子我只钉了一下，绝对没钉第二下，咋‘啪’一下就钉那样了呢？”刘[illegible]儿后悔不已又迷惑不解地说。

刘[illegible]儿，后来以杀人罪被判死刑，枪毙了。

第七章　简单的案子有时也很复杂

拉林河流经安家公社境内时，来了个急拐弯，由东西流向突然变成南北流向了。当地人把这处拐弯的河段称作梨树崴子。梨树崴子其实没有梨树，只有大片的稻田和塔头甸子。从梨树崴子往西5里就是安家公社，往东走3里有个朝鲜族屯，往北一里多地有高高的铁路路基，火车的轰鸣声时而打破周围的寂静。

四月末五月初的季节，这里实在太寂静了，一切都没有恢复生机。大地刚刚被春天的大风吹醒，河水仿佛也被春风刮掉了厚厚的一层，显得很消瘦。晚上气温下降的时候，河面会结一层薄薄的冰，像玻璃，白天太阳高照时又很快化掉了。

这天早晨，太阳还没有把河面的薄冰全部融化，一条小木船闯进了这个寂静的世界。这是那种两头尖尖像柳树叶子般的小木船，划船的老头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他不紧不慢地划着桨，把小船划进梨树崴子，停下桨，弯腰抓起放在船尾处的渔网。只见他两臂伸开，身体后仰，“嘿”的一声，手中的渔网便朝半空中飞了出去，在空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网。那老头手中牵着长长的网绳，那张开的网就在他的牵引下猛地朝河水中罩下去，仿佛半个河面都被他扣进了网里。老头等了一会儿，等那渔网沉下河底再往回收拢，使

匝一匝地收纲绳。纲绳快收完时，他感到了鱼网的分量，两臂一用力一拉，随着"哗啦啦"的水声，水淋淋的鱼网像条大黑鱼似的被提上来扔进了船舱中。老头满怀希望地去翻那鱼网，收获很少，除了几条蹦跳着的小杂鱼，就是一些灰黑的水草和小树枝。老头放下鱼网，重新操起船桨划着，让小船更靠近河湾处。当他再次抓起鱼网，准备朝河里撒第二网时，他突然看见船尾处的河水里有一团黑呼呼的像水草一样的东西在漂动。他仔细看了看，水草样的东西下面，好像还有个很大的物体半沉半浮在河水中。他拿起一支船桨朝那个物体拍了一下，那东西像被吹了气似的猛地浮上来，在河面上一翻，再一沉。老头只觉头皮一乍，手里的船桨往下一沉，差一点把他带进河里。他看清了，那是一个人，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牟德仁接到通知，赶忙随刑警去现场时，他正陷在另一件因人命案而招来的麻烦中。

牟德仁有个在张步屯住的远房亲戚，这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因家中无米下锅，肚子实在难熬，就跑到邻村生产队打场院偷了两捆豆子，打算拿回去给全家人煮豆子充饥。结果豆子没偷成，人却被看场院的抓住。那个生产队的人就拴条绳子在他脖子上，牵着他满屯子游街示众。游完街之后，大概是看在邻村的份上，没有再难为他，从轻发落把他放了。这个亲戚在屯中算是个本分人，面子窄，经此一游使感到羞愧难当，没脸见人。在走上本村的小道边发现了一棵百年老榆树，他顿感这棵树很亲切，似乎可以帮助他

解除痛苦。再说人活世间，除了每天肚饿之外还有什么乐趣呢？于是他解下裤腰带，往树枝上奋力一抛，下面打个结，再搬了块石头垫脚，脖子一伸，两腿一蹬，自挂东南枝，义无反顾地一走了之了。

此人一死，两个村子之间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死者这个村子的人说，人是被邻村人打死后挂在树上的，于是一群人手执器械要去邻村捉拿凶手。邻村的人分辩不成，也拿起武器准备自卫。流血武斗一触即发，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立即派警力赶去阻止，并让车德仁速去验尸。

尸体还在树上挂着，车德仁让人将死者放下来。这是个四十多岁的朴实农民，黄而瘦的一张长脸上僵硬着一副滑稽的表情，像是很痛苦又像在做笑的样子。这人虽说是车德仁的远亲，但双方似乎并无来往。在农村，这种连环套似的亲属关系是很普遍的。

车德仁仔细地检验了尸体，一切都符合自缢的症状：紫眼结膜有出血点，心血暗红色呈流动性，实质脏器淤血，索沟正中悬挂无错位移动，尸体表面上无任何伤痕。

车德仁默默地看着死者，心中便生出一种悲哀：为了两捆豆子，就送了一条性命，一个人的生命就如此轻贱吗？贫困和饥饿，使人似乎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没有人懂得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吗？作为一个年轻的法医，他解剖过一具又一具尸体，但他解不开心中的这个疑惑。

从尸检现场回来，车德仁正在家中准备写尸检报告，他的一个远房爷爷找上门来了。

这个爷爷和车德仁家已有来往了。这个爷爷识文断字，在车姓家族中颇有些威望。车德仁两口子不敢怠慢，忙打酒炒菜殷勤款待。这位爷爷坐在小两口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小火炕上，一边在炕沿上“啪啪啪”地磕着烟袋锅，一边就往地下吐痰，一脸苏秦、张仪般的说客神情。

“德仁啊，你是咱们老车家头一个念大书的人吧？”爷爷问。

“是，五爷。”车德仁说。

“你媳妇也是咱们老车家头一个念大书的媳妇。”

“是吧？”

“你儿子将来也错不了，准有出息！”

“那得看他自己了……”

“将门出虎子，我的眼力错不了。”爷爷说，“咱说正题，德仁啊，你大学也念完了，大法医也当上了，这事儿你能不管吗？这事儿你得管！”

“五爷，您说……啥事儿？”

“德成让人打死的事呗，他也是咱老车家的人，你咋还问我啥事儿？”

“尸体我验过了，是自杀。”

“啥叫自杀？他好好的咋就扎自己杀了？他是让人打死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德仁啊，你得让他们偿命！”

爷爷气愤填膺地说着，一杆子烟袋锅敲下去，烟杆儿竟在炕沿上崩成两截了。

“五爷，人命关天的事，咱可不敢乱说啊……”车德仁

说，帮爷爷捡起断在地上的铜头旱烟锅。

"啥叫乱说？"爷爷眼睛立了立着说，"刚才我不是问你了吗？你是叫老牛家的人，你媳妇是叫老牛家的媳妇，你儿子是叫老牛家的种，可你咋不向着咱老牛家说话呢？"

这时候，满春荣已经把炕边站的小饭桌支好，饭菜摆上桌，又斟了一壶酒放在桌上，招呼爷爷吃饭。

"吃饭事小，死了人事大。"爷爷一直站在了饭桌前，眼睛不怎么看桌上的酒菜，"德仁，你说，这事你办不办吧？不办，这酒我是不能喝了！"

"五爷，别的事儿行，可这事儿……"车德仁说。

"那这酒我是真的不能喝了，我得走！"爷爷说。

"爷爷，"满春荣慌忙拦住说，"事儿归事儿，到饭口了，吃了饭再走吧。"

"吃个屁！"爷爷说，"德仁啊，你是真不开面？"

"五爷，请您老原谅……"车德仁赔着笑脸说。

爷爷伸手一掀，"哗啦"一声，桌子被掀翻了，碗碟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饭菜和破碗碴子铺了一地。

爷爷头也不回地抬腿往外走，出门扔下一句话："我要再登你家的门槛，我就不是你五爷，我是你孙子！"

车德仁愣在原地，满春荣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少女的尸体仰卧在河边碎石滩上，被冰冷的河水濯洗了一冬的长发已经被风吹干，黑而柔软的发丝抚弄着她苍白如玉的脸颊，仿佛生命又回到了她年轻的体内，仿佛她只是在春天暖融融的阳光下酣睡。

好像是怕扎扰她的睡眠似的，警车在离河滩很近的稻田田埂边停下来，身穿警服的车德仁和刑警们走出警车，朝河滩走过来。

刑警们走到这个永世不醒的少女面前，低头看着她，这女孩太年轻了，年轻得让这些冷如生铁的男子汉们动容和心痛。她本应该得到他们的精心关爱和呵护的，可他们失职了……他们的心中深深地感到了痛惜和愧疚。

车德仁朝少女蹲下身去，打开随身带的检验箱，他的动作很轻很轻……

“死者身穿外衣、球衣、衬衣、衬裤，各层衣服之间均有稻芒和苍耳，外衣兜里有从[illegible]家至[illegible]家的短程火车票一张，日期为197[illegible]年10月[illegible]6日。”

车德仁在验尸报告中写道：

“尸体体表无伤痕，头顶部有一处头皮下出血，尸斑为淡红色，眼球结膜的穹窿处有泥沙，肺水气肿，气管、支气管中有泥沙，腹中有五个月的胎儿。

分析与判断：

一、根据死者眼睑、支气管内有泥沙，可断定为生前落水；

二、根据头皮下出血系生前伤，不排除被击打后落水溺死的可能；

三、根据衣服上发现的稻芒和苍耳判断，死者生前曾在稻田边徘徊并晾、穿过衣服，因此案发现场有可能就在发现尸体的稻田边；

四、根据火车票可判断死亡日期；

五、死者可能是牛家公社的人。”

死者白亚玲系七家外村人，是公社中学的一名17岁高中生，半年前失踪。

在警方对白亚玲身边来往密切的人进行调查时，一个叫董某某的28岁青年电工被纳入警方的视线。

车德仁参加了对董某某的传讯。

车德仁发现，这个男青年在被带进审讯室的那一刻起，他的心理防线就自行崩溃了。这是个极其神经质的人，瘦高个子，小脑袋，尖下巴，走路时扭动腰肢，有点女里女气的样子。他进来后目光游移，找不到定位。审讯人员指着审讯桌对面的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刚一坐下来，两条腿就控制不住地拚命抖动，他架起一只腿又放下了，接着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看得出他在拚命地护着大腿的肌肉，可是那颤抖仍然停不下来，而且越抖幅度越大，像通了电流一样。他那张因抽搐而面色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他抬起袖子飞快地擦一把，汗珠马上又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车德仁见过不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后的罪犯，可像这样崩溃得不堪一击的还不多见。

车德仁感到惊异，如果此人就是凶手，他行凶时的凶狠劲是哪儿来的，现在又跑哪儿去了呢？经验告诉他，这种外表软弱看起来不堪一击的人，骨子里却往往潜藏着魔鬼般的狠毒和残忍。凶残和虚弱，心狠手辣与不堪一击，这种对比强烈的反差将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思考。

审讯人员开始询问他的姓名、年龄、职业等，董某一一回答，回答时嗓音很干涩。审讯人员接着耐心地向他交待政策，还没有交待完，他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那

是一种绝望的人去控制的嚎哭，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的尖叫，这哭声飞离人的肉体，在虚无世界中游荡，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如临黑暗地狱。

"我交代，我挺不住了，我都说。"他绝望地抬起眼睛看着审讯员说，"我说了我就不害怕了，死也会不怕了，也不冒汗了，我实在挺不住了，我都说……"

从他开口的那一刻起，他好像突然变得轻松了，他的腿不抖了，脸上的汗也渐渐干了。他现在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嘴上，他说得很彻底，竹筒倒豆子，把他心中装着的罪恶全部吐了出来：

"我和白亚玲的哥都是电厂一个单位的。我常上她家，就和白亚玲好上了，我俩发生了关系。不撒谎，是她主动的……后来她就怀孕了，快五个月了。她用裤腰带使劲勒，考上了，还得去上学。她问我咋整，说这事儿要是露了她就不活了，她让我跟她一块儿死。我心里挺害怕，我是有老婆孩儿的人，我能跟她一起死吗？死了我老婆孩子咋整？可这事万一让人知道，我就完了，非蹲笆篱子不可。我就寻思干脆让她自己死得了，她死了这事儿就没了……我寻思好了，就买了两张牛家到安家的火车票，我对她说带她去安家打胎，说安家我有朋友是大夫，专门就是给人打胎的。她挺信我的，就跟我去了。我俩在安家下了车，在站前饭店吃了点饭，还逛了半天商店啥的。快晌午了，我俩就沿着拉林河往朝鲜屯走，我说我朋友住朝鲜屯，走到梨树底子那儿，累了，我俩就坐稻垛上唠了会儿嗑。这时过来个人，我俩就钻稻垛子里了，在里面又发生了关系……完事儿后我俩从

稻垛里钻出来，我见四下没人了，我不想走了，寻思就在这儿吧，这没人，挺背静的。我就从兜里掏出一瓶预备下的敌敌畏，骗她说这是打胎药，吃了就能把孩子打下来，一点也不疼……她挺信我的，就把药喝了。喝完了她吵着肚子疼，就在地上打滚。我看她疼得挺难受，心里有点慌，心想后悔也不赶趟了，一不做二不休吧，就一狠心一脚把她踹河里了。她在河水里直扑腾，也不会凫水。我急了，怕她再爬上来，见稻地里有根木棍，就跑过去捡起来，照她脑袋上抡了一下，就一下，她就沉下去了，再也没冒出来。完事了我见地上有她扔下的一个书包，还有一只手电筒，我捡起来就往回走，走了几步，我把书包和手电筒顺手撇铁道边上的一个水泡子里了……回家后我不放心，晚上睡不着觉，老寻思她还没死，又从河里爬上来了……第二天我又坐火车去那儿看过，正好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河水上冻了，稻田地里也铺上一层雪，啥痕迹也没了。我寻思老天爷挺帮忙的，就放心回家了，以后再就没去看过。不知咋整的，开春了她咋又漂上来了呢？……”

警方根据韦某的指认，在铁道边的水泡子里找到了那个书包和手电筒，此案告破，韦某后来被判刑。

韦某讲述的作案经过与车德仁分析推断的十分吻合，然而车德仁的心里却十分不安，因为罪犯供认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使用了毒药敌敌畏，而这么重要的犯罪情节车德仁却忽略了——在尸体解剖时，他没有提取死者的胃内物进行化验，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难以原谅的失误！

审讯韦某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去了牛家公社——白

亚玲的尸体已经入殓并埋在了村外，车德仁怀着愧疚的心情找到死者家属，对他们说明情况，希望能允许他重新开棺检验，因为这对彻底查清犯罪事实，从而严惩罪犯十分必要。白亚玲的父母虽然悲痛万分，但还是同意车德仁开棺验尸。

车德仁重新解剖尸体，提取了尸体的胃内物，经毒物分析，果然从胃容物中检验出了敌敌畏。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怎样谴责自己的疏忽，这是他当法医以来的第一次失误，也将是他今后漫长法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失误。

他毕竟还年轻，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了1975年春天，在县公安局当了6年法医的车德仁每年差不多都要检验一百多具尸体，并开展常规血型和毒物检验，制作病理切片等。他的声望随着他的工作成绩和工作态度在五常县城与日俱增。终于，这位在全省法医界初露锋芒的年轻法医引起了省公安厅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关注。1974年6月和1975年4月，省公安厅两次下调令调他去工作。这个春天，怀里揣着省公安厅调令的车德仁终于坐上了开往省城哈尔滨的火车。

没有人同意他去，包括他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因为他们始终也不满意他干法医这个行当。他们希望他能留在县医院稳稳当当地做一个外科医生，稳稳当当地把家庭安排好，稳稳当当地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稳稳当当地过普通人的日子。可是他违背了全家人的意愿，也违背着自己的情感。

但还是走了。

因为现在的白德仁已不是六年前那个妇产科的外科医生，因为6年的法医生涯已证明他当年选择法医这个行当没有错误。现在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法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科，是边缘科学，是利用医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实验方法和先进技术解决人体伤亡及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惟一途径。法医学的内容包罗万象，法医工作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法医不仅要掌握医学知识，要精通解剖、组织、生理、病理学，还要了解土壤学、地质学、声学、电学、材料力学等学科的一般知识。如次声对人体的危害，声纹的鉴定，花粉分析与破案等等。再比如地球上有二百多万种动物和昆虫朝夕与人类相处，侵扰着人类的机体，法医就应该掌握昆虫学的知识。有一个案例：在野外发现一具年轻女尸，尸体消瘦无伤痕，法医见女尸裤裆处潮湿且聚集着很多蚂蚁，由此想到此女人生前患有糖尿病，因为蚂蚁嗜甜食，糖尿病人尿中含糖。经解剖检验最后认定此女人确系糖尿病死亡而非他杀。由此可见，法医学有着很多空白，有许多处女地等待开发。法医研究人体伤亡的内容和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医生绝不相同。

法医是以医学为基础的，但医生不是法医。

满春香抱着两岁的儿子站在月台上为他送行，她默默地注视着他，儿子也睁着一双小眼睛注视着他。他突然觉得对不住妻子和孩子，直到现在要离开了，他好像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个家庭，还需要承担起一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儿子快两周岁了，可他帮妻子做过什么呢？只知道妻子在

医院分娩了的时候，他却不在身边，那时他正在外地办案，所以直到现在他都搞不清儿子的生日。还有他那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也几乎全依赖妻子照顾，他欠家庭和父母的是不是太多了！

他让妻子抱孩子回去，可满存宋不走，她非要等火车开了再回去。

火车终于开动了，他从车窗探出身去，看见妻子抓起儿子的小手朝他挥动着，挥动着，直到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他坐在硬座车厢里，把简单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怀里却紧紧地抱着一个人造革兜子，那里面装着还没有完成的一叠手稿，那是他这几年在县公安局当法医的经验总结和心血结晶。再过几年，法医学界将会看到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出版，书名叫《法医遗传学基础》，还会读到一篇具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低温死亡尸体的确证》。这些极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论著现在还没有成型，现在正装在人造革兜子中被他抱在怀中。他仿佛搂抱着自己的经验、思考和灵感，也抱着妻子满存宋的心，因为那厚厚的稿纸上有她的笔迹，还仿佛带着她的气息和体温。

火车飞驰向前，他打开车窗，让温润的北方原野的风迎面吹来。他年轻的脸上充满着豪情和向往，他看见前面的路很长，也很宽广……

第八章 血痕的研究

7点25分由哈尔滨开往密山的256次旅客列车刚刚进站停稳，正在播放音乐的站台扩音喇叭突然停止了播音，传出一位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

“省公安厅来的车德仁同志，听到广播后请到出站口，有人找……”

女播音员不停地重复着这个“通知”，声音响彻长长的站台，盖过哈尔滨的人声和蒸气机车的轰响，亲切而略显急促，使人感到，仿佛整个密山县城都在以同样的心情企盼着车德仁的到来。

身着便装的车德仁从硬卧车厢走出来，站在月台上略一驻足，倾听着女播音员的“通知”，然后便快步朝出站口走去。

和十年前相比，车德仁已是个略显消瘦的中年人了。岁月的沧桑刻在他的额头和眼角，与日俱增的威望使他并不高大的身躯显得更加沉稳而凝重。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这十年里他每一个日夜是怎样度过的，但有一点则确凿无疑，即他在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系统内已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大法医了。他的有关法医学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引起了全国同行们的极大关注，而一旦遇疑难命案，久侦不破时，最后总是以他的亲自出马而告捷。

可以想见，车德仁此次长途奔波来到密山，必有重大案件在等着他。

事实也的确如此。半个多月前，密山县柳毛乡的一起杀人血案不仅震惊密山县城，而且震动了省公安厅。十多天过去，侦破工作陷入停滞，省厅首长严令从速，县局上下焦头烂额，而车德仁前来密山，就是为此案而来的。

还没走出出站口，车德仁就看见一辆警车在出站口停着，车前站着一老一少两个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车德仁朝警车走过去。

“密山县公安局的吗？我是车德仁。”

年龄大的那位略感诧异地看看车德仁，似乎有点愣神，然后迅速伸手握住车德仁的手：

“啊，车老师！欢迎欢迎！我姓高，我叫高武忠。”

“这是我们局局长。”年轻的警员介绍说，也恭敬地和车德仁握了手。

车德仁细看高局长，他有五十出头了，身材高大魁梧，一看就是个性格粗犷豪爽之人。来密山前他听省厅的人介绍过，知道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是个有能力的老公安了。现在看他一脸倦容，一眼睑浮肿，眼球充血，想必是被那件血案折腾的吧。

“车老师，快上车吧！”高局长打开前车门说，习惯性地想去接车德仁手里的行李，但发现车德仁手里只拎着一个不大的检验包。

“不，不，我坐后面吧。”车德仁说，拎着检验包不容分说地坐进了车后座。

年轻的警员发动油门，警车便沿着县城的街道朝县公安局大楼开去。

尚局长坐在前座上，不时侧过身来和车德仁说话，他先问候了一些旅途辛苦之类的客套话。突然他"噗哧"一声笑起来

"车老师，刚才下车见面，你是不是看我俩有点犯傻？"

"不会是接错人了吧？"车德仁笑着说。

"人倒是没接错，不过……"尚局长继续笑着。

"我们尚局长久仰您的大名，今天还是头一次见面。"年轻的司机也笑着接过话茬说，"刚才在车站等您的时候，尚局长还让我盯着出站口，专拣人群中那些大个子，上岁数的，秃脑瓜顶的人琢磨，说千万别看漏了。您走过来的时候，我俩还都愣着呢，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不年轻了，四十出头了。"车德仁说。

"四十多岁，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啊！我要有您这个岁数就好了……"

尚局长慨叹般地长叹了一口气。

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时值秋天，天高云淡，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黑土地安详恬静，秋庄稼长势喜人。一路所见，让人心旷神怡，可尚武忠却眉头紧锁，面容冷峻。车德仁知道，柳毛乡的那件血案像一片浓厚的乌云压在他心头，使他的心情难以晴朗。车德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一路上充满原野清香的空气中，他仿佛已闻到了那刺鼻的血腥气，他的心情也随着车轮的滚滚向前而愈加沉重。

到密山县的当天下午，车德仁在县公安局会议室听取了办案人员的案情介绍。

1985年9月7日晚，密山县杨木乡高乡村农民姜根树家发生凶杀案，罪犯乘姜根树进山拉脚、拉木头之机，将姜的妻子赵淑芳及三个孩子杀死，屋内血溅四壁，惨不忍睹。赵淑芳，31岁，被打死在屋内地上，头部、面部共有32处钝器打击伤，外阴部有刺创，多处钝器擦划伤，会阴部有挫裂伤；赵淑芳的长子姜永玉（10岁）、次子姜永刚（8岁）、三子姜永海（5岁）均被打死在炕上。三个孩子的头部均有钝器致命打击伤，眼睛被毁坏，其中姜永刚的左眼球竟被挖出扔在炕上。

这些惨不忍睹的现场照片车德仁在县局会议上听取案情介绍时都仔细看了。

“请再详细讲讲你们的现场勘察情况可以吗？”他要求说。

“可以。”负责刑侦工作的王副局长说，“由于犯罪分子行凶后在室内大面积泼水，现场被破坏，使我们在勘察中未发现罪犯的足迹、指纹等痕迹。但我们发现死者家中的箱柜未被翻动，电视机、手表及40元钱没有丢失。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排除图财杀人的性质；根据罪犯作案手段残忍，连杀四人并毁眼、挖眼的特点，我们认为有仇杀的可能……”

“尸检的情况怎样？”车德仁问。

“车老师，这是尸检报告。”一位年轻的法医把一页纸恭敬地递给车德仁，然后条理清晰地说：“我们化验了四个被

害人的血型，做了尸体解剖，在现场提取了23份检材，包括血迹、精斑、毛发等。根据四具尸体胃内容物排空的情况分析，我们推断案件的发案时间大概在9月8日夜里1点；根据死者赵淑芳外阴及会阴部有多处划伤和撕裂伤等情况，我们分析有强奸杀人的可能。由对四具尸体的伤情检验，我们认定罪犯使用的杀人凶器是一种类似农村赶牛、赶马使用的铁棍或者拖车带用的撬棍之类的工具……”

“还有吗？”乔德仁问。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年轻的法医说。

“我再说说侦察情况吧。”王飞局长说，“根据赵淑芳的丈夫刚出门打工，她家就发生这起案子了，在杀死女主人的同时还杀死了三个孩子，我们判断罪犯是个熟悉其家情况并与四个被害人都相识的人。

“因此，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我们确定这起案件应立足于本村以及附近的杨木乡[illegible]村、杨毛乡半拉城子村，从仇杀和奸情杀人这两个方面入手开展侦察工作。摸出与死者有仇的人3名；有流氓劣迹或经常进行流氓活动的人9名；后经过深入调查，对这12名嫌疑对象反复核对了作案时间、衣着变化、接触工具等情况，先后否定9名。剩下的4名怀疑对象是：

“周云山，30岁，富乡村村长。该人今年7月份曾给死者的妹妹介绍对象，死者赵淑芳及其丈夫不同意，与之发生口角，并发生殴斗。事后死者丈夫姜根树多次写上访信揭发其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滥伐盗伐林木等问题，周云山得知后曾扬言要报复。

第二个嫌疑人叫赵连成，35岁，本村村民。今年6月份，赵连成与死者赵淑芳有债务纠纷，被赵淑芳抢去一块手表。赵连成曾扬言要在密山找人收拾赵淑芳一家；

“第三个嫌疑人叫张喜春，35岁，本村村民。此人于去年8月至今年7月之间，曾先后在本村采取撬门破窗等手段窜入村民住宅调戏、猥亵妇女4人；

“第四个叫张仁，32岁，本村村民。此人原系山东人，父母双亡后投奔在柳毛乡的姐姐家，现在仍是光棍，与死者家是邻居，经常帮助死者家干活，熟悉死者家的一切情况，案发后有反常表现……

“针对这4名重要嫌疑对象，我们立即布置力量和手段，分别采取了秘密监控措施，先后物色4名专案特情对他们进行贴靠，并从他们亲属中获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9月12日，贴靠张仁的特情报告，在案发前一个月左右，张仁曾向其姐姐等人讲述：鸡东县发生一起杀人案，那人强奸，女的不服，他就把女的杀了，挖掉眼珠子，还在现场泼了水，案子到现在也没破。但是经进一步调查，张仁作案因素不充分，案发后外出，很快又返回家中，因此被排除。

“目前案子就进行到这儿……”

“[illegible]。”高局长说，“我看此案久侦不破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侦察方向没搞准确，到底是情杀还是仇杀，到现在还说不清楚，这案子还怎么搞，而搞不清侦察方向，我看关键还是对现场的勘察有漏洞，比如尸检情况，现场物证的提取和化验是不是有问题？X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县局的技术力量有限，为侦破这个案子，我们局里的两个法医都

去了。正如您看到了，小高是医专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老朱原来是搞刑侦的，因工作需要后改的行。”

高局长说到这里，便指着会议室里的两个法医一一向车德仁做了介绍。车德仁看了看，小高就是刚才递给他尸体报告的年轻法医人，才二十出头，而所说的老朱，看上去也不过四十岁，好像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是不是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看来提高公安系统法医队伍的素质是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有必要由省厅负责举办一些专业培训班，以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车德仁准备回去之后向厅里、省领导汇报这个想法。

“车老师，”高局长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考，“现在您来了就好了，您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保证全力以赴予以配合。”

“这样吧，我想现在就去看看现场。”车德仁说。

凶杀现场位于柳毛乡岳乡村一组北头的两间土坯房内。房子南北朝向，独门独院，门前有杆木杆围成的栅栏。房门现在被铁锁锁着，门上贴着县公安局的封条。

陪同前来的当地派出所所长揭下门上的封条，打开门锁，车德仁和高局长等人推开房门走进屋子。顿时，一股浓厚的血腥味和腐烂的气息冲入人们的鼻孔，使人感到难以呼吸。

房间里的光线暗淡，因为前后窗都挡着窗帘，窗扇没有插销。室内已被翻动得很乱，大概是侦查人员现场勘察时造成的。墙壁、炕席和地上到处是紫黑色的血迹……

车德仁在房间里认真地看过一遍后，便走到了院子里，

因为现场被罪犯作案后泼过水，又经刑侦人员反复勘察，所以他觉得已没有太多的勘察价值了。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4具尸体已被火化，这使他失去了进一步发现犯罪线索的原始资料。看来目前惟一能供他深入研究的，就是当地法医在现场提取而目前保存在物证室中的那23份检材了。

站在院子里，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看见院子西边也有一户人家，同样的两间土坯房，同样的柞木杆围成的栅栏。所不同的是，那户人家似乎比死者的家更破败一些，给人一种年久失修或已被废弃的感觉。

“这就是邻居张仁的家吗？”牛德仁不动声色地问。

“是。”当地派出所所长说。

“张仁现在哪里？”

“他是独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现在已到他姐姐家去了，他姐姐家在半拉城子村。”

“死者家属呢？”

“姜根树精神受了刺激，已被他父母接走了。”

“向局长，我想现在就赶回县里去，那23份检材需要重新研究……”牛德仁对向局长说。

“忙啥？坐了这么远的车，先到派出所休息一下吧，吃完午饭再走！”派出所所长试探地说。

“我看这样好，休息一下，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向局长说。

“还是抓紧时间吧，现在就回去。”牛德仁说着，已坐进吉普车上去了。

赶回公安局，车德仁一头扎进物证室，等到他再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这一夜，车德仁领着县公安局的那两位法医对现场提取的23份检材全部重新检验，他差不多是为了做完了那23份检材并且发现了两处重大疏漏：4具尸体的血型化验竟做错。例如，特别是死者赵淑凡的血型，经重新化验应该是B型血，而原先的化验结果却是AB型。

“面对这么重大的案子，你们竟然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是水平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车德仁严厉地说。

小周和老朱头上都冒了汗，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天快亮时，车德仁做完了22份检材，最后一件物证是一件又脏又旧的红情侣线衣。小周说这是刚收的嫌疑人张仁的衣服，是发案那天他穿过的，但经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车德仁拿起这件衣服，两手伸展开仔细地看着。

“这人有一米六九左右吧？”他问。

“差不多，也就这么个个儿。”小周抢着说

“体格较单薄，脸色是那种黄白貌了？”

“是，就是那样。”

“他抽旱烟？”他问。

“抽吧？抽，我看见过，抽那种报纸卷的喇叭筒。”老朱说

“左撇子？”

“这……说不对，也许……”

是左撇子。”车德仁肯定地说，一边指着衣服的袖子给大家看，“你们看，他吃饭时用左手拿筷子，右胳膊习惯地支在桌子上，所以右衣袖肘部有米汤和油渍的痕迹。”

两位法医看后连连点头称是，肃然起敬地看着车德仁。

"你们检验尸体时，注意伤口的倾斜角度没有？"

"我们……"法医们面面相觑，脑门上又有点冒汗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用左手刺扎和右手刺扎的伤口，倾斜方向是不相同的。"

"车老师，我们一定记住。"两位法医同时说。

这时，车德仁不再说话，他把那件红线衣铺在桌子上，手拿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查看着。小肖和老朱大气不敢出，站在车德仁身旁，两个人的目光随着那只放大镜在线衣上艰难地向前移动。

不知看了多久，车德仁检查完了线衣的正面，他把线衣翻过来，继续用放大镜检查着。终于，他有了惊人的发现，透过圆形镜片，他发现线衣的左袖头处有一粒小米粒大小的血迹，它像一个危险的凶手，隐藏在红色线衣的纤维缝隙中。

血型化验结果，B型。

终于，车德仁将衣物检查完了，走了出来。他发现，天已经亮了，而更让他惊讶的是，高局长竟然也一夜没睡，在门外的走廊里徘徊。

看见车德仁出来，高局长一步跨到他面前："车老师，怎么样？"

车德仁嗓音沙哑地说："两点，一，立即传讯张仁；二，再次搜查张仁家，重点查找案发当天张仁穿的外裤。"

"车老师，您辛苦了。"

高局长一把握住车德仁的手，铮铮铁汉，眼角里竟有些湿润……

张仁9月7日深夜作案后，连夜跑到十字城子村姐姐家，正好姐夫没在家，到密山跑运输去了，姐姐打着[illegible]人替他开了门。他进门就想，怎么姐姐也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家？咋跟他进赵淑芳家的情况一样？他告诫自己可别整岔了，把刚才干的那事再[illegible]。姐姐见他神情慌乱，裤子上溅的尽是血点子，忙问他出啥事儿了。

“姐，没啥事儿！”张仁说，“晚上喝酒跟人打了一仗了，那小子说要找人收拾我……姐，我得出去躲两天……姐，不管谁来问，千万别说我来过你这儿，记住没有？”

“兄弟啊，你……”姐姐看他一副惶惶如丧家犬似的样子，想起去世的父母亲，心中一酸，就流下了眼泪。

“姐，你这是咋了？快给我点钱，我得走了……”

姐姐翻出了家里仅有的200块钱，张仁一把抓过去，也没多说什么，转身就离开了姐姐家。

张仁一路踉踉跄跄地朝北走，打算先到密山县，然后连夜坐火车往南边去。他一心想跑得越远越好，改名换姓，找个地方打工活人，永远也不回来了。

天快亮时，他发现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眼前静静地横着一条河。秋天水大，河水混浊，冒着寒气，可他却不会水。

他沿河岸走了一段，没看到桥，也没看见船。他就坐在河边上，琢磨了很久，没人知道他琢磨些什么，但肯定是作了重大的决定。然后他站起来，在河水里洗干净溅上血的裤子，又悠悠达达回到了[illegible]乡村。

他回来的时候，他做下的血案已经被发现，村子上空笼

罩着一层血腥而又恐怖的阴云。而他跟没事儿人似的回到家里，爬上炕倒头就睡了。这一觉他睡的很死也很长，这觉也使他得以从公安局开列的嫌疑人名单上最终被勾掉了。

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张仁从小就命苦，父母在山东老家相继亡故后，他就投奔了远在黑龙江某县农村的奶奶家。奶奶家也不富裕，奶奶就嫌他光吃饭不干活是个拖累。长到十七八岁，他就离开奶奶家，到密山县城里卖了一阵子苦力，挣了点钱，就把户口转到富乡村，盖了两间草房单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娶一个贤慧的媳妇，再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三口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也许因为穷和瘦小其貌不扬的缘故，张仁的这个人生愿望始终也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找到一个贤慧的女人，他连个贤慧的女人也没找到。三十出头的人了，竟还不知道女人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有一次，奶奶托人给他提了个人，是个寡妇，比他还大一岁，两个人在媒人家见的面。那女人牛高马大的，粗壮得能把他装进去。她是嗑着瓜子进屋的，坐在那儿一直没停过，嗑得满嘴都是瓜子皮儿。张仁偷眼瞅瞅那女人小笼包似的胸部和磨盘一样的大屁股，体内就生出一种冲动，心想娶个这样的女人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过日子强。可那女人只在进屋时打他一眼后就再没朝他看过，好像她不是来相亲而是来找媒人嗑瓜子唠嗑的。事后她让媒人捎话说，她觉着张仁不是块料了，她可不想第二次守寡。

连这样的女人都娶不成，张仁彻底绝望了。他不再奢

望找媳妇的事儿，他就用渴的目光打量瞄向了隔壁院子的女人赵淑芳那丰满的身体。

赵淑芳比他小一岁，但长的比他还老相，已经是生过三个孩子的女人了。她男人姜根树是个东北大汉，四十来岁了，有一副不会拐弯的头脑和一身熊瞎子似的蛮力。张仁什么也不懂，处处就像个半大孩子，他管姜根树叫“大哥”，赵淑芳就成了他“嫂子”。邻居处久了，双方也就有些来往，张仁常上到这边院子，帮忙干点零活啥的，赶上饭口就蹭顿饭，有时给姜大哥喝点小酒。赵淑芳对张仁也不错，洗衣服的时候就带着把他洗两件，衣扣掉了缝两针，还张罗着给他介绍过一个对象。虽说没介绍成，张仁却从中体味到一种女人的亲情和温暖。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赵淑芳比别的女人都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看着她在院里忙里忙外的身影，他心中就生出来一些非分的妄想和渴望，并且越久这种渴求就越强烈。他就往她家跑得更勤了，越是姜根树不在家的时候他越去，去了就帮她干活。看她喂猪他就抢着喂猪，看她抱柴禾他就抢着抱柴禾，有时就跟孩子似的乖乖地蹲在灶坑前看她烧火做饭。在红红的灶火的映照下，她的脸上像涂了一层油彩一样发亮，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诱人的气息。他的身体里就有火在烤着，真想扑上去把她推倒在灶坑前，就在炉火边和她亲热。他琢磨她大概不会跟他翻脸，因为她始终对他挺好，就算她不愿意，也不会张扬，大不了骂两句，给他两嘴巴子拉倒，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因为他惧怕姜根树，万一让姜根树一脚踏进门来撞上了，那他就完了，不把他腿打折了才怪呢。后来他就

盼着麦根树外出，啥时候麦根树不在家，他的机会就来了。到时候他就不带多寻思的，一定要达到目的，和她办成那件事……

等麦根树进山拉脚了，张仁的心中就像长了草，干啥活的心思都没了。他站在自家的院里张望，想等着赵淑芳出来好和她搭话，可那天不知为啥始终也没见她走到院子里来。他按捺不住地几次想到她家去，可又怕白天办不成事反倒会把事情搞砸了。他躺在自家的炕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天，饭也不想吃，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他估摸着她家的两个孩子该睡觉了，他就走出屋子，推开她家的院门走进去。

她家的窗子黑着灯，一定是睡了。他想到屋子中现在睡着的是一个没有男人守护的单身女人，他全身的血液就沸腾地奔流着。他试着去推一推门，门从里面插上了，他又绕到前窗下，轻轻地敲窗户的玻璃。

“谁呀？”赵淑芳在里面问。

“嫂子，是我。”他说。

“张仁呀？你大哥不在家，进山拉脚去了……”赵淑芳说。

“嫂子，你开开门，我有点急事。”张仁按事先想好的话说。

“你等等，等我穿上衣服……”

张仁身上又一热，她光着身子睡觉吗！

外屋的灯亮了，他听见拔门栓的声响。

他站在门外等着，门开了，灯光下他看见她穿着单衣裤站在门槛里。

“快进来吧，啥事儿这么晚了？”她说，闪开身子让他走

过去。

“嫂子，我有话想跟你说。”张仁说。

“到底啥事儿？五更半夜的。”赵淑芳打着哈欠。

“要不你跟我到我屋里说去吧，反正我哥又不在家。”

“兄弟，你今天这是咋的了？”赵淑芳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要不你先回去睡觉，有话明天再说。”

“嫂子，我想对你说句话，你……你跟我过不行吗？”张仁鼓起勇气说。

“你说啥？”赵淑芳吃了一惊。

“你跟我大哥离了得了！我看他对你不好，老跟你吵吵，还动手打过你。你跟我过吧，我保证对你好，两个孩子我挣钱养活……”

“你胡说啥？喝多了咋的？赶快给我回去，我要插门了！”

赵淑芳变了脸，动手把他往门外推。

张仁不走，他想只要跨出这个门去，这事就算彻底黄了，他忍了这么长时间的心思也白废了。他身上一热，脑袋一迷糊，就朝赵淑芳扑了过去。

赵淑芳猝不及防，在炕沿上打了个踉跄，但她很快醒过神来，使劲儿挣脱开对方的搂抱，朝后退两步，一把抓起了锅台边的菜刀。

“不想活你就过来！”她举着菜刀咬牙切齿地说，声音不高，怕吵醒孩子。

“嫂子……”张仁一愣神，没想到她会动刀。

“你给我听好了，你个烂肠烂肚子的货，你寻思啥呢？你也撒泡尿照照自个儿那德性！别说我不想找野汉子，就

是想找也轮不了你儿子，你快滚吧！”

赵淑芳的话冷酷里夹带着极度的轻蔑，使张仁感觉有一股冷气从头顶直灌到脚心。他看见赵淑芳举着菜刀朝前逼过来，便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快到门口时，赵淑芳使劲一推，张仁的脚后跟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一个屁股墩坐到门外去了。

房门在他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愣愣地坐在那儿，羞恼中突然生出了一股杀机：“臭老娘们儿，你敢拿刀比划，我整死你！”

第二次搜查张仁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找到了张仁作案那天穿的草绿色军裤，裤子虽然洗过，但暗褐色的血痕依然清晰可见

车德仁拿放大镜仔细查看了那些血痕，一拍桌子说：“这是喷溅血！”

血型化验结果：B型。

在长期的法医工作中，车德仁对犯罪现场血痕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撰写的论著《形象证据》一书中，对“血痕形象”有过多方面的论述，例如：

一、犯罪现场中常见的血痕形象

1. 血液的物理化学性质

2. 失血对人体的影响

3. 现场中常见的血痕形象

二、利用血痕形象推断案情

1. 推断血滴滴落的高度

2. 推断血滴滴落的大致方向

3. 推测血滴滴落的大致速度

4. 对接触状血痕的分析

5. 对流柱状血痕的分析

6. 根据血液的范围估计出血量

7. 砸击飞溅血痕的形象

8. 根据血痕的颜色变化推断血痕的时间

9. 根据血痕形象推断被害人与犯罪分子活动情况

10. 擦拭性血痕上的滴落血滴

11. 根据血痕形象分析体貌特征

12. 根据血痕形象推断死亡时间

十三、利用血痕形象判断案件性质

"车老师，给我们讲讲形象证据在破案中的意义吧！"

两位是公安厅的法医在与车德仁共同工作的两天中，不放过任何机会向车德仁学习和讨教。而车德仁也有问必答，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他们。

"形象证据在破案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给你们讲两个案子吧。"车德仁说，"去年有个案子，有家储蓄所的年轻女储蓄员报警时说：她下班后拎着钱款兜子准备到银行存款，刚走出储蓄所大门就遭到抢劫。搏斗中，歹徒在她戴了手套的左手背上刺了一刀，钱兜子被抢走。她追出一百多米没追上，回来后报警。我去检验伤口时发现，她手上的伤痕很表浅，创口的位置和方向自己用右手完全可以形成。再看刺破伤口处手套上的血痕形象发现，血液在手套创口上部的浸润面积大于手套创口下部的浸润面积，你们

说这正常吗？”

两位县局的法医想了一会儿，似乎没想出什么来，都摇了摇头。

“你们注意，”车德仁说，“这名女储蓄员说，她被刺伤后追歹徒跑了一百多米，你们想想，人跑动的时候，手是举在胸前还是垂在身体下方摆动？”

“我知道了！”年轻的法医小肖说，“人跑动时，手是垂在身体下方来回摆动的，这样，伤口的血往下流，应该浸润到手套创口的下部，而这个人手套上的情况正相反，说明她在撒谎……”

“对了。手套上的血痕形象就是形象证据，证明了这个人是在撒谎。后来查明此人是监守自盗……还有一个案子，发生在嫩江县，一位姓胡的年轻妇女在摆弄丈夫手枪时误伤自己头部死亡，也是利用形象证据确定了案件的性质。胡的丈夫姓丁，是公安局民警。两人新婚不久，有一天小丁下班后把手枪放在写字桌上，就进厨房做饭。胡就坐在梳妆台前拿着手枪摆弄，不知怎么就走了火，子弹击中自己头部当场死亡。胡死后，胡的父母怀疑胡是被其丈夫小丁杀死，遂上访告状。此案经多级检察机关认定为他杀。后来省政法委指派我去会同公、检、法有关人员一同复核这个案子，我们从胡的衣袖上的血痕形象找到了案子的突破口。胡死前是右手握枪对右头部勾动扳机，她的右衣袖上有脑浆和血液的喷溅痕迹，但肘弯处却没有，这种血痕形象说明了什么？”

“我说说吧，车老师？”法医老朱忙不迭地说

"行，你说说看！"车德仁鼓励般地说。

老朱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支钢笔，像握手枪般握着，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比划着：

"如果我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血液和脑浆喷出来，会喷溅到衣袖上，但因为肘部是弯曲的，所以没有喷上。如果是别人对准受害者开枪，就不会形成这样的喷溅血痕……"

"对！"车德仁说，"所以说形象证据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且现在还没有被法医学界充分地认识到。有人认为此类证据不科学，这是很大的偏见。其实形象证据和实验室证据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证实犯罪，二者不能互相代替，只有这两种证据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能解决刑事案件中的物证识别、比对、同一认定和评价，才能正确地分析判断案情，完成犯罪现场的重建过程。"

小周和老朱不住地点头，感到这一天学到的东西足够他们受用终身。

"车老师，这条裤子上的血痕不是滴落而是喷溅性的，您能讲讲您的判断根据吗？"检查过张仁那条裤子的血痕后，年轻的法医小周请教说。

"可以。"车德仁说，"在下定义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喷溅性血痕。也就是说血液在运动中，在一定压力下，就会形成喷溅血痕。在有一定血量的血泊中用物体打击血泊，或者对已经受伤处上进行重复打击，所形成的血痕叫喷溅血痕。这种血痕形状多呈放射状或扇形状向外溅出，击打速度越快，喷溅的血点间的距离越大，喷溅的范围越远。你们

注意到没有，赵淑芳家墙壁上喷溅血痕的特点是什么？"

"扇形喷出。"小周说。

"而且天花板上也有，这说明罪犯在作案时击打的速度很快。"老林补充。

"是这样的。"车德仁说，"你看这条裤子，喷溅上的血点大但并不稠密，也证明了这个推断。另外，利用砸击喷溅的血痕形象，可以判断出砸击工具的接触面是方形、圆形还是长条形。如果砸击工具是斧头，而且在一个比较大的平面里，飞溅的血痕形象大致呈圆形；如果砸击工具为棍棒之类物品，形成飞溅的血痕形象为椭圆形。棍棒与血的接触面越大，椭圆形就越拉长。你们注意到现场的血痕形象是圆形还是椭圆形了吗？"

"椭圆形的。"小周说，"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凶器是棍棒一类的东西。"

"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车德仁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根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身高，被害人当时的体位，以及施犯罪时的相对位置及砸击工具的大小等情况综合分析，可大概判断出加害人衣服的哪个部位可能喷溅上血迹，为侦察提供线索，搜取罪证……"

这时，高局长拿着一些物证走过来："车老师，正在传讯张仁，您要看看吗？"

"我去认识一下这个人。"车德仁说。

对张仁的审讯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

车德仁走进审讯室，坐在房间一角的空椅子上静静地听着。他从侧面研究着张仁，发现这人神经类型不错，北内

心的虚惑和慌乱隐藏得很深。面对审讯人员步步紧逼的讯问，他居然能为自己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心理防线，镇定自如，有问必答，使人一时难以找到破绽。

车德仁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审讯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了，张仁就这样坐在审讯室中间的那把椅子上，全无倦怠和松懈的感觉。他神经高度集中在对面的审讯人员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走进来的车德仁。

车德仁听了一会儿，他想，如果出其不意地从侧面向他发起攻击，也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仁！"车德仁突然说，声音不高，但很平和。

也许是这叫声太突然，张仁全身抖了一下，转过脸来看着车德仁。

车德仁站起来，手拿着那条刚刚检验过的溅有血痕的裤子：

"张仁，你看看，这是你的裤子吗？"

"是。"张仁回答。

"那你说说，你裤子上的血是怎么来的？"

"我干活时候把鼻子碰破了，鼻子出的血。"

"鼻子出的血？你站起来……"车德仁说，声音挺平和。

张仁站了起来，眼睛看着车德仁，大概在琢磨这个身材不高，也不威风但又似乎和一般警察不太一样的人是谁。

"张仁，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高局长说，"这是全省知名的大法医，他办过的案子多了，你别想从他身边滑过去！"

张仁的目光和车德仁的目光碰撞了一下，马上躲开了。

"张仁，你说你裤子上的血是鼻子出血滴上的对不对？"

"对。"

"那你给我比划比划，鼻子出血是怎么滴的……"

"这么滴……"张仁低头看看自己的裤子，用手比划了一下。

"血滴到裤子上往下滴对不对？"

"对。"

"那你看看你这条裤子上的血，"车德仁拿着那条草绿色的裤子，指着上面清晰可见的血痕让他看，"你看这上面的血是往下滴的吗？这不是滴上的，这是喷溅上的，你怎么解释？"

张仁迟疑了一下，没有回答。

"那行，这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你坐下吧。"车德仁说。

张仁坐下了。

"你知道你是什么血型？"

"不知道。"张仁说。

"不知道没关系，咱们现在就验……"

车德仁让法医小周拿来耳针和试剂，先用酒精棉在张仁耳朵上擦拭后，刺破耳垂，取了耳血。

刺破耳垂时，张仁痛得"哎哟"了一声。车德仁心里一惊，这么凶残的杀人犯，他也知道疼吗？

血型化验结果，AB型。

"张仁，我告诉你，"车德仁忍着怒火说，"你的血型是AB型，可你裤子上的血是B型，这你怎么解释？"

张仁没有回答，头一点一点地垂了下去。

"张仁，我再告诉你，死者赵淑芳的血也是B型血，她的血怎么会溅到你裤子上去？你能回答吗？"

张仁仍然没有回答。他的头无力地低垂着，低头处的水泥地面上，有汗珠"啪嗒啪嗒"的滴落下来，很快就积成了一片小水洼。

"张仁，你抵赖是没有用的，"车德仁继续说，"你知道什么叫证据吗？这就是证据，证明你是犯罪的，你承认也判你，不承认也判你，你还是如实交代吧，不交代是过不去的……"

张仁沉默着，大约过了三四分钟，他抬起头来，脸上满是汗珠，他说：

"给我喝口水。"

一名审讯人员马上给他递过去半杯水，张仁接在手里，一口气喝干了。

"让我说……"他说。

"你从头说吧，老老实实交代，有一点虚也不行。"车德仁说。

"事已都这样儿了，还撒啥谎……"张仁说，"……我和赵淑芳她家处邻居好几年了，我一直对她有想法……可那天她丈夫进山小脚去了，我就想机会来了。我去她家刚和她提这事儿，她不同意不说，还拿起菜刀来砍我，把我从她家给撵出来了。回到家里我睡不着觉，又拿了根赶牛棍上她家院里去了。那晚也不知咋的了，我脑子里光想着这事儿，把什么都忘了，把她丈夫忘了，把整个村子也忘了……好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俩了。她在屋子中，我在屋子外头，我

说啥也得把她整到手……我知道她家后窗的插销不好使，我没太费劲就把后窗撬开了。我手拿[illegible]十棍跳进屋子里，刚摸上炕她就醒了。我估摸她也没睡实充……我俩从炕上支巴到地下，说实话我没想整死她。我整死她干啥，无冤无仇的？我只是想跟她干那事儿，她说啥也不让我干。我来火了，就抡起[illegible]十棍朝她身上抡，抡了多少下我没记住，后来她就不动弹了……我一回头，看见睡着的那仨小孩被吵醒了，哆嗦成一团缩在炕角。我心想这下完了，小孩都认识我，我不能留下活口，我就把仨小孩全打死了……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可事逼无奈，一不做二不休吧……我听人讲过一个案子，把人杀了，还把眼珠抠出来了，说是死人眼睛里能留下作案人的照片，公安局就能从眼睛里把作案人找出来，我就照着做了，还往屋地上泼了水，这都是平时听别人说案子时候听来的……完事儿后我把赵淑芳的衣服扒了，和她把那事儿办了……我活二十多了，还没见过女人的身子是啥样儿，这次总算是见识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跟母猪牛马也没啥不一样的……现在后悔也不赶趟了，我图希个啥呢！就为了这点儿事儿，我杀了人，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

审讯人员问：

“作案的凶器——那根[illegible]十棍你扔哪儿了？”

瓜仁像跑到终点似的长喘一口气：

“我扔村北头臭水泡子里了。”

[illegible]十棍第二天在臭水泡子里找到，经鉴定确系作案凶器。

至此全案大白

破案后，密山县局为了表示感谢，邀请牛德仁去游兴凯湖，可牛德仁不知为何心事重重，他没有去游湖，而是提前返回了哈尔滨。

第九章　颅骨的研究

于德仁面前放着一颗人的颅骨，乍看之下，像一只象牙雕刻的工艺品。

一天前，当加格达奇公安局送来这颗颅骨时，它上面还带有腐肉和血污，散发着刺鼻的气味。经于德仁用碱水煮沸并漂白后，它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光洁、精致，泛着象牙般的黄白色，确实像一件工艺品。

它透露出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魅力，它把死亡的恐惧与天工造物之精美如此奇妙而完美地统一着，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惊叹不已。

于德仁凝视着这颗颅骨，不是在欣赏，是在研究。加格达奇警方称，这是一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需认定身源。

1985年9月8日上午，地处大兴安岭东部的加格达奇刚下了一场透雨，到中午天放晴了，秋阳高照，空气清新，就有人结伴上北山采蘑菇。

由市区到北山不过一公里路程，有汽车直通北山脚下，也可以沿着一条乡村公路步行前往。秋天的北山草木繁茂，红叶满山，当地人称五花山，是一年里山景最好看的季节。如果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山林深处走，树木会越来越高大，而灌木及杂草却逐渐稀少。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满山的林木已经遮天蔽日，这时候，人在不知不觉中已走进大兴

安岭莽莽的原始森林。

铁道部十一工程处的几个休班的男女青年，说笑着在北山坡的树林里采蘑菇。当他们一脚踏进一片林中空地时，忽然发现，灌木丛里有一堆用树枝盖着的东西，透过枝条的缝隙看，好像是一堆衣物。年轻人的好奇心使他们动手去移动树枝。树枝很快被移开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颅骨立在桌子上，两个空洞的大眼窝望着车德仁，那里面有无尽的空虚，又包藏着无限的内容。那失去嘴唇的两排洁白的牙齿轻轻咬合着，似乎在叙述着什么悲哀的故事。虽然无声，但车德仁凝神静听着，也感觉能够听到。

“我是一个女人。”它说。

车德仁伸出一只手指去轻轻地碰它，它在桌子上微微摇晃了一下，似乎要倒。弱不禁风吗？不是，它的乳突、枕骨髁三点作为支点立在桌子上，站立不稳，因为女人不像男人，这三个点不在一个平面上。这是上帝造物时一点小小的失误，并不表明女人天生就比男人虚弱。

车德仁拿起放大镜，镜片在象牙色的颅顶上滑过，凸透镜里的骨质依然显得那么致密纤细，像陶瓷，骨壳薄而轻，这都是造物主让女人优于男人的地方。

颅骨的基底缝已经愈合，磨牙磨损度中等。

车德仁放下凸透镜，把颅骨轻轻捧在手里，慢慢转动着。他看见，颅骨的枕外隆突、顶结节、额结节都不粗状，眉弓纤细，弯曲着。他的手指在颅骨光滑的前额上滑动，前额的坡度较缓，不像男人的前额那样陡峭着，手摸在上面宛如

滑过一枚大燃的炒豆。

他将颈骨轻轻放回到桌子上。

"是啊，你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牟德仁对己说。

8月25日早晨上班，陆惠英走进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找到科长说，她想请两天假，去一趟加格达奇

"我想去办点私事儿。"陆惠英说。

"去加格达奇？还办点私事儿？办啥私事儿，能不能说给我听听？"科长老陈跟她开着玩笑。

"这……暂时儿不奉告。"陆惠英笑着说。

"还是我给你找点公事儿吧，"科长说，"咱教育科正好要派人上加格达奇办事儿，你愿不愿意去？"

"哎呀，科长，那太好了！"陆惠英很高兴

科长向她交代了要办的几件事情。

"要是到了那儿，光顾办私事儿，把公事儿给我耽误了，我可拿你是问！"科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科长，你放心，我一定以公事为主，先公后私嘛，这点觉悟还有！"陆惠英极认真地回答说。

"你准备啥时候走？"

"今晚的火车，买到票我今晚就走啦，科长，我最多两三天就回来。"

"路上注意安全。"科长叮嘱说。

8月27日晨，加格达奇商业局招待所接待了一位来自阿木尔的旅客，住宿登记上这样写着：姓名：陆惠英，性别：女，年龄：31岁，工作单位：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科员，

登记册栏内写事由：出差，住宿房间号：209

据同住209号房的旅客回忆，陈惠英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209号房间，指定了一张床位后，放下简单的旅行袋，就走了，一直到当晚十一点多才回来。她进屋后怕影响别人休息，没有开灯，脚步放得很轻，然后拿了洗、漱用具就去了盥洗室。从盥洗室回来后她轻手轻脚地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有人起床，看见陈惠英就不在了。她不知何时走的，而且再没有回来。

服务员说：她一直没有退房。

颅骨的研究属于法医人类学的范畴。

法医人类学是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司法、审判实践中涉及骨的种类、性质、年龄、身高及一般特征等问题的一门新兴的应用科学。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法医人类学都是十分活跃的领域。

法医人类学基本方法是观察对比，研究对象是骨骼，包括骨骼的结构、功能及表面形态特征的观察比较，目的是对骨骼的种属、种族、性别、年龄及个体的一般特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为侦破案件指示方向，为犯罪证据的认定提供依据，也为民事纠纷、意外事故、考古等方面认定身源。所以，法医人类学的应用前景日益广阔，工作中心是个体识别。

利用颅骨认定身源，最早一例是1815年对德国音乐家巴赫遗骨的认定。那年，德国莱比锡圣约翰教堂，移坟时发现了一具被认为是伟大音乐家巴赫的遗骸。解剖学教授维尔赫姆·希思第一次采用颅骨复原技术，即按照人类

头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数据，用软塑胶在头颅骨模型上塑出皮肤、毛发等软组织，使之得到和该颅骨上的面貌相似的塑像，，认定了[illegible]赫的遗骨。1916年，美国纽约警察局首次把颅相复原法用于犯罪侦察。1925年，日本警方在东京一起碎尸案件的侦破中首次使用了颅相复原法，成为轰动一时的“杉并山骨案”。苏联法医学专家格拉西莫夫于1939年开始把颅相复原法用于案件侦破工作，并撰写了专著《头骨面貌复原的原理》。目前，颅相面貌复原水平较高的当属美国，他们在这项工作中使用了电脑技术。据报导，美国颅相复原专家贝蒂、帕特和温特多夫制做的复原塑像，协助警方破案的成功率已达70%以上。

在我国，颅相复原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用于案件侦察更是刚刚开始。

车德仁凝视着那具颅骨，他要应用颅相复原法为它画像，恢复生前的容貌。

先看脸型。

一般情况，人的脸型由下颌角的大小、颏部形状以及颧骨突出程度所决定。下颌角大则脸型较宽，下颌角小则脸型较窄。颏部分尖形、圆形和方形，决定了人是尖下巴、圆下巴还是方下巴。车德仁面前的这颗颅骨，颧骨不突出，下颌角适中，颏部呈圆形，额部较宽，可以判定这是一个长着瓜子面的女人。

依照人类头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数据，车德仁没有用软塑胶泥，而是用铅笔在白纸上画出了一张女人的瓜子脸的脸型。

再看五官

眼睛形状：以泪囊为人眼内角，颧骨结节为眼外角，两点连线为眼的横轴，眼横轴的长短决定了眼睛的大小；此外，连线向上方倾斜为丹凤眼，向下倾斜为三角眼。眼眶上缘较锐利为单眼皮，较钝为双眼皮。

牛德仁对颅骨空洞的眼窝进行测量后，在那张女人的瓜子脸上添加了一双单眼皮的丹凤眼。

鼻子形状：人的鼻子分成大鼻子、小鼻子、鹰勾鼻子、蒜头鼻子等，鼻子的高度取决于梨状孔的高度。鼻子长度的计算方法为：沿鼻背往下引线，与鼻棘点水平引线相交点为鼻尖，鼻尖到鼻根长即为鼻长。一般来说，鼻长与外耳长度相同。

牛德仁测出，颅骨的鼻骨长为3.5厘米，沿鼻骨往下引线与鼻棘点的水平线相交点测出女性鼻尖的高度，再由鼻尖至鼻根测出颅骨生前主人的鼻长为7厘米。

他在那张女人的脸部轮廓图中间添上了一只宽度大小适中的鼻子。现在，那个长着瓜子脸型的女人肖像画上，已经画完了眼睛和鼻子，能看出基本的模样了。他还需要替她画上嘴唇和耳朵。

嘴的形状：尖牙与第一磨牙间为口角点，左右口角点之间的距离为口唇长度。口唇的突出程度由牙槽弓和牙的咬合情况决定，上牙槽骨突出，口唇为天包地；下牙槽骨突出，口唇为地包天。上、下牙槽骨适度，则上唇比下唇略微突出，为正常口唇形状。此外，牙的咬合情况也影响着口唇的形状。

耳的形状：骨性外耳道与乳突的特点与外耳的形状有密切关系。宽大且展开的骨性外耳道，外耳较大，窄而深的外耳道则外耳较小。乳突小而尖端向后者，外耳小且贴向颅侧；乳突大，则外耳呈"招风耳"状。乳突表面平滑、与水平面垂直，外耳道平直，两端没有弯曲；乳突表面有凹陷，外耳的两端向外弯曲。此外，外耳的长轴方向与下颌枝的走行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德化女人肖像上画了一张小巧的嘴唇和一对秀气的耳朵，接着，他替她在眼眶上缘处添上了两道黑而弯曲的眉毛，这个女人的眉眼就变得清晰了。最后，他从颅骨那宽阔的前额骨上发现了几条细密的纹线，那是额头皱纹的反映，于是在那女人肖像的前额上画了两道纤细的皱纹，这女人的容貌中就平添了几分温柔和智慧的内涵。

他没有忘记为她测量身高——身高为股骨的长乘以3，她的身高为162厘米，上下误差1厘米。

一张年轻女人的肖像素描便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

他似乎听见小颖顺着轻叹了一声说：

"不错，这就是我！"

陆惠英27日早晨到加格达奇后，在商业局招待所安排好了房间，便忙着去完成科长交办的几件事情。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科长这次照顾她，给了她一次出差的机会，她就要按照答应的话去做，在办私事之前，先把公事办好。她差不多足忙了一整天，高效率地把科长交办的任务完成

了。到了晚上，她感觉松了一口气，没有回林业局招待所，在火车站附近的小饭馆中简单吃了点饭，便走进车站候车室，找了个座位静静地坐下来。她要在这里等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接站，到时候，她丈夫顾广尧将坐哈尔滨至加格达奇的火车来和她见面。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顾广尧定的，他在上个月寄到的信中说，他正好这些天要到长春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可以抽空来看她。至于地点为什么选在加格达奇，理由是去阿木尔要开边防证，很麻烦，且来不及了，所以两个人就到加格达奇见上吧。陆云芙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她盼望着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她静静地坐在车站候车室里，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她要把她和顾广尧的关系认真想一想。

她和顾广尧四年前登记结婚了，事先没有张扬，可以说是秘密进行的。结婚时顾广尧还在江南一所大学读书，而她则一直住在林业局集体宿舍里。不少人以为她是独身，有张罗给她介绍对象的，她总是笑眯眯地说："我有丈夫。"

"你结婚了啊？"介绍对象的人大吃一惊，"咋从来没见过，他是干啥的？"

"他是矿业研究生，在北京。"她说。

"妈呀，真了不起！"介绍对象的张开嘴半天合不上。

每当这个时候，她心里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她和顾广尧都是当年从浙江插队到黑龙江的知青，当知青时他们不认识，后来在一所师范学校上学，成了同班同学。再后来，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阿木尔林业局工作，而他则考上了江南一所大学。两个人的距离从北到南几乎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但他们的联系依然紧密，陆忠央节衣缩食资助他上大学，除了饭钱，她几乎把能节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给他寄过去。而他给她寄回来的，是一封又一封表示爱情和忠诚的书信。就这样，他们于四年前登记结婚了，而两年之后，顾广尧考进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成了硕士研究生……

他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是个才子，正在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而她呢？她也并没有在原地踏步，她不仅是个聪明美丽性格温柔的江南女子，而且她立志做一个女作家，这是那个年代很多聪明女孩子的梦想。而且她的才华和刻苦使她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她的一些文学作品开始见诸于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她写的一本儿童文学《大兴安岭冬天的童话》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她没有感觉到她和丈夫之间的距离，她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待。

事情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好像是在他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一年之后。虽然读研究生已经有了生活费，她照例还是每月给他寄钱去，而他的来信却明显地少了，字里行间缺少了她渴望感受到的温暖和激情，看到的是满纸的做作和敷衍。女人是很细心很细腻的，她写信去探问他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好，功课太紧，心情也不好？他回信说是的，身体不太好，功课太累，因为想她，所以心情也不好。她从他的信中看到了他的虚张声势和矫情做作，于是写信去，说她想到北京去看他。他以最快的速度回了信，叫她千万别来，不仅影响不好，还会耽误他的论文。“我放暑假时

定去阿木尔看你，其实我也想你，都快想疯了，但为了将来幸福的团聚，又何必在意这短暂的分离呢？”他在信中说。

但他食言了，放暑假时没来阿木尔看她。他来信说忙于写论文，还可能要随导师去外地考察。她接到信后当即请了几天假，连夜买了一张火车硬座票，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北京去找他。

她知道他变了，但她决不放弃，她要弄清楚原因，她要行使做妻子的权利。

到北京后，她没有直接到大学去找他，先找了个小旅社住下来，然后往他学校打电话。

“惠英？你……你怎么跑到北京来了？”

她听出了他电话里的慌乱，她的心揪着，感到很疼。

“你别过来了，学校太远，你住在哪儿？我去找你吧！”他在电话中说。

“行……”她对着话筒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是在她住的小旅社门前的公共汽车站见的面。她站在等车的人群后面，目送着一辆又一辆到站又开走的汽车，大概等了六辆车，终于看见他从打开的车门中走下来了。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黑黑瘦瘦的，个子好像比记忆中还矮了点儿，只是从来不修边幅、不讲究衣着的他，现在却穿了套有点肥大的西装，还打了条碎花领带，显得比过去更像个学者了。

见到她，他勉强笑一笑，看得出来，他很烦。

“不是让你别来吗？”他张嘴就抱怨，语音里带着浓浓的京味。

"两年没见你了，我想你。"她柔声说。

"我现在太忙，咱们现在到哪儿去？"他瞪起小眼睛四处看看。

"我就住在这儿。"她指指身后小胡同口里的小旅社，"到女生的房间去吧，现在没人。"

"不太方便，那种地方……"他不耐烦地说。

"那领我到你们学校去看看吧？我一直想象不出你们的学校有多大，让我看看行吗？"

"那不好吧？那是高等学府，又不是公共场所，领你去别人会说闲话的。"

成惠央吃惊地看着他，他真是变了，变成了一个傲慢的深不可测的"学者"，那个深爱过她的充满激情的哥哥，怎么也找不到了。现在在他眼里，她是什么？一个乡下来的小女人？一个有损他形象的糟糠之妻？

那天在北京街头，他勉强陪她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借口要回去赶写论文就走了，临走问她有没有钱，说他这月的伙食费快没了。她掏出钱来，除了留下回去的车费和100元生活费外，剩下的一千多元钱都给了他。

"谢谢，我将来会还你的。"他接过钱的时候说。

她的心里刺疼了一下，他过去从来不说这种话的。

"明天怎么办？你过来吗？"她问，内心一阵茫然。

"我争取抽空过来吧。"他说，"你抓紧买回去的车票吧，别耽误了你那边的工作。记住，不要到学校去找我，等放寒假吧，等放寒假我一定去阿木尔看你。"

他坐上开往那趟线路的公共汽车走了，在车上，他没有

往外看她一眼。她目送那辆车消失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似的。

她躺在小旅社的房间里想了一夜，她想好了，她决不放弃！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坐公共汽车赶到了那所大学，打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宿舍。

他住的宿舍在二楼，她走上去，找到房间号。站在门外，她听见房间里有兴高采烈的说话声，那是他的声音。她感到很熟悉又很陌生，他已经很久没有对她这么说话了。

她轻轻敲了敲门，房门闪电般被拉开了，他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似乎早就在等着迎接她。

她看见了他们的房间，房间不大，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床上坐着个男生，也是满脸带笑地伸着脖子朝门口看。另一张床空着，床上的被子还没叠。那一定是他的床。她认识那床被子，丝绒被面是她替他买的，整条被子是他考上大学那年，她一片片絮上新棉花，一针一针替他缝上的。看见这床被子，她突然想起缝被子时那温馨的情景，眼泪差一点就夺眶而出了。

"你？！"他像遭人猛击一拳似的愣在那里，脸上的笑容半天没有变过来。

"我……"她说。

他用胸脯猛地一顶，将她的身体顶到走廊里，随手把门从身后带上了。

"谁让你来的？"他恶狠狠地说。

"广忠，我想来看看……"她说。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读这个研究生了？你……”他气急败坏地说，眼睛慌乱地在走廊里看着，“走走走，咱们到外面说去……”

他说着，独自就朝走廊楼梯走，想逃跑似的。

“广尧……”她喊着，朝他追过去。

两个人快走出宿舍楼大门的时候，她看见从台阶下面走上来一个衣着时髦，梳着披肩发的女生。

“顾广尧？你干嘛去？”她站在门前台阶上，看着顾广尧，又诧异地看一眼他身边的陆惠英。

“我……”他稳了稳神，“我浙江老家来了个亲戚，来北京办事儿……”

“那昨天说好的，你陪我去还去不去了？”她不悦地说，似乎不屑再朝陆惠英看。

“去，去，你先到我宿舍等我一会儿，我这就把她送走……”他赔笑说。

陆惠英的心在抖着，她似乎什么都看明白了。

“你可快着点！”女生说，扬着头走进宿舍楼中。

顾广尧几乎是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地一口气走出了大学校园，等到陆惠英从身后跟过来，他才回过头来，看着她，冷冷地说：

“惠英，咱们离婚吧！”

“为什么？”她直视着他。

“我不想把前途毁在你手中。”

“我不懂。”

“我告诉你别来别来你为什么偏要来？”他咆哮着，样子

变得很凶狠，"我跟你说了，这是高等学府，不是公共场所，你说你来算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想让我丢人现眼？想让我读不成研究生跟你回阿木尔去过夫妻生活？你要有那种想法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你……"

"广尧，我都不认识你了。"陆惠英伤心地说。

"我也不认识你了，原来你是这么个不懂道理的女人！"他毫不嘴软。

"好吧，广尧，我不想打扰你，我走……"陆惠英尽量控制自己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你可以给我写信，我也会给你写信的……你好好拍拍良心吧，扪心自问一下……"

顾广尧冷笑般地哼了一声。

"你不必冷笑！"陆惠英突觉怒气上冲，难以控制，"广尧，我实话对你说，我不会同你离婚的。我节衣缩食资助你上大学，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我不想得到这样的回报。你要是把我逼得无路可走了，我就去找你们学校的领导，找你的指导老师，我想问问他们是怎么培养你的，请他们说说，你的行为道不道德！你要是一意孤行，你考虑考虑后果吧！"

陆惠英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汹涌地流下来。然而，越往前走，她的两腿变得越沉重，步履也渐渐的慢下来。她心中的怒气一点点消散了，她的心软下来。她感觉刚才的话说重了，一定伤害了他。她是爱他的，她实在舍不下那份情感，她不应该说那几句明显带有威胁的话，然后扔下他头也不回地走开。其实她心里并没有那样

想过，她不会去找他的学校，也不会去找他的导师，如果那样做了，他的前程就毁了。他是有才华的，那样就太可惜了。再说她到北京来，不是来找他吵架的。她想他了，想得心如刀绞。她想和他好好说说话，说说思念的痛苦，说说她心中的寂寞和孤独。想想吧，他们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说话了？

她迈动的脚步终于停住了，她猛然转过身去，她想喊一声："[illegible]智！"然后朝他飞跑过去，扑进他的怀里……

他站过的地方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树，一棵孤独的梧桐树。

"不错，这就是我。"颅骨说。

"你的额顶部有一块6cm×7cm的缺损，这是任何生命也经受不起的打击。"车德仁说。

"是啊，这就是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你是法医，你对警方说吧，你告诉警方我是怎样被害成这个样子的，凶手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你说呀！"

车德仁检验着颅骨的额顶部，他能够告诉警方什么？

从哈尔滨来的火车正点到达，陈忠英站在出站口外稍远一点的地方，静静地望着走出车站的旅客，她在寻找那个熟悉的瘦小的身影。

很难说清她现在是什么心情，自上次从北京回来后，她难以言说内心的痛苦。单位的同事都发现她瘦了，也变沉默了。这一年多来，他们之间也通信，但已明显地缺少了激

信，特别是他的来信，也不再提结婚之类的话，言辞也很友好，但让人感觉到，他之所以还能给她写信，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想稳住她，以防她再到北京去找他，从而影响他的学业和前程。那年寒假他没来阿木尔，今年寒假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到阿木尔来，来信的解释总是一句话："赶写论文，太忙！"他知道她不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信，但他还是要这样说。陆忠英已经对两人的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她觉得她也想通了，爱也好，情也好，那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有了新的追求和新的寄托，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障碍。流走的情感是找不回来的，如果她不想出于怨恨而到学校去揭露他从而毁掉他的前程，惟一的理智的选择就是主动离开，给他想要的自由。

她不是那种传统到什么也想不通的女人。

但她还是不能下最后决心，也许是内心的不平衡吧，她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也许她还在等待，在她内心深处似乎还存有一丝幻想，企盼着某一天他会良心发现，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几天前她突然接到他来信时心里怦然动了一下，他信中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告诉她，他下个月去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可以抽出两天时间，他想和她在加格达奇见见面。

接到信后，她的心情突然好起来。她迫不及待地请了假，赶到加格达奇来。她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当她在出站口的人流中终于发现了他的身影时，她的眼睛亮起来，脸上也有些发热。她发觉，在心底深处，她还

是那么深地爱着他。

他还是穿着去年在北京穿的那套灰西装，打着领带，手中拎着一只崭新的人造革公文包，一看就是这次参加会议发的。他人虽然瘦小，但她喜欢他这种从容不迫而又与众不同的风度和气质。

后来，加格达奇警方在审讯顾广宪时，他供认到加格达奇前已经做了杀害陆惠英的准备。一次午后，他在长春百货商店的五金柜台买了一把老虎钳子，放在随身带着的公文包中。

“来以前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她同意离婚，什么都好说，如果她不同意离婚，我就把她杀了。我不能再等了，我面临着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的问题，我和同班的女朋友已经有了那种关系，我们已经在商量毕业后结婚的事，这女孩子不知道我是个已婚的男人。所以，我不能让陆惠英毁了我后半生的前途和幸福。”这个瘦小的研究生向警方供述。

在车站见面的时候，他们相互客气地握了握手，然后陆惠英把手里拿着的一件蓝色带白条纹的运动服递给他，

“把这个披上吧，这儿跟北京可不一样，早晚已经很凉了。”

他接过衣服披在灰色西装的外面，样子看起来怪怪的。

“这儿真是冷，北京早晚还穿单衣呢。”他有点夸张地做出很冷的样子说。

“知道‘大兴安岭’是什么意思吗？满语的意思是‘极寒处’……”她说。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我当年是怎么在这种地方活过来的。”

他们没有目标地在加格达奇的街道上走着，他的小脑袋转来转去地不停地看着眼前这个边陲小城。

“可我现在仍然在这里生活着，在长达半年的寒冷的冬天里，你知道我在盼着什么吗？”她用哀伤的眼神望着他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他避开她的眼神说。

“先找个招待所住下吧？我住商业局招待所……”

“不必了，都快半夜了，我就在候车室对付几个小时吧，省点钱。”他抬腕看了看表，那是当年她送给他的大学礼物。

“那我陪你。”她说。

“没必要。”他客气地说，“你快回去吧，晚了招待所该关门了。咱们明天早晨在候车室见面，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可以吗？”

他拎着那只崭新的公文包返身往回走，她站在夜色浓重的加格达奇的街道上，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两个孤独的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度过这一个秋意渐浓的夜晚？

颅骨的裂区上除了那块6cm×7cm的缺损外，残存部分尚能发现二十余处两两成对的凹陷的痕迹，研究这些痕迹，将能检验出凶器的类型。

从这些击打后留下的凹陷痕迹看，凶手使用的工具不很顺手，属于一种质地坚硬，形状固定但不便于挥动的铁器

类工具，因此才可能在颅骨上留下了这么多的打击痕迹。那块6cm×7cm的额顶部骨折，用这种击打法，没有上百下是形成不了这种伤害的。

车德仁找来一块厚纸壳，又从各处收集来一大堆电工或木工工具：有各种型号的螺丝刀、铁扳手、小榔头、老虎钳子等。他把这些东西拿来，反复进行模拟试验，看看这些工具击打在厚纸壳上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然后与颅骨上的凹陷痕迹进行比对。最后他发现，用老虎钳子将右捣下去时，留在厚纸壳上的痕迹与颅骨上两两成对的凹陷痕迹非常相似。

从额顶部的缺损看，凶手行凶时相当残忍，场面血腥。如果没有深刻的仇恨，凶手怎会下如此毒手？

车德仁能够告诉警方的是：凶手系用老虎钳作案，从其作案心理、作案手段、作案准备以及选择的作案地点综合分析，凶手系年轻男性，虽然凶残但对如何击打致人死命缺乏经验，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没有前科。此案属报复性杀人或仇杀的可能性大。

阮惠英早晨四点不到就赶到火车站候车室去找顾广尧。

她刚走进候车室大门，就看见顾广尧拎着公文包往门口走。他一夜肯定没有休息好，脸色难看，眼眶发黑。其实她昨晚十一点多钟回到商业局招待所后，也几乎一直没有合眼。她想了很多，差不多把两个人关系前前后后的都想了一遍。她躺在床上还一直惦记着蹲在候车室的他，担心他一夜在候车室没法休息，害怕他受凉感冒了。她很后

悔昨晚为什么没有坚持让他在招待所登记一张床位，为了省几个钱，万一冻病了就太不值了。

“冷不冷？昨晚没休息好吧？”她说。

“还行。”他淡淡地说。

“饿吗，我带来了面包。”

“一会儿再吃吧，咱们现在上哪儿去？”

“上……”

“上山吧，到树林中坐坐，那儿安静。”他在空中对着群山，群山在晨曦中雾蒙蒙的像一幅水墨画。

“那就上北山吧，我听说这中的人休息时都上北山去玩。”陆惠英毫无戒心地说，她也觉得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她心中有太多的话需要跟他倾诉了。

北山离市区只有两里多地，他们沿着一条沙石公路向北山上走。这条路也通公共汽车，从市区直通到北山脚下，但现在时间还早，早班车还没有开出来。

他们走路的脚步很快，一路上没有说什么话，似乎都准备把话留到适合说话的环境再谈。

走下公路，可以看见山脚下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向山坡上延伸，山坡上树林茂密，还长有没膝深的杂草。他们沿着崎岖小路朝山坡上爬着，走了一段，顾广年突然离开小路，专朝没路的荒草和杂树丛里钻，衣裤全被露水打湿了。

“别往太深中走了，听说这山上有蛇。”陆惠英说。

“这里正安静。”顾广年说，头也不回地往树林深处钻，就好像往海水里扎猛子一样。

陆惠英只得跟着，她除了担心踩到蛇外，再没有什么坏的

地方想过。顾广尧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他还会干出什么其他的事来吗？

顾广尧终于不走了，他发现到了一小片林中空地。

顾广尧后来对警方供认说：

“我十分对选择的环境很满意，我看见脚下是地毯似的青草，四周的树林像围墙一样围着，人站在里面，就像一头扎进了深海里，有一种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觉得我在这里把她杀掉非常安全，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的确，林中的那种感觉对一个准备实施犯罪的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然而陆惠英竟毫无觉察。

顾广尧把陆惠英给他御寒的衣服铺在草地上，然后自己一屁股坐了下来，他让陆惠英也坐下。

陆惠英从带来的提包里拿出一张旧报纸，垫在身体下面隔离露水，但她很快就感到身体下面很凉，不过她没有动，就那么坐着。

“吃点吧。”

她从提包里拿出两只面包和一段红肠，递给他一只面包，把红肠的一大半掰给了他。

他接过面包和红肠后毫不客气地吃着，是不是在她面前，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因为主动权在他手中？

“你想过没有，我这次来……”他抹掉嘴角的面包渣说。

“我想过，你别着急，你先听我说说行吗？我有一肚子的话，好几年没说出来的话都憋在心里……”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你听我说！”顾广尧蛮横地说。

“不，你先听我说，不说出来我会憋坏的，我的心都要憋

好了！"陆惠华一下子激动起来。她抢先一步说话，仿佛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仿佛只要不停地倾述就能把那句她最怕听见的话挡住似的。

"我确实记不清是怎么把她杀死的了。"顾一芜又哭了，说："我只记得我当时把她恨透了，恨之入骨。我只记得她说她要告发我，要让我身败名裂，所以我不把她除掉我这一生就会毁在她的手中。我特别奇怪自己当初怎么会爱这么一个女人，一想到这些我就悔恨不已。我掏出公文包里的老虎钳子拼命往她头上砸，我感觉我砸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多年以来纠缠着我让我喘不过气脱不了身永无出头之日的一个魔鬼……砸了多少下我根本记不清了，我记得后来我累倒在她的尸体旁边，我以为我也会跟她一起死掉……我翻了她的提包，里面有一沓她写的手稿，还有200块钱。我把钱拿走了，把其他的东西，连同她的提包，还有老虎钳子都扔进了山脚下的一条小河中。后来我打听到那条河叫白河……我杀了她，我无话可说，但我有三点要求：一、把我带回大兴安岭去处决吧，就在她被害的地方；二、不要告诉我的父母，他们经受不了这个刺激；三、我欺骗了我的女朋友，我对不起她，请转告她，希望她选择新的生活……"

这是一颗残缺不全的头颅，看了令人伤感和心碎。

颅顶部被打碎了，生命随着脑组织一起从伤口处流出来，同时流走的还有人的语言和表情，思维和情感，包括一切的爱和一切的恨，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悲哀。

车德仁的职业使他始终关注着生命的存在和消亡。若

惯了生与死在瞬间的转换。他看着眼前这颗颅骨，它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离去后留下的空壳，就像蚕蜕留下的空壳一样。但蚕蜕后由蛹变成了蛾子，获得了新生，可这个女人呢？

但愿人的思维和情感在离开躯体后也能变成一只蛾子，飞翔在没有仇恨和悲伤的天空。

第十章　两件奇案

奇案之一：方美华上访案

无论用哪种审美眼光看，方美华都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孩。她身材高挑，肤色白净，一张椭圆形脸，唇红齿白，长长的眼睫毛遮掩着一双如梦如幻的黑眼睛，这双眼睛能让每一个看见她的男人神魂颠倒。

方美华有一份很适合漂亮女孩子干的工作，她在某个城市的煤矿职工医院当护士。当她一身素白，脚步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时，她的美丽之中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和高雅的气质。这样的女孩子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应该给他人带来幸福自己也得到幸福的天使。

俗话说"红颜薄命"，也许这句话中包含着某种哲学命题和数学概率。一点不假，方美华这位"红颜"从18岁起，灾难便像噩梦一样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请看她在上访材料中那血迹斑斑的陈述：

1979年10月8日夜，她在自家附近上厕所，被冯军等三人打伤，抢走手表一块。

1979年10月17日晚10点许，在煤矿职工医院附近上厕所，被赵舜臣、孙水林强奸，左胸部被刺一刀，左乳头被咬掉；

1979年10月31日下午，在去矿务局办公室的路上，遇

高建中，遭其调戏并被其连刺□刀，其中□刀在小腹部；

1979年11月2日白天，在去煤矿医院住院处的路上，被赵德玉用刀刺伤左侧肋部，离上□次刀口不远；

1979年12月21日晚上，在北山矿车站，遇冯军等人，被刺两刀，□刀在右大腿内侧，□刀在腹部；

1980年□月18日傍晚，在□□商店门前，□次遇到冯军等□人，被刺两刀，两刀都伤在左臂□；

1980年2月21日，在市传染病院附近，被冯军跟踪，腹部被刺□刀；

1980年3月5日，在去小学习孙晓彦家的路□，被冯军等□人刺伤小腿和胸部；

1980年□月17日，被冯军、赵德宝、□成林□人轮奸，□被刺五刀，其中腿部四刀，胸部□刀；

1980年4月19日，被卢某某骗奸，左乳房被刺□刀。

据了解，方美华在上访材料中提到的行凶数人中，冯军曾跟她处过对象，两人发生关系后又中□了恋爱关系。其余多人都是熟人或单位同事，卢某某系管区派出所所长，在问案时行其奸污。

方美华上访材料□列举的事实触目惊心，她全身留下了23处伤痕。“我是个孤儿，命苦，年纪无知，缺乏社会经验，被人刺伤，被人强奸后没有人管，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请救救我这个苦命的孤儿吧！”

上访信中那悲怆的呼喊力透纸背，令人震颤。

从1980年5月□始，方美华那悲怆的呼喊声便随着□

封封上访信声情并茂地飞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全国妇联、人民日报社、省政府、省公安厅……终于，这呼喊有了回应……

牟德仁是在北安市"黑龙江省第三精神病院"见到方美华的。

这家精神病医院属省级医院，但为何建在远离省会哈尔滨数百公里的北安市不得而知，也许是出于社会治安或城市形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因为"精神病"们毕竟是一个危险的人群，谁不想离"精神病"远一点呢？

方美华不屈不挠的上访申诉终于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并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此，黑龙江省委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专门负责处理此案。等到省公安厅责成法医牟德仁会同调查组其他成员对方美华进行伤残鉴定时，方美华已经被当地公安部门送到北安精神病院进行"观察治疗"了。

精神病院位于北安市的东郊，远离闹市区，四层主楼和排列整齐的几栋红砖平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从医院大门望进去，这院子一点也不"疯"，院子里到处绿树成荫，花草繁茂，时有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在院内轻盈地走动，到处是一片恬静祥和的气氛。然而不知为何，这地方还是弥漫着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氛围，行人路过总是脚步匆匆，不愿稍作停留。

方美华就在这个大院里"观察治疗"，是因为她的不断上访招致的结果还是她真有病呢？

专案调查组除车德仁外，还有省公安厅信访处的李处长和省妇联一位姓罗的副部长。当他们一行三人在病房医生和护士长的陪同下走进精神病科六病房值班休息室的时候，方美华已经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候了。

室内阳光充足，四壁一片明亮的洁白，方美华文静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身体侧对着窗户，在阳光下形成一个美丽的剪影。

车德仁他们坐下后，她仍没有抬头看人，眼睛看着地面，双手在沙发坐垫上抠来抠去的，很羞涩的样子。

“方美华，这三位同志是省委派来的调查组，是为了你的案子来的，希望你能积极主动地配合他们的工作。”护士长对她说

“我知道。”她说，用眼扫了一下进来的人，然后转眼去看窗外。

“方美华，我们需要为你检验一下伤口……”罗副部长开口说。

罗副部长是位中年女同志，而李处长和车德仁都是男性。

“那不行，我不脱衣服。”方美华说。

“小方啊，你不脱衣服我们怎么为你检查呢？不检查伤口，你的案子怎么能够得到处理？”罗副部长耐心地做工作。

“这孩子太犟，上次地区来的法医要替她检验伤口，她就是不让检查。”护士长说。

“小方同志，我是省妇联的，我姓罗，这两位都是省公安厅的同志。你的上访信我们都看了，对你的遭遇我们很同

估。我们帮你检查一下伤口，如果确有冤情，我们一定为你申冤，你看好吗？”罗副部长继续做工作。

“听你们意思你们还是怀疑我？”方美华第一次抬起脸来正面看人，她的眼睛的确很大，睫毛很长，泪花在睫毛间忽明忽灭，像小溪边流动的光波。

“我们不是怀疑你，我们只是想……”

“不怀疑我为啥把我送精神病院？因为我上访告状，他们就说我得了精神病，可我没有精神病！”她情绪激动地说。

“病人一直不合作，也拒绝吃药。”护士长介绍。

“我没病，所以我不吃药。”

“这样吧，小方，”罗副部长说，“你有没有病咱们先不谈，咱们先检查一下伤口行吗？”

“要检查也行，那你让这屋里的男人都出去！”方美华说。

房间里的男人有车德仁、李处长和病房医生。

“行，行，我先出去。”信访处的李处长急忙站起来说。

“他也出去！”方美华指着车德仁说。

“这位是车法医，他出去了谁为你检验伤口呢？”罗副部长说。

方美华瞪着眼睛直视着车德仁，四十出头的车德仁中等身材，刀削般的面容，淳朴的表情，深邃的眼神，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邪念吗？

从进门后，车德仁就一直在观察着方美华，虽然不是专业神经精神科大夫，但他试着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度去观察。他发现这是个情感丰富，富于幻想型的女孩子，神

志清晰，表情自如，反应机敏，无智力障碍；但行为较为谨拘，交谈不合作，情绪不稳定，双手小动作较多。如果真有问题的话，大概属于临床表现为情感意志不协调类型的病态人格，也就是所谓的“歇斯底里”型的病人。这种人固执任性，脾气怪异，好说谎，自制力弱而依赖意识增强，富于幻想性和暗示性，在社会上难以与人共处，这种人格特点是其病变的基础。

“你就是车法医？”方天华看着车德仁问。

“我就是。”车德仁说。

“我这几天总打官司了，我听说过你。”方天华说着坐了下来。

“你都听说过些什么呢？”车德仁问，想尽量和她拉近些距离。

“说你挺神的，我还想去找你呢……”

“那好啊，我这不是来了嘛。”

方天华又研究般地看着车德仁：“那好吧，我让你检查，你们也都知道了……不过我不能把衣服全脱了，哪儿有伤我让你们看哪儿。”

“对，对，你就把衣服都脱了，哪儿有伤你就脱哪儿，我们只看你身上有伤痕的地方。”

房间里的人都顺着她的话别扭地说着，生怕她又改变了主意。车德仁打开手提包，拿出了理光照相机。

“我不让照相！”方天华看见照相机，突然把刚要脱衣服的拉链又拉上了。

“小方同志，是这样，”车德仁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为你

验伤，需要照相存档，这是法律程序。你不让照相，材料就报不上去。材料报不上去，你的冤就申不了，你说对吗？”

方美华低头沉默了半天，忽然叹了口气：

“那好吧，车法医，我听你的。”

只听“丝拉”一声，方美华一下拉开了夹克衫拉链，两手把衣襟左右一分，夹克衫里面没穿内衣，她的整个胸部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了。

房间里的人全都吃了一惊。

这是少女的胸脯，皮肤白嫩光洁，线条圆润流畅，可它又是那样的残缺不全，令人目不忍睹。

车德仁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柔美与残酷的鲜明对照，是完美和残缺的强烈反差：右边的乳房饱满丰硕，温润光洁；而左乳房上乳头不见了，一道刀口凹陷的深沟横贯乳峰，就像一座山峰被巨斧劈裂，变成了一条深深的峡谷一样。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生发出同样的感慨：可惜了。一件多么完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被毁坏了。

不仅如此，方美华全身上下都布满伤疤：前胸、上肢、大腿、小腹……23条黑色素沉着的刀痕讲述着一个花季少女如何被残酷摧残的经历。

谁是凶手？

车德仁法医在省公安厅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上是这样写的：

一、论证

1．23处伤痕中，22处分布在体表的前面，一处分布在前臂的背侧，成伤部位本人右手持刀均能形成；

2．伤痕不紊乱，多呈纵行方向，无交叉伤和抵抗伤；

3．除左乳房一处外，22处伤痕表浅，疤痕较轻，有的仅残留色素沉着；伤痕处的色素由紫褐色到淡黄色，伤痕为多次形成的。下肢伤痕边界模糊，边缘色素沉着重，为感染后愈合伤痕。

四、结论

方美华身上所留体表伤痕都是自己形成的。

大约两年以后，牛德仁意外地收到方美华的一封信，是省厅信访处转给他的。

方美华在信中写道：

"牛法医，我的病现在已经痊愈了，我已回到了医院工作，我再不会干蠢事儿了。现在想起来，我过去是多么愚蠢，那样残害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我总感到自己是个孤儿，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关爱，我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成见。我感到这个社会太冷酷，人们太自私，我的生活是那么冰冷和没有色彩。而且，我初恋的男友又离我而去，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不断地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发泄心中的痛苦，而且希望引起社会和人们对我的关注。我现在明白了，那是一种病态。我是一个护士，可我却没有护理好自己的身体。还记得那天您为我检查完伤痕后对我说的话吗？您说，一个人应该学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生命和身体都是父母给的，但它不仅属于你自己，它还属于整个社会。这

句话我当时就记住了，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

车德仁看完信后很激动，他一直保留着这封信。

奇案之二：吴玉芬掏肠案。

1985年5月6日，车德仁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筒，听筒里传来厅长的声音：

“老车啊，巴彦县兴隆镇出了起人命案子，轰动全县了，有些情况当地公安机关定不下来，我看你领人出趟现场吧。马上到厅里来，了解一下情况。工作要稳，定性要准，一定把事情处理好……”

“是，厅长，我明白……”

接听了厅长的电话后，车德仁马上又拨通了巴彦县公安局的电话。

“老车啊，正找你哪。”县公安局长马友久在电话里的嗓门很大，“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公安，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绝的案子呢。别说我们县局拿不准，请地区公安局的法医来勘察现场，他们也定不准。案子轰动全县了，天天有人议论，现在就指望你了，请你快点来吧！”

“怎么个案子？”

“你听我说……”

当天中午，车德仁带着三名现场勘察人员乘警车赶往兴隆镇。

兴隆镇距离哈尔滨一百五十余公里，汽车在公路上大约要跑两个多小时。

坐在警车上，牟德仁把这个案子在脑子里大致又过了一遍。县公安局长马友发在电话里介绍的案情是这样的：一个绰号叫“蒋疯子”的老女人，晚上在兴隆镇大街上被人从阴道处把肠子掏出约六米。肠子被掏后，“蒋疯子”又走了一百多米，拍了一家的门求救，并说：“快救救我，我的肠子被人掏了！”后被街坊抬到医院抢救，两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这案子确实闻所未闻，属于命案。根据案件情节，牟德仁初步认定属他杀无疑，现在关键是要仔细勘察犯罪现场，寻找犯罪线索，尽快捉拿凶手。

同车的人听了案情介绍，议论一番后，也和牟德仁持相同的看法——

一件命案，属于他杀

兴隆镇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镇，属于陵县管辖。镇中心的几条主要街道构成井字形排列，案件发生在镇中心一条东西走向的得胜街和两条南北走向的□兴路、迎宾路上，现在这三条街道的出事路段已经戒严，平时拥挤嘈杂尘土飞扬的沙石路现在一下子显得开阔宽敞了。但警戒线外，潮水般的人群几乎要把街道挤炸了，全镇两万多人有一大半都挤在这儿围观。商店停业，饭店关门。看来这个案子的勘察工作如不尽早结束，这个小镇的“生物钟”就要一直这样紊乱下去了。

牟德仁坐的警车鸣着警笛，在当地民警的疏导下，好不容易才挤入汹涌的人群，进入警戒线内。[illegible]似的等着牟德仁到来的县公安局长马友发小跑到警车前，一把拉开车门，

乎是把车德仁从警车里拽出来的。

"老车啊，你可来了。"他说，"你看这场面，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

"你先别急，说说情况。"车德仁说。

"行！这样吧，我这就带你看现场，边看边说……"

车德仁妻子满春荣就是兴隆镇人，他的岳父岳母现在住在兴隆镇，所以车德仁和县公安局的人很熟，和四十多岁的局长马友发更是常见面的朋友，马友发到省里公出或开会，有时就住到车德仁家中。车德仁逢年过节和妻子一起回来看望岳父母时，也总是要到马友发家坐坐，两人无话不谈，遇到疑难案子，马友发便总是找车德仁请教。所以马友发这次见到车德仁，一句客套话没有，就拉着他去看现场了。

命案现场的起始点位于迎宾路南端与另一条主要街道兴隆大街交叉口的迎宾旅社门前，目击者是旅社的更夫老丁头。

"昨天晚上八点多钟，八点多多少我说不准，也就二十来分吧。"更夫老丁头站在迎宾旅社二层小楼的门前台阶上接受车德仁的询问，"我看见蒋疯子就躺在这门口台阶上睡着了，身边扔着她那些破烂东西。要说蒋疯子也挺可怜的，成年疯疯癫癫满街跑，儿女都不养活她。我本不想撵她，就在这儿睡着呗，又不碍谁的事儿。可我一琢磨不行啊，这里不像别处，这儿是迎宾旅社对吧？迎宾旅社代表着咱兴隆镇的脸面。再说没准啥外宾，打外地客人也不少，都是来考察、经商、投资啥的，要是让人看见门口躺着个疯子，

还不给旧兴隆镇脸上抹黑呀？要是再影响到旧兴隆的招商引资工作，那事情可就闹大发了！再说了，就是我让她在这儿躺着，旅行团领导看见了也不能让啊，还不得批评我？整不好还不得把我给辞了？这么一寻思我就把她给撵走了……也没听劝，我把她给拨拉醒了，我说：走吧走吧，到别处睡去吧！她就走了，上哪去了我不知道，反正后来再也没见着。她扔了些破烂没拿走，都让我给踢到台阶下面去了，这不，还在那儿扔着呢，……”

门前台阶下，确实扔着些破烂东西，牟德仁蹲下去仔细检查了一遍，有麻袋片子、要饭筐子、打狗棍子、筐里还装些碎铁块子等物，大概是准备卖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

检查完这些东西，牟德仁等勘察人员就随着马友发沿迎宾路往北走，走了七十多米，就到了迎宾路与得权街的交叉路口。一行人右转弯，沿得权街往西走了四五十米左右，便看见地上扔着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和鞋袜。

“这都是蒋疯子脱下扔在这儿的东西，从这儿再往前，她就啥也没穿，光腚拉叉地往前走了。”马友发停在那堆东西旁边说。

牟德仁蹲下身去仔细检查这堆东西，这都是些一般的衣物，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线索。

“知道这是几点钟脱在这儿的吗？”牟德仁问。

“我们了解过了，这附近有个水暖厂，”马友发伸手朝迎宾旅社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一指，“就在迎宾旅社后身。这个水暖厂的工人晚上11点钟下夜班，据下夜班的工人反映，他们下夜班从这儿路过时，还没看见这堆衣服。也就是说，蒋

疯子是十一点什么后脱在这儿的……”

“也就是说，案子是十一点以后发生的。”车德仁说。

“差不离吧，5日晚十一点以后，6日凌晨一点之前。因为一点钟的时候她已经在敲老尹家的窗户求救了……咱们再往前看……”

摄影人员举着相机对准那堆衣物拍照，闪光灯“嚓嚓嚓”的闪动着。而车德仁则跟着马友发沿得胜街继续往西走，再走了五十米左右，便赫然看见路面上一滩紫黑色的血泊，血泊中间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肠管，血泊旁边还有一堆呕吐物。

车德仁戴上胶皮手套，忍着刺鼻的恶臭，拿着卷尺去测量那滩血泊的面积并检查那堆肠管。

“我们测量过了，”马友发说，“从蒋疯子脱下衣服的地方到这儿是156.6米，也就是说，她光着腚走了这么远的路，然后发生了掏肠子的事情。”

“然后呢？她还能继续往前走？”车德仁问。

“继续走，不可思议吧？”马友发说，“她顺着得胜街继续往西走，走6.5米是老尹家，再走26.7米是老杨家，这两家人都听见了蒋疯子喊门喊窗户的求救声，也都认出了蒋疯子，但谁也没开门，让她快走。这两家的大门和窗玻璃上都留下了蒋疯子的血手印。蒋疯子再走14.7米去敲老钱家的门，老钱家父子俩隔窗户认出了蒋疯子，打开门见她光不出溜地躺在门外，身上血糊糊的，就拿条[illegible]给她盖上，用破门板抬着去县医院找她[illegible]了。路上蒋疯子嘴里还不住地说：我让人把肠子掏了。问是谁掏的她

也不说。走到掏肠子处，老邹一脚踩在一滩东西上，滑了一跤，这才知道真的出事了，父子俩放下门板，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车德仁听马友发讲述案情经过，低头看看路面上那一连串的血脚印，感觉它们就像一连串的问号被串联在一起。

在县医院检验完将被害人的尸体后，回到兴隆镇公安分局会议室，车德仁说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

这起掏肠案的凶手是将疯子自己！

会议室中坐满了省、地、县三级公安机关的刑侦人员和刑技人员，车德仁的话一出口，会议室中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

“老车，这结论不会错吧？”局长马友发略显紧张地问。

“我想不会。”车德仁平静地说。

“其实我也想过是自掏，可又拿不准。”一位地区公安局的法医说。

“我的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车德仁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说出来都很有力量，“无论现场勘察、尸体检验还是情况调查都说明是自掏。现在我仅以血痕的形态证据来说明我的结论：一、死者两手及右前臂腕横纹上11厘米，左前臂腕横纹上7厘米有大量血迹，呈手套状，指蹼间有血迹；二、死者指甲缝里有肠组织碎片；三、死者两下肢内侧有向下流注状血迹，脚底有血迹；四、从现场勘察发现的血泊、血脚印、道路上滴落样血迹均与死者的血型相同，且无任何迹象表明他人作案，尸检体表也未见挣扎搏斗伤痕。再者今

与他们一样，我觉得掏肠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车德仁发言后，会议室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可是，车老师，我想提个问题。”地区法医声音很响亮地说，“前面说过，我也考虑过是自杀，可后来我又推翻了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6米，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况且肠子被掏出扯断后，必然引起肠动脉和肾动脉大出血，人因大出血几分钟内就会休克和死亡。可现场发现，蒋疯子掏肠后又独自往前走了102.8米，这是违反人的生理特征的。请问车老师这怎么解释？”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车德仁早已成竹在胸地说，“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蒋疯子16岁就患精神病，1974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精神病人的自残、自杀有其独特性，与正常人不一样，精神病人伤后的行为能力是正常人伤后所达不到的。这类的案子我接触过多起，我觉得是值得法医认真思考和总结的。至于说到体内大出血问题，肠管扯断后，会因疼痛而发生痉挛，血管收缩，起到了自然止血的作用，这样就延缓了人休克而死亡的时间……”

“我没问题了，我同意车老师的结论。”地区法医大声说。

“我也同意……”

会议室里的意见渐趋统一。

“那好，我现在宣布，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马友发局长站起来说。

坐在回哈尔滨的警车上，车德仁望着车窗外飞逝而去的人工林和耕地，耕地平展如绿毯，人工林如哨兵般整齐划一昂扬挺拔，这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杰作。

车德仁猛然想起了那个自残的年轻女孩方芳华。那个花季少女用自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身躯，而眼下这个平平老妪将纵产妇因上掏肠管而惨死，人的精神疾患已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多么沉重的灾难。

人类在战胜着自然界，而人类不是更需要战胜自身的弱点和疾患吗？

而作为一个法医，他还能做什么呢？

第十一章 “拿破仑死因之谜”

车德仁下班回家时，看见自家门口的楼梯台阶上坐着一位中年女人。这女人大约三十多岁，衣着不整，面容憔悴，一看就是个农村妇女。她身体紧贴楼梯扶手一侧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紧抱着一个小布兜子。看见车德仁走上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打量他，眼神中满含着焦灼和期盼的神情。

车德仁没有多想，这女人他不认识，不是他的农村亲戚。他走到自家门前站住，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那女人在他身后突然站了起来。

“你是车法医吗？”

“我就是，你是……”

“车法医，我可找到你了！车法医，你要给我申冤报仇啊！”

那女人“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楼梯平台上。

“你快起来起来，有什么冤情你慢慢说……”车德仁有点慌。他虽然当了十多年的法医，找他申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在自己家门口碰上一个下跪的女人还是头一次。他一时不知道是应该打开房门让她进去还是就站在门口谈。

“车法医啊！”那女人站起来，话未出口已泪流满面了。“车法医啊，当年杨三姐告状，今有刘三妹上访，我状告我嫂

杨艳玲母女，我亲哥刘青啊……”

“你等等，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春燕，在家排行老二，也叫刘二妹，是临江县药材公司工人……”

“这样吧，刘同志，”车德仁犹豫了一下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明天到我单位去，咱们在办公室里详细谈？”

“就今天说吧，车法医！我早就听说你了，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事儿就指望你了！车法医，我求你了……”

刘春燕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两腿一弯又要下跪。

“你别这样！”车德仁慌忙制止，“你……那就进屋说吧……”

车德仁正要掏钥匙开门，忽然听见楼道里响起了满春荣那熟悉的脚步声，他心里不觉松了一口气。

满春荣踏着台阶走了上来。

“春荣，这是临江县来的，来找我谈案子的……”车德仁说。

“这是嫂子吧？嫂子……”刘春燕忙称呼着。

“快进屋吧，咋还站在门口？”

满春荣是个爽快人，热心肠，她抢着把门打开，把刘春燕让进屋里。

车德仁住的屋子并不大，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小间住两个孩子，大间是他们夫妻的卧室兼书房。满春荣把刘春燕让在小门厅中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没有多说什么，就到厨房忙活晚饭去了。

每次来人都是这样，车德仁对妻子充满感激之情。他

拉了把椅子让刘春燕对面坐下来，认真看着这个上访告状而面容憔悴不堪的女人。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车德仁对刘春燕说。

“车法医啊，”刘春燕从拎着的小布包子中掏出一叠材料交给车德仁，“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上访告状的全部材料。都快两年了，我哥死的冤啊……”

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这样吧，”车德仁翻看着那叠材料，“材料你先放我这儿，我今晚一定认真看。只要真有冤情，政府是不会不管的。”

“车法医，我信着你了！老百姓都听说过你为民做主的事儿……”

“不能这么说，不是我为民做主，是法律为民做主。”

“可我上访告状都快两年了，咋就没遇上个按法律为民做主的人呢？”刘春燕气愤地说，“我有充分证据证明我哥刘青山是被我嫂子杨艳玲毒死的，材料中都写着呢……”

“你嫂子为什么要毒死你哥？”

“因为杨艳玲和我们那的县公安局民警[illegible]建东乱搞男女关系，这事儿不是一年两年了，左邻右舍都知道。后来我哥就不明不白地得怪病死了……原先我哥身体可好了，他是县砂石厂的供销员，从来也没得过病，连感冒都不得。可后来也不知咋整的，就病病歪歪的了，艳玲还不给他经治……”

“这些情况你向当地公安部门反映过吗？”

“咋没反映？反映过多少次了，这材料上都写着呢！”刘

有些急促地说，仿佛自觉慢了就会被人打断似的。"要不我咋就告了两年状也没遇一个按法律为民做主的人呢？我哥没死前，我们亲属就多少次到县公安局报案要求侦察，可咋说也没人叫吻！等到我哥死了，还是没人管，我没招儿了，只好到地区公安局报案，地区一个法医对我哥的尸体进行检验。检验完又没信儿了……我哥是6月16日死的，到6月30日下葬，半个多月时间，尸体也不腐烂。我是药材公司的，虽说是个工人，多少也懂点医学知识。牟法医你说，大热天的尸体半个多月都不腐烂，是不是有问题？"

"这事儿后来怎么处理的？"牟德卜感兴趣地问。

"后来……我看他们老是拖着不给处理，我只好到省里访告状，我哪儿都找过，省公安厅信访处也找过……"

"你去过信访处了？他们怎么答复你的？"

"他们挺重视，把上访信转回县公安局要求严肃办理。可等我回去后，我们那的公安局管事的人对我说：你能个，省里告状，还找我们干啥？还是顶着不给办。有啥招儿？牟法医，我知道他们建军县里有人，有势力。咱只是个小小老百姓，我斗不过他。可人命关天啊，我哥就这么白死了吗？我说啥也要告啊，我就不信咱老百姓没个说理的地方，就真找不到一个按法律为咱老百姓主持公道的人了？电影上秋菊能打官司，杨三姐能告状，我刘二妹咋就不能呢？牟法医啊，我这两年啥也没干，就上访告状了，这里头的艰难就没法说了。我才32岁啊，可已经老的不像样儿了，我这脑袋上，有多少白头发了……"

由于激愤，她那布满灰尘的憔悴的脸上又挂满了泪水。

她用衣袖擦了一把，擦得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

车德仁走进卫生间，拧了一条湿毛巾递给她：

"来，小刘同志，擦擦脸吧。"

"谢谢你，车法医……"

刘春燕声音颤抖地说，接过湿毛巾，刚往脸上擦了一把，突然把脸埋在湿毛巾中，失声痛哭起来。

听见哭声，潘春荣正在案板上拌肉末，有些吃惊地从厨房跑出来。

"老车，她怎么……"潘春荣悄声问。

"嘘……"

车德仁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夫妻俩站在那里，充满同情和理解地看着这个蓬头垢面痛哭失声的上访妇女……

这天晚上，车德仁把刘春燕的上访材料全部认真地看了一遍，看得很晚。

潘春荣也没睡，这些材料她也全部看过了。这已是她多年的习惯，她是儿科大夫，跟老车生活多年，又似乎成了一名业余法医，经常帮助丈夫分析案情。

刘春燕的上访材料里有她写的"申诉状"，还有死者刘青山在县级和省级医院治疗时的病历等材料。刘春燕的"申诉状"写得有些不规范，错别字和语病很多，但对事实的陈述还是比较清楚的，她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省公安厅：

原告：刘春燕，临江县物资公司工人，现状告杨艳玲（临江县药店中药部营业员）勾结其夫汪建军（临江县公安局付

调风警 投毒谋害亲夫刘青山。

刘青山是我兄长，于1984年得病，经临江县医院和中医大夫诊断为“末梢神经炎”，后经治疗有所好转。

1985年5月，刘青山病情复发并日益恶化，出现手脚麻木、全身无力、皮肤发出片白色斑点、吃东西就吐、腹泻、全身疼、肌肉萎缩、人逐渐消瘦、血压下降、头晕心慌、舌头糜烂……兄长病情严重，而杨艳玲不让上医院检查治疗，只能让她在家里自己配药治疗，致使病情急速恶化。在我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杨艳玲才把我兄送到县医院诊治。县医院诊断为“末梢神经炎”外，怀疑皮肤发黑可能是“阿狄森氏病”，让家属速送省里大医院确诊。而杨艳玲极力反对，后在亲友和县医院的逼迫下，才把我兄长送到哈医大一院住院治疗。但刚住院没几天，还没等医院做全面检查，她就以太费钱为由，私自把床位退掉，带着我哥返回了临江。当时我们又求亲友把兄长送进县医院，杨对此事大为不满，跑到医院大吵大闹，对帮忙住院的人大肆指责。

1985年6月14日，在杨艳玲护理时，兄长出现休克状态。6月16日我们又把兄长紧急送往哈医大抢救，但为时已晚，送到哈医大的当天我兄长就死在医院中。听我兄长的大儿子刘小飞说，兄长死前临最后一口气时，杨艳玲用白毛巾把他的嘴给堵上了，她是怕我兄长不死啊！

兄长死后，尸骨未寒，杨艳玲就要求立即在哈市火化，后经我们强烈反对，才把尸体运回临江县。

兄长的两个孩子刘小飞和刘小翔对我们说：“我妈以前在给我爸吃的东西里面常放药面儿。”我在陪护兄长在哈医

入住院时，也发现杨艳玲的一个信封里有一包褐色药面子。我兄死后，我们在兄长家的碗柜中翻出灰白色药面一包、褐色药面两包，都是用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纸包着的。我们把这些药面子送到县公安局要求化验，但他们一直不给化验，后来药面子也不知整哪儿去了。

杨艳玲与汪建军1983年就私下里好上了，汪建军经常乘兄长外出跑供销时到家去和杨艳玲鬼混，此事常被两个孩子和邻居们看见。兄长死后，杨艳玲与汪建军的关系就不背人了，变成了公开来往。

杨艳玲听说我到处上访告状后有点害怕了，托人到我家说情，说人都死了你们还到处告啥？告赢了人还能活咋的！只要你们不再告了，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汪建军说只要我写个保证不再告她的合同，她就可以满足我的一切要求。特别是汪建军，多次到县医院去查兄长住院时的化验单。他在县里的关系网非同一般，因此这个人命大案才这么拖着没人解决。

恳求省里各位领导千万再不要把此申诉状转给地方公安局了，恳求省里各位领导派专案组来临江县查处此案，早日为死者申冤吧！

……

牛德山坐在光线柔和的台灯下，桌子上放着刘存世的上访材料。他仔细看过刘青山在县医院和岭医大治疗时的病历后，陷入了思考。

“德山，还是睡觉吧，天不早了。”满春宋在床上翻过身

来说。

“你也没睡？”

“睡不着，我在想刘青山的病历，病人的症状很特殊……”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车德仁拿起桌上的病历说，“这病历上记录的症状和文春燕中毒症状上写的基本相同。你看哈丛人的病历上写的：刘青山生前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不振、四肢麻木疼痛、呕吐、稀便、肝脾肿大、口舌糜烂、脱发，全身皮肤[illegible]颜面、口唇有色素沉着间有白色斑点[illegible]、下降40 80MMHG、皮肤干燥呈脱水容貌症状与体征……这都不像是阿狄森氏病的[illegible]症状……”

“还有[illegible]也应该引起注意……”

“你说。”

“[illegible]材料上说，文春[illegible]死亡时间是六月[illegible]6日，[illegible]0日才出殡，六月末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尸体十个月不腐烂，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这样的案子我怎么好像遇见过……”车德仁说。

“你？不会吧？我记得没有。”魏春光从床上坐起来说，“你这些年中办的人命案子我基本上都知道，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

“我就是没办过，也肯定在哪份材料里看见过。”车德仁极力回忆着，“应该是一宗慢性[illegible]毒的案子……”

“我也正想说这个问题，种种症状表明，病人是某种毒物的慢性[illegible]毒……”

“你等等……”

车德仁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书架前，在摞得高高的报刊杂志里翻找着。只听“哗哗”的翻书页声响，终于，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找到了！”他举着一本杂志大声地说。

“小声点，你看都几点了？邻居听见还以为你犯精神病呢！”满春荣笑着提醒他说。

“春荣，你看这儿！”

车德仁似乎没理会老伴的提醒，重新坐回台灯前，兴奋地翻看起那本杂志。

“你找到啥了？快给我说说呀！”满春荣性急地说。

“《拿破仑死因之谜》，看，我给你念念……”

车德仁举着那本刊物，迫不及待地像小学生念课本一样一字一句地念着：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作为远征军总司令出征埃及，要实现他儿时的东方梦想……不是这儿……1804年，当了五年第一执政的拿破仑被参议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也不是这儿，还得往后……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大战打响了……春荣，你别急，肯定在这篇文章里……”

车德仁的目光跟着手指头在杂志的字里行间飞快地滑动着，搜寻着。

“你到底要找啥？别急，慢慢找。”满春荣说。

“在这儿，找到了！”车德仁说，又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

“……一切都宣告结束了。1815年6月22日，在议会的逼迫下，他签署退位诏书……被囚禁在遥远的圣赫勒拿

岛。在岛上，拿破仑度过了6年严加看管的囚徒生涯，终于在1821年5月5日下午4时45分去世。

“死于胃癌，是一种最早最为普遍的说法。理由有三。其一，从遗传学的角度考察，癌症是他的家族遗传病。其二，拿破仑本人也一直认为自己得的是癌症。其三，据传在尸体解剖时，发现其胃已溃烂，肝部微肿，其它内脏完好。这一结论性的病情报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史学界享有绝对的权威……1982年初，一位瑞典医生、毒物学家斯坦·福舒夫伍德第一次提出，经认真研究拿破仑病症的记载，发现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有慢性砷中毒的各种症状：腹泻、身体两侧、双肩和腰部酸痛、肝脏肿大、四肢无力、除头发外全身毛发脱落……”

“跟刘青山的症状很相似！”满存荣说。

“别急，下面还有……”牛德仁说，继续读着那篇文章：

“为了从科学上找到证据，他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了化验，测定出受害人的体内砷含量是正常人的13倍，多次化验的结果都证明，拿破仑是被小剂量的砒霜慢慢毒死的……”

“也就是说，刘青山有可能死于慢性砷中毒？”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起码这个故事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也就是说，需要重新对死者进行尸检，重点检测死者头发和肝组织的砷含量。”

“行，德仁，我同意。”满存荣同样很兴奋地说。

拖了两年之久的刘青山死亡案在牛德仁的参与下很快

就侦破了。

对刘青山头发和组织的检验测定，砷含量为0.10毫克/100克，超出正常人体内砷含量10多倍。

杨艳玲和孙建东分别供认了合谋在刘青山食物中长期投放砒霜，致使刘青山慢性砷中毒死亡的犯罪事实。

案子侦破的那天晚上，车德仁几乎一夜没有睡着，那个面容憔悴的上访女子刘春燕的形象始终在他眼前晃动。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刻理解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妇女的痛苦、悲愤和期盼。现在好了，这个弱小女子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可以告慰她的兄长刘青山的在天之灵了。

可案子的侦破仅仅是揭开了一个人死亡的谜团吗？车德仁猛然想起那天刘春燕对他说的一句话：

“车法医，我上访告状快两年了，咋就没遇上个按法律为民做主的人呢？”

这大概不是刘春燕一个人的疑问，这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一个很大的疑惑吧？

现在，刘春燕还会这样发问吗？

第十二章 “冤案”1+1

1989年4月8日，黑龙江省新鹤市爆出一条重大社会新闻：

“民警打死人了！”

据传：4月6日下午4时许，21岁的个体饭店厨师张小强因在居民楼内偷盗自行车被群众扭送到当地派出所，至当晚10时许，张小强在派出所内突然死亡。4月8日，经新鹤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医对尸体进行法医学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张小强系生前被钝器多次打击头部致使颅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广泛性出血，左侧小脑出血，颅内压增高，引起小脑扁桃体疝死亡。”

消息传出，不胫而走，全城震惊，舆论哗然。

然而新鹤市公安局提出异议：此结论有误，因为据他们调查，派出所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打人！

5月10日，省有关部门的四名法医汇集新鹤市，对张小强死亡案进行会检。

省公安厅派出的法医是午德仁和他的学生钟坤。

会检的具体步骤是：听取案情介绍，审阅新鹤市人民检察院的技术鉴定书，观看尸检录像，勘察现场，做现场模拟试验，观看X光片，并于5月11日10时20分至15时30分止，对张小强尸体进行重新解剖检验。当晚6时

本次尸检复查时，会检人员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经充分讨论研究后，对此次会检做出的结论为：

“死者系一次性外力致颅底骨折，脑出血导致小脑扁桃体疝死亡。”

结论刚出，尚未正式宣布，已在死者亲友中引起轩然大波。

而车德仁则成了这场风波的中心，因为尸检中他是主检人，结论也是他一再坚持并说服其他会检法医才做出的。

1月6日上午，张小强推了一辆偷来的自行车到小区锅炉房找他的两个朋友锅炉工肖伟和李永江，三个人用铁锉锉掉车梁上的车号，再刷上新漆，准备推到自行车市场去销赃。中午时分，活都干完了，张小强请两个哥们儿吃饭，三个人喝了一瓶嫩江大曲。饭后李回家了，张小强和肖伟到肖家去。到了楼下，张小强看见楼梯口停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便不走了，让肖伟回家取螺丝刀子。肖伟家住三楼，他取螺丝刀下来，二人用螺丝刀撬开车锁，把车推到锅炉房，发现锅炉房门锁上了，而钥匙在李永江那儿。张小强就想爬上锅炉房门上方的雨搭，从二楼开着的窗户进去。他蹬着墙牙子，双手攀住雨搭往上一窜，不料从雨搭上掉了下来，臀部着地，往后仰倒。后来会检人员勘察现场时，车德仁让法医钟坤模拟张小强攀雨搭往上窜然后摔下来的动作。钟坤年轻，身高一米七左右，跟张小强的身高近似。雨搭下铺了块汽车座位上的海绵座垫，钟坤双手攀住雨搭往上一窜，然后臀部着地摔在海绵座垫上。他反复做

了几次，基本上摔倒的姿势都相似。车德仁手拿卷尺，测量出[illegible]冲攀雨搭时臂部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175cm。

张小强从雨搭上掉下来后，半天没有爬起来，肖伟把他扶到一个马葫芦盖边坐下，说是去找李水山要钥匙就走了。张小强就迷迷糊糊地坐在那儿，似乎酒喝多了还没醒的样子。这时候，丢自行车的居民和接到报案的管片民警正好走过，发现了被盗的自行车和坐在一边的张小强。人赃俱获，张小强被带到派出所，关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门并没上锁。这期间张小强说要撒尿，企图借机逃跑，但仅跑出十多米，又被民警抓回，被用手铐子铐在厕所里。大约当晚六点多钟，民警去找笔录，发现厕所门被从里面顶住了。民警奋力撞开厕所门，发现是一把铁锹顶在门后面。门被撞开后，民警看见张小强躺在厕所地上，脉搏微弱，人已奄奄一息，急送医院后，张小强已死亡。

张小强家属坚持说人是被派出所民警打死的。

派出所民警矢口否认，说期间绝对没有打张小强。

新鹤县人民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检验结论支持了张小强家属的说法。

车德仁等会检法医的会检结果证明派出所民警是清白的。

此案如何结案？

5月11日，会检小组一直讨论到深夜，最后一致同意车德仁的意见，认定张小强系“高坠致伤死亡”。

第二天早晨，即5月12日早7时许，车德仁躺在鹤乡

宾馆客房中，突然听见客房外的走廊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脚步声响到他住的客房门外就停住了。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从床上坐起来，刚刚穿上外衣，门就被推开了，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车德仁定睛一看，涌进来的人有十多个，后面好似走廊里还有。进来的人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不用介绍，这些人是死者张小强的亲友无疑。这样的事他过去在办案中也遇见过，所以并不感到惊慌。

"你就是车法医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说。

"我就是，你们有什么事？"车德仁问。

"我们是死者张小强的亲属，听说张小强的尸体是你复检的！"

"不是我个人，而是我们会检小组的四名法医……"

"我们就找你！你是主检法医，结论也是你坚持做出的！"中年人说，语气咄咄逼人。

"不对，结论也是集体讨论研究后做出的……"

"请问什么结论？"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到时候有关部门会向你们家属公开的，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还可以开座谈会，展开辩论……"车德仁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现在就不同意！"屋子里的人齐声吵嚷着，"不用宣布，你那个结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向当地主管部门汇报，你们怎么会知道？"车德仁严肃起来。

"我们凭啥不能知道？我们啥都知道……"

满屋子的人七嘴八舌地嚷嚷着，还有的妇女在哭中说：

"张小强明明是让派出所民警打死的，你凭啥说是自己摔死的，这不是伤天害理吗？别看你是省里来的大法医，在新鹤你想一手遮天呀？没门儿！"

车德仁冷静地听着，这些人都是死者的亲属，他理解他们的心情和激愤，但令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昨天讨论到后半夜才做出的会检结论，今天一大早家属就知道了并来吵闹纠缠呢？会检组里个别法医对复检结论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利用个人感情将会检内容往外透露消息可是很不正常的了。

社会风气不正至此令他十分愤慨和痛心。

既然有想推卸责任的，那他车德仁就自己一人来承担责任好了。

"你们不要闹了，闹也没有用。"车德仁语气平和地说，"我们只是在执行公务，检验要以事实为依据，科学为准绳，不是谁说了算的事情。你们还是先回去，事情该怎么处理，到时候当地政府会通知你们的……"

"不行，我儿子是让派出所打死的！你不改结论，我们就不回去，你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哭闹着说。

"车法医，这是新鹤市，不是你们省城，你要是还坚持说人是自己摔死的，恐怕不太好办吧？我担心你到时候能不能走出新鹤去！"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用威胁的语气说。

"新鹤怎么了？没有国家法律，不归共产党领导吗？"车德仁冷笑道。

“说的好听！车大医，不是我不相信你，你敢保证你这个法医没有昧着良心办假案？”

“我敢。”

住在隔壁房间的钟坤大概是听到了动静，急急忙忙跑过来。

“车老师，出啥事儿了？”他吃惊地看着满屋子的人说。

“没什么事儿。”车德仁说，“这些都是张小强的亲属，他们对张小强的死亡结论有些不理解……”

“要不要……”钟坤犹豫地小声说，他想说要不要现在给公安局打电话。

“不必了吧。”车德仁明白他的意思，“今天上午不是还要给市政法委汇报会检情况吗？他们一会儿会来车的，你去准备一下吧。”

钟坤看看满房子气势汹汹的男男女女，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车德仁便从床上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走进卫生间洗涤刷牙上厕所，收拾停当后便走出房间，会同其他房间的几位专家一同到楼下餐厅用早餐，那些来的人始终很明确地跟在车德仁后面而不与其他人纠缠。

车德仁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心里也猜到了走漏消息的是哪位仁兄，但他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该吃饭吃饭，该说话说话。同来的钟坤却神情紧张，怕车德仁出什么意外，像个私人保镖似的时刻跟在车德仁身后，仿佛想用自己的身体筑一堵墙来挡住那些纠缠的男女。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鹤市公安局派人来接会检组

的人才告结束，但车德仁他们刚到市法院的会议室，还没有开始向该市的主管领导汇报会检情况，那些死者家属也紧跟着赶到了，也许是挤公共汽车来的，也许是打的来的，都聚集在会议室外面，等着听最后的结果。

情况汇报会议开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才结束，该市的政法委书记做结论说：

“感谢省里来的各位专家，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这次死人事件很复杂，又是死在派出所里，有些事情就更说不清了。群众反响强烈，公安局和检察院又各执一词，各位这次来，真是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感谢各位，真的非常感谢！这次复检工作做得很细，也很科学，我们完全同意会检组各位专家的意见，我看可以向死者家属宣布了吧？”

“只是怕家属不服……”一位检察院的负责人不无担忧地说。

“不服怎么办？多做做家属的工作，要说服教育嘛。总不能因为死者家属不服，就改变事实真相吧？”政法委书记说。

一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走出去，从走廊里请进来几位死者亲属代表，其中就有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检察院的一位负责人请亲属代表们坐下，然后站在会议桌前，拿起一份“结论书”庄严宣读：

关于张小强死亡问题的结论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法医“对张小强死亡案的会检纪要”，现场勘察和调查认定：张小强坠落致伤而死。

特此结论

新鹤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公章）

1989年5月11日

宣读“结论书”的声音刚落，门口门外就响起了死者家属的一片抗议声和哭闹声，一片的直呼其名要找“个法医”评理。政法委书记[illegible]安排人给家属做工作，[illegible]就暗示公安局的人快离开。公安局长就带着牛德[illegible]等四位法医从会议室的旁门走出，下楼，出大门，坐进一辆面包车。汽车发动时，不服的家属们就吵嚷着冲了上来，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把汽车围住。几个年纪大的双膝一屈就跪在汽车前面，还有两个要强男人[illegible]身子横躺在了汽车轮子下。杂乱的叫骂声哭求声响成一片。市法院大门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像发表演说般向围观者说着什么，一听说是因为张小强死亡的案子，非议论就渐渐变成了谴责声，言词也越来越激烈，仿佛这件案子后面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和交易。那些情绪激愤的声浪和言词像示威者扔出的一块块砖头，砸在市法院大门口那些身穿警服的人们的头上和脸上，也砸在汽车中的牛德[illegible]的心上。

这样的委屈牛德[illegible]受过并非一次。也就是去年的冬天，华东市熟食[illegible]个体户[illegible]等被发现死在自家厨房里，警

行现场勘察，尸检后认定为他杀，死者的丈夫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并被拘留审查。后经深入调查，发现嫌疑人不具备作案时间和条件，遂请求省公安厅刑处法医协助验尸。车德仁接案后，走访群众和实地勘察，排除了他人作案的可能性，认定为意外死亡。结论出来后，死者家属不服，四处上访，逐级上告，其全家聚集在省公安厅门前，披麻戴孝，打着横幅，状告车法医与当地刑警队长勾结，串通一气做假结论，并扬言要冲击省政府。虽经多方劝阻，这些人仍然不依不饶，几次冲进办公楼抓住车德仁又哭又闹，致使厅里的一些人也议论纷纷，开始怀疑结论的公正性和正确性。车德仁内心充满苦恼，深感委屈，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此事一直闹了一年多，直到公安部派人复查此案后且维持了他的原结论，他才彻底摆脱掉此事的纠缠……

这么的事情都过去了，但车德仁这次的感受却格外强烈。他感觉一夜之间他仿佛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上，成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执法不公、贪赃枉法的愤怒的发泄对象，而这些也正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他端坐在汽车里，脸色铁青，可内心却有血水和泪水在奔涌，他真想大声对人们呼喊："朋友们，你们误解我了！我跟你们一样，我也痛恨执法不公，我也痛恨贪赃枉法，而且深恶痛绝！我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秉公执法的法医。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做到了，我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坐在车德仁旁边的钟冲毕竟年轻，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气愤，像刚喝了酒似的满脸通红，急促地喘着粗气。他看

眼茫然惊恐的车德仁，悄声说道：“车老师，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车德仁说，“科学是不怕人的。这阵势我见过，我相信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可是……”王坤望着车窗外乱哄哄的人群，苦笑一声，“早知道这样真不该来，何苦呢？全冲你来了！”

“群众一时不理解，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只要你尊重事实，你心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车德仁说。

急得满脸大汗的市公安局长紧急调动警力，为汽车解围。面包车终于在警察强行分开的人墙夹缝中开了出去，在围观群众的一片嘘声和起哄声中，满载着委屈和羞辱，驶离了市法院大楼。

没有什么比误解更让人心酸无奈而又欲哭无泪的了。

但车德仁此刻想的似乎更深：群众的激烈情绪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一起被误解了的人命案子吗？抑或是某种长期积累的一次爆发？

按照当地政法委领导的安排，会检组人员与张小娟家属在公布结果的第二天上午举行座谈会，实际上是车德仁个人面对的答辩会，地点仍在市法院会议室里。会议目的无非是向死者亲属详细介绍复检情况，接受死者亲属的质询，以明辨是非，以理服人。

会检组的一名法医昨天下午已提前走人，说是到某地办事，因此参加座谈会的只有三名法医，而车德仁仍然处在旋涡的中心位置上。

从昨天下午起，市公安局抽调警力将会检组下榻的宾

馆保护起来，弄得整个宾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晚饭后车德仁坐在房间里看书，负责警戒的警察一会儿推门进来一个，探头看一眼就走；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一个，看一看又走。车德仁好生奇怪，叫住一个推门进来的警察，一问才知道，负责警戒的警察也不知道房间里住的是谁，见如此级别的警戒，还以为车德仁是哪位中央首长呢。

由于昨晚没有死者家属纠缠，车德仁休息得很好，感觉精力充沛，头脑清醒，觉得自己满有把握向死者亲属讲清楚复检情况，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认可。

死者家属那边来了十六七人，人数多不说，而且层次也不低，据他们介绍有外地某医学院教授、市立医院主治医生、骨科专家、祖传中医、律师、新闻记者以及死者父母、七大姑八大姨等。这些人冷着脸坐在会议桌的一边，形成一种沉默而又阵容强大的威压，使得会议桌这边以身材瘦小的车德仁为首的三位会检法医显得十分弱小和孤单。

主持会议的市政法委书记坐在两个阵营的中间，他身边坐着市里公、检、法的领导及有关人员。政法委书记主持过无数次会议，他主持会议总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然而此次却感到有些心中无底。他看看会议桌两边不成比例的出席人员，心中就不免有些担心，也产生些许疑惑，不知今天的会最后将会开成个什么样的会议。这也难怪，政法委书记不是法医，没有解剖过尸体，因此也就不会有车德仁那样十足的底气。

会议桌中间放着一摞材料和照片，材料包括"对张小强死亡一案的会检纪要""新鹤市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法医病

体解剖记录”“[illegible]鹤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技术鉴定书”等。照片都是张小强的尸体解剖彩色照片。这些材料和照片在正式开会前已被死者亲属拿在手里反复传阅和研究过了。

政法委书记宣布会议开始，并简短地讲了一番对来参加座谈会的死者亲属的要求和希望之后，就请法医车德仁向死者亲属介绍复检情况。

车德仁不擅长讲话，他是个搞技术的人，他相信在这种场合，只有科学与事实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所以他只是简要地讲了一下会检组这次来鹤的目的与任务，然后便开始宣读会检记要：

“……1989年5月11日上午10时20分，在[illegible]鹤市公安局解剖室，自然光线下，对张小强尸体进行重新解剖检验，经充分讨论研究后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根据尸检主要所见，右枕部有3×2.5cm头皮下出血，腰骶部在16×10cm面积内有多处皮肤擦伤和皮下、肌肉出血。颅后窝自枕骨大孔两侧有两条放射状骨裂纹向后上方延续。小脑左侧扁桃体下方脑组织挫伤，切开有凝血块3×1.6×2cm，有小脑扁桃体疝形成。由此认定死者为颅底骨骨折，小脑出血，形成小脑扁桃体疝死亡……”

“对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死者亲属中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打断说，他自称是张小强的表舅舅。

“我记得，这一点第一次尸检报告中不是已经提到了吗？”那位据介绍是本地某医学院教授的人点头补充道。

“是提到了，但下面还有没提到的，也就是第一次漏检的。”车德仁不慌不忙地说，“二、根据颅后窝枕骨大孔两侧

骨折线起始于以枕骨髁大孔出相对处，左侧小脑出血破溃处与右颅后窝骨折线相对应，左额顶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大孔周围肌肉出血和对应处的项部皮肤、皮下组织无出血，第三腰椎至尾骨有五处表皮剥落、皮下出血；第七颈椎周围皮下组织出血；第一腰椎两侧骶棘肌出血；右侧第一至十肋间肌出血；左侧九至十一肋间肌出血；心外膜下散在点出血，认定以上损伤为死者坠落时臀部着地一次形成……”

牟德仁读至此处，稍稍停顿了一下，抬眼看看死者亲属，见他们没有打断他的意思，于是继续往下宣读。

“三、右枕部头皮下出血为3.0×2.5cm，此伤系死者腰臀部坠落着地时，头部着地形成；四、面部、四肢皮肤擦伤及右腕部背侧三区形表皮剥脱，左颞肌出血为与钝性物体相互作用形成，系非致命伤；五、新鹤市检察院第一次解剖见死者头顶部出血1×3.5、3.5×3.0cm两处损伤系非致命伤……今检人员据此认定，张小勇系生前高坠致颅底骨折，脑出血导致小脑扁桃体疝死亡。”

“完了？”政法委书记问。

“完了，但我还想补充几句。”

牟德仁舒了一口气，平静一下心绪，然后面对死者亲属说：“我想说的是，解决此案的技术关键有两点，一是外力的传导原理，即高坠时，臀部着地，力沿脊椎向上传导，致使枕骨大孔形成放射状骨裂纹；二、损伤与功能行是统一的，与臀部着地时的惯性作用，头后仰，右枕部撞击地面，形成头皮下出血，而非头部遭打击所致。我的补充完了。”

“你们一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政法委书记转头问

钟冲和另一位会检组法医。

“没有没有，我们都同意车老师的意见。”钟冲和另一位法医都说。

“那么死者亲属还有什么疑问和不清楚的地方，请说吧。”政法委书记和颜悦色地对死者亲属说。

死者亲属们都沉默着，不知道这是一场风暴平息过去后的安静还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寂静。会议室里一下子变得很静，静得能听见一些人很粗重的喘息声。

突然，那位医学院教授冷笑了一声：

“车法医这种貌似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主观臆断，解剖所见并不能得出张小强是高坠致死的必然结论，充其量也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我们抛开解剖学不说，试想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一个臀部离地面两米多高，两脚离地面才一米多的高度上掉下来，就能把自己摔死吗？哈哈，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车法医为了达到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竟然为我们编造出这样一个神话来。请问车法医，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的荒谬和可笑吗？”

“我不想讨论试想或者可能之类的问题，我们应该面对现场模拟再现试验，面对解剖所见讲话，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车德仁反驳说。

“我说两句！”面部自感很强的吕科大夫手里拿着一张人体解剖照片，嗓音尖细地说，“我们和车法医的分歧很明确，那就是致死的枕骨大孔裂纹到底是头部受外力打击形成的，还是如车法医所说是由于臀部着地形成的。死者生前头部受过打击，这是事实吧？市检察院的第一次检验报

生指出，这正是造成张小强死亡的真正原因。而车对医生，推翻了这一正确结论，说什么头部打击伤是非致命伤，而坐了个屁股墩儿竟造成了致命伤。请教广大法医，这这，这……邪了门儿吧？”

“我刚才说了，我们分析问题不能总是想当然，而是应该尊重事实……”左德[illegible]说，“看来我需要讲讲人体的颅骨结构：颅骨是典型的生物力学结构。从颅盖骨的结构看，是一个拱形结构；从颅骨的整体外形看，是一个薄壳结构。当颅骨受到外力时，只能引起局部颅骨的弯曲变形。超过颅骨的负荷限度，局部形成骨折。如果作用力大时，可引起颅骨整体的弯曲变形，形成较长的骨裂纹或粉碎性骨折。强大的暴力可引起颅骨岩部枕骨大孔外骨折。如交通事故、高坠，倒塌等事件可出现这样的骨折。头顶部的头皮下出血是轻微伤，不能造成颅骨骨折。第一腰椎至尾骨间的16×12cm面积内，有多处大小不等的皮肤擦伤，皮下、肌肉出血，枕骨大孔周围肌肉出血，[illegible]全[illegible]锁椎处深层肌肉出血，相对应处皮肤及皮下无损伤，枕骨大孔放射状骨裂纹，可以断言，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坠形成的损伤。我的观点说完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人们沉默了片刻，死者亲属的方阵中突然响起一个尖细的嗓音，这是那个自称“祖传中医”的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

“气为血冲，血为气附，脑袋被打出血，扁桃体都打出来了！血之不存，气将焉附？可悲呀可悲……”

“官向官，吏向吏，老虎向着他们的！”一个体格粗壮的

中年妇女跳起来，打断了车法医的话，指着车德仁大声喊叫道：“车法医你就是向着派出所，你们穿一条裤子！什么鉴定也不鉴定的我不明白，我就知道我家外甥是让派出所打死的，你想掩盖事实真相也不行！”

“车法医，我问你！”张小强的舅舅也站起来，指着车德仁的鼻子说，“人被带到派出所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对吧？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这不是事实吗？你能改变得了吗？”

“不对，你说的不是事实。”车德仁平静地说，“事实上是，张小强被带到派出所去时，已经是一个重度颅脑损伤的人了，只是一时表现得不明显而已。”

“你胡说，造谣！”

“我们要求惩办凶手！”

张小强的亲属全都跳了起来，大声嚷嚷着。

“你们吵吵啥？”钟坤也急眼了，呼的一下站起来，“这还是座谈会吗？跟你们说，这个结论一点没错，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儿，想让我们不顾事实迁就你们的无理要求，那是妄想！”

死者家属的情绪如火上浇油般急剧地激烈起来，有人开始哭闹，有人大声抗议，还有人出言不逊地对车德仁他们进行指责和谩骂。政法委书记和当地公、检、法的头头也控制不住局面了，只好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

死者家属聚在会议室里不走，张小强的舅舅涕泪横流地冲着车德仁大声喊：

“车法医啊车法医，你枉为法医啊！你执法不公，贪赃枉法！你要不改结论，我就到省里告你，省里不行我就上北

京、上党中央、上国务院！人命关天啊，天地之大啊，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

车德仁站在会议桌前，由于激愤和无奈而满脸通红。牙齿颤抖，他说：

“你去吧，上访告状是法律赋予了你的权利！我希望你去告，这样才能检验我车德仁到底是对还是错了。如果我真错了，你告状的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如果我没有错，我希望你能接受教训，希望你们能反思今天的行为！”

走出会议室，他感觉一阵头晕目眩，他的高血压病又犯了。

在鹤岗市这两天，他感觉好像过了十年……

车德仁没有想到的是，类似的纷扰数年后会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而且对他的冲击更加强烈。

1997年夏天，省公安厅徐厅长带领各处处长到双鸭山检查工作，车德仁作为四处处长也随行前往，他主要负责检查一、二、三级技术点的工作。

7月27日晚，徐厅长在下榻的宾馆把车德仁叫到他的房间说：

“老车啊，你想一想，近十年内，你们刑技工作带你办了多少起案子？”

车德仁不明白徐厅长为何这么问，想了一下说：

“前后有1[illegible]起案子吧。”

“有没有中毒案子？”

“有中毒案子。”

"那个冯志山呢？"

"同志？记不清了，那得回去查一下……"

"那你赶紧回去查一下……老车啊，有人把你告了，你要引起重视……"徐厅长十分忧虑地说。

"厅长……"车德仁深感意外地惊住了，他在哪起案子上出了问题呢？

"我刚刚接到厅里的电话，中央下来了调查组，突然来的，说要查一起案子，具体哪起案子我也没搞清。电话通知你马上回去……这样吧，你收拾一下，就坐今晚的火车走……老车啊，回去把案子好好查一查，争取把事实尽快弄清楚……"

车德仁提着公文包独自来到火车站，卧铺票根本没有，他在排队窗口买了一张当晚到哈尔滨的硬座票。一路上，虽然他竭力回忆，也始终想不出自己这些年来办过哪起错案以致引起中央的关注。但这样离开检查组独自返回哈尔滨，他心里还是倍感失落和凄凉。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火车到达哈尔滨，车德仁下车后没有回家，坐公交车直接到了单位。走进办公室，他打开卷柜查了一下办案登记本，近十年来他在牡丹江地区办过12起案子，其中在省城市内办过的案子只有一起，而且不是中毒案子。再说那已是十年前的事，难道这起案子有什么问题？

早上八点多钟，他往公安厅陈副厅长办公室挂电话，正好陈副厅长在。

"老车呀？你回来了？"陈副厅长在电话里说，听声音仿

佛一直在等他，“老车啊，你现在赶快过来，把1988年竹志布为江安死亡案件的原始材料全部找出来，马上送到我这儿来。对，越快越好！”

这真是怪起案子了，这起案子已经结案□年了，□年后会出什么问题呢？从陈厅长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听出，事情似乎很紧急，也很严重，分量不轻，车德仁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这起案子他错在哪儿呢？他一时又想不清楚。

车德仁把案件的材料全部找了出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书》《黑龙江省公安厅法医病理检验报告单》《松花江林业地区公安处法医鉴定书》《江玄死因及结案报告》《黑龙江省公、检、法法医会检纪要》等材料。他又匆忙地把材料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才放下心，心里踏实，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刑事技术处大楼离省公安厅有一段路，车德仁坐处里的车赶到公安厅了。

陈副厅长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等他，见车德仁进来，陈副厅长劈面就问：

“老车啊，这案子不会有啥问题吧？”

“材料全在这儿，厅长，我敢保证没有问题。”车德仁把案件材料递上去说。

“没问题就好。老车啊，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咱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估计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厅长，到底出了啥问题？”

“事情闹得挺大，中央纪检委派来个人民联合调查组，住在花园村宾馆，26号下午突然来的，事前一点招呼也

没打……其中有三个副局级干部，专门来负责查这个案子的。”

“这个案子，厅长，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吗？”车德仁不解地问。

“案子是你经手的，你认为有什么特殊吗？听说中央联合调查组是带着中央首长的专门批示下来的，具体什么内容我还不太清楚，希望你能认真配合调查。”

“厅长，我还是那句话，脚正不怕鞋歪，我不怕调查。”

“你有这个信心就好。待会儿一块儿走，调查组通知到花园村开会，你和刑侦处孙处长都参加。”

利用到花园村宾馆开会前的一段时间，苏副厅长向车德仁详细询问了江宏案件情况，车德仁努力回忆着这起案子：

1988年春，松花江林业公安局的法医带来一份检材，要求协助做病理检验并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

1988年1月26日深夜两点多钟，亚布力林业局职工江宏（26岁）的妻子曹蕊（27岁）被江宏的呼噜声惊醒，凌晨五时许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后土葬。江宏的父亲状告曹蕊与人通奸，下毒谋害亲夫。松花江林业公安局于3月8日开棺验尸，提取了病理和毒物分析检材。

车德仁和他的学生钟坤亲自做了病理检验，病理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灰色肝变期），认定：江宏系患大叶性肺炎（灰色肝变期）合并肺水肿，导致急性呼吸衰竭死亡。

1989年1月，省公、检、法三家法医会检，完全同意省公安厅的检验结论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入狱死亡案子，时隔二十七日，怎么突然掀起如此大浪呢？

车德仁参加了这个调查组在花园村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的会议，调查组的人车德仁一个也不认识，也没有找他谈话。会议的内容很简单，宣读关于复查江宏死亡案的方案：“为进一步认真全面复查江宏死亡事件的性质，根据联合调查组赴黑龙江省调查张成贤申诉案的总体工作要求，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复查方案制定得很详细，包括：开棺检验、毒物分析、案情调查、证据审查、复查切片等六个部分，并且特别提到，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由调查组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负责审核和指导，而且每个过程都要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到场进行监督。

从会议室出来，车德仁感到仿佛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不说别的，光是这次调查的气氛和规格就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尽管车德仁一再在心中告慰自己“这个案子没有问题”，“脚正不怕鞋歪”，但是那种内心的沉重感和紧张情绪还是难以摆脱。不难想象，万一这个案子真被查出了什么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办公室，车德仁沉重地坐在办公桌前，环顾着这间小小的处长办公室，心中说不出是苦涩还是伤感。他想到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再有几年就该退休，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交给了法医这个职业。从参加工作那天起，除了当过几天外科医生之外，他几乎就没有机会从事别的职业。他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在五常县第一次参加勘察案子的情

景，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是如此漫长又是如此短暂，它消耗并带走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它给他留下了什么呢？除了几千具尸体的检验报告外还有什么？不过这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是使他回顾一生最具成就感的地方。如今，当他的经验、他的能力、他的权威在他的工作经历中即将划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时候，却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片刻间，他甚至感到了心灰意冷和失望。但这只是片刻间的情绪，他是个性格冷峻的法医，不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最后他想到，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不是闹情绪，也不是消极等待调查结果，而是应该主动配合调查组的工作，帮助调查组尽快把问题搞清楚。

车德仁走进法医档案库去查找，答案只有组织蜡块，他觉得应该把全部检材主动提供给调查组，让专家复查检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组织蜡块，车德仁头上冒汗了。晚上八点多钟时，他往钟坤家打电话。钟坤大概喝了点酒，说话舌头有点大。

“车老师，明天我去给你找不行吗，现在怪晚的……”

“不行，”车德仁说，“你马上过来吧，打车来……”

“打车呀？”钟坤为难地说。

车德仁知道钟坤仔细，打车嫌贵。

“事关重大，打车来吧，我给你报销。”车德仁着急地说。

十分钟后，钟坤气喘吁吁跑上楼来了：

“车老师，我来了……”

车德仁把10块钱塞到他手里：

“拿着。”

"车老师，不用……"钟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车德仁催促钟坤：

"快，帮我找找江宏的组织蜡块，要是找不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车老师，这事我听说了。当初送来的检材检验人是我，你是复核人，要是有啥毛病，我扛着。"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先把蜡块给找找出来！"车德仁说。

钟坤几乎把档案库翻了个遍，组织蜡块终于找到了。

"今晚咱们别睡了，辛苦点行吗？"车德仁说。

"车老师，你说干啥吧？"找到蜡块，钟坤起来了情绪。

"咱们马上切片，连夜染色，把显微照片搞出来，争取明天一早就给调查组送过去。"

"行，车老师，咱们现在就干！"

第二天早上8点钟，车德仁把江宏案件的组织蜡块送到了调查组。接下来的几天中，调查组再没有找过他，但他知道，对这起案子的复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而又严肃认真地进行着。

8月1日，车德仁接到调查组通知，让他立赴[illegible]，参加对江宏尸体的开棺检验工作。

这几天中，中央调查组来平反工作的消息已不胫而走，车德仁每天都会接到几个熟人的电话，向他询问被调查的事情。有时候在街上碰见熟人，那人会吃惊地说："老车，听说你被抓起来了？"车德仁的妻子满春也知道了，心里不是

滋味，劝他别干了，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图个啥呢？

车德仁沉默着，仍然照常上下班，但他的白头发明显地增加了许多。

这几天，关于调查组到来的原委他也从熟人处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江宏死后，他母亲张淑贤就一直上告，先是到省里，后来就上北京，在北京上旅社住着，告了十年，还找了个后老伴。告状的内容也逐渐升级，先是告儿媳曹燕勾结奸夫谋害亲夫，后来就告松花江林业公安局包庇杀人凶手，最后告省公安厅法医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出伪鉴定。行贿受贿的数额也在十年内不断上涨，六万、八万、十六万、二十八万。而且，张淑贤在北京告状的最惊人之举，就是两次拦截某中央领导的专车。也不知她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两次竟然冲到马路上，跪在行驶的轿车前告状，造成极恶劣影响。中央领导震怒了，亲自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

看来，是要在黑龙江省抓一个贪赃枉法的典型。

不能低估一个上访专业户的能量，如果他真是冤枉的，他就算有希望重见天日了；可要是碰上个刁民告刁状呢？

这结果就是目前车德仁必须面对的处境。

车德仁有没有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他自己最清楚。但他能保证整个鉴定过程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万一出了一点疏漏，追查起来，这个错误会比平时放大十倍、百倍，他的一生清白就有可能被这一点疏漏所葬送。

开棺验尸工作在一座公墓坡上进行，首先由江宏母亲张淑贤指认江宏的墓地。这个五十多岁的乡下女人，给江

年多进京上访告状的磨练，已经修炼成了一个见多识广，临阵不乱，满嘴京味的北京女人。乍看上去，仿佛她不是死者家属，而是整个开棺检验现场的总指挥。

在她的指认下，民工们挖开了江宏的墓地。

正值盛夏三伏，人上像下火一样，坟墓挖开后，从墓穴中冲出一股浓重的阴气和恶臭，仿佛江宏的灵魂从中走了出来。张淑贤冲到墓穴边，冲着棺木嚎啕大哭，口中念念有词，场面令人心酸，又让人胆寒。

整个开棺过程严格按照法医学发掘尸体和开棺检验的程序进行，所有场面均由专业人员拍照、录像和文字记录。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到场监督

开棺检验程序：

一、将全部尸骨检出棺外，按解剖位置摆放，逐一检查有无损伤，重点检查颅骨、肋骨的损伤情况。

二、提取检材供毒物分析用：

1. 提取江宏全身骨骼的1/2和整个颅骨。

2. 收集毛发、指甲、牙齿。

3. 收集肝、胃、肾、膀胱部位的腐败肉泥和残渣。

4. 采取棺内各种衣衾垫褥、部分棺木和棺内及棺外泥土（各1000克）。

三、检验结束，当场宣读检验记录，检验和监督人员分别签字。

四、恢复墓地原貌

墓地边，围站的人群中支开几把五颜六色的遮阳伞，调查组的几位重要人物站在伞下观看着。

车德仁参加了开棺检验工作，在调查组专家的指挥下，他像个普通法医一样默默地收集着检材。在如火的骄阳下，他全身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汗水顺着裤筒淌下去，流进脚上穿的高腰水靴中，水靴中积满了汗水，脚一运动就发出咕咕的声响。

7月日下开棺检验，对车德仁来说绝不是头一次了，可以说，他这一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开棺检验工作中度过的。烈日的暴晒他已经习惯了，尸体的恶臭他也早已能够忍受，可是这次的检验对他来说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他在检验现场已不是一个主导者，而是一个被调查的对象。他一件件地收集检材，最终要发现或者检验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一个在事业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法医，在他功成名就时，却需要开棺检验自己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潜在的罪犯。这样的经历，全世界的法医有几个能够遇到？

开棺检验后，按照调查组制定的工作方案，还要进行"毒物分析""案情调查""文证审查""复查论证"，这些工作都没有再找过车德仁。

车德仁默默地等待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是他一生中感觉到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调查的结果不必说了，否则他不会还工作在目前的位置上，也不会有他后来在七起大案中立功受奖。

杨成江之的妻子张淑贤目前正在黑龙江省北安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据说这次调查工作花费了120万元。我们，

能这样安慰自己说，这笔钱花得不冤枉，因为一个大法医的清白是多少钱所买不到的。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1989年新鹤市张小强案的最终结果：那年，在德[illegible]离开新鹤市一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法医对张小强尸体进行复检，证实了[illegible]会检组的鉴定结论准确无误，案件已经划上了句号。

第十二章　名医不是法医

牟德仁对章教授的固执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章教授是省内医学界有名气的颌面外科专家，二十年前，牟德仁还在医科大学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章教授可能记不住有这个学生，但牟德仁却始终记得章教授。而这次牟德仁与章教授的冲突是由一起动物咬伤人的病例引起，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严格说起来，应该算不上是一起案件。

1990年12月21日上午，阿城市料甸满族乡农民王占河夫妻开手扶拖拉机，抱着满脸是血的三岁儿子先后送到阿城市医院和哈尔滨儿童医院，说是被狗咬的。大夫看后都说小孩危重，失血休克，应速转大医院抢救。当晚六时许，夫妻二人将孩子转送到哈尔滨市一家具有权威性的大医院抢救，经医护人员清创缝合，输血，输液，患儿逐渐苏醒，生命体征处于平稳状态。第二天，颌面外科专家章教授查房，看见小孩血葫芦似的脑袋上横七竖八的创口，又翻看了病历，对值班大夫发火说："这不明明是刀伤吗，怎么说是狗咬的？怎么不向公安机关报案呢？"章教授此言一出，孩子伤情的性质立即发生了改变，由一起狗咬事件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章教授的话当场就得到医护人员的一片随声附和，并纷纷指责说孩子家长是怎么当的，孩子被残害成这样

怎么还说是狗咬的呢？又说公安机关怎么不管呢，真是太不像话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结论，王二河夫妻二人立即犹遭雷击、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孩子出事时他们不在现场，是邻居抱回来并说是被狗咬的。

第二天，孩子的母亲就抱着小王丙到妇联去下跪哭诉，要求妇联为他们申冤做主。

妇联领导都是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同志，见孩子被咬成这个样子，当时就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此时正值妇联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活动，这件事不正是送上门来的活教材吗？妇联领导岂能坐视不管？第二天，各级妇联领导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孩子，送钱送物表示慰问，同时电告阿城市公安局，要求他们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高度予以重视并迅速侦破此案。

此案由此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先说阿城市公安局接到电话后不敢怠慢，指派公安局技术科长、主检法医刘洋到医院为小王丙验伤。这是位年轻的女法医，工作认真泼辣，深得局领导信任。紧接着，又派魏副局长率刑侦人员迅速赶往案发地料甸满族乡方棒子屯调查了解情况。女主检法医师检查患儿后，认定不是刀伤，符合动物咬伤。与此同时，魏副局长带领刑侦人员把方棒子屯查了个底儿朝天，调查走访，认定确系被狗咬伤。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继阿城市公安局之后，哈尔滨市公安局也奉命对此事展开侦察，并派法医到医院为患儿验伤，侦察和验伤结果都与阿城市公安局的意见完全相同。但医院颌面外科医护人员仍一口咬定小孩头面部伤口是刀

伤，章教授是颌面外科的专家，他的诊断具有权威性，谁敢怀疑？妇联领导在公安局法医和医院专家之间，自然对医院专家的意见深信不疑。

社会舆论也认为，错在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如果不是另有隐情，有意掩盖事实，包庇罪犯，就是法医水平太低，连刀伤和咬伤都分不清，怪不得很多案子破不了，都是法医无能的结果。

两种意见尖锐对立，越闹越大，两市公安机关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小孩出事一年之后，省公安厅过问此案，指派法医车德仁牵头，会同两市法医再次复检小丁刚的伤痕、勘察现场。

车德仁验伤所见：小孩神志清醒，智力欠佳，合体合作。头面部损伤共21处较集中，多数创痕呈弧形，两处线形，有的呈片状，用放大镜观察，有的创口边缘不整；头部损伤深达帽状腱膜下，边缘不整齐，颅骨无损伤；其余损伤表浅，有撕裂伤，可排除刀类器砍、刺、割所致。

现场勘察情况：现场位于场院与住房之间横道上，一棵老榆树下。经观察，榆树下面堆放树枝，树枝上粘有狗毛，树下的泥地上发现两颗牙，经对比与丁刚口腔缺失的门牙大小相符，检验牙的血型与丁刚血型相同，认定这里榆树下为受伤现场。

综合验伤及现场勘察情况，认定丁刚头面部损伤系狗咬、抓伤无疑。

车德仁的验伤结论与章教授的结论依然截然相反，尖锐对立。

车德仁自信自己的结论绝对不会错。他没有去见这位章教授，但他想不通，章教授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作为一位颌面外科专家，他认真检验过伤口吗？会不会是一时脱口而出而又覆水难收？他大概不会想到，作为专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会给社会和广大部门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响？

据说矛盾产生后，章教授在病房里不屑地说："法医懂什么？他们是专门跟不会说话的死人打交道的，在死人身上横切竖划，跟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如果章教授真这么说过，车德仁感到很痛心，这位老前辈是太无知还是太狂妄了？

对于法医来说，区别钝器伤与锐器伤是个常见的基本功，但为什么一起普通的狗咬伤人案子却引起了这么大的一场争论呢？大概问题的关键在于，名医不是法医，临床医生与法医在执法的严肃性上是无法相比的。

车德仁并不认为自己比章教授高明，但他觉得章教授作为医学专家，却不应该对法医存有偏见和歧视。

法医学是利用医学的知识，借助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先进技术来解决与人体伤亡有关的法律问题的一门科学，是医学的一个分科，是边缘科学——也就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科学相互交叉部分的科学。比如法医遗传细胞学，就属于遗传学、组织学与细胞学相互交叉部分的一门科学。

车德仁清楚记得1981年冬他处理过的一起案子：肇东县一桥梁工地负责人李升，下班回家后刚要脱鞋上炕，还没

等妻子把饭菜端上桌子，突然大冒冷汗，嘴流口水，歪倒炕上。等妻子找来医生时，李升已经死亡。医生诊断查不出死因，拒绝签发死亡证明。李升弟弟怀疑嫂子风流，谋害亲夫。公安机关遂立案侦察，侦察员在死者的被单上发现一块1×0.5cm血迹，遂起怀疑谋杀。经提取血迹检验血型为B型，而李升及其妻子的血型皆为B型，妻子说血迹是来月经不小心沾到被单上的，而公安人员则怀疑是李升死前被捂压时口唇出血留下的痕迹。后方德仁接手此案，经做脱落细胞检验，由于上皮细胞与口唇上皮细胞均是复层扁平上皮细胞，从细胞组织学、形态学对比无法区分。为检验脱落细胞的性别，他用粘片法，一张粘片用硫堇染色法，发现大量的有核上皮细胞和无核上皮细胞混在一起。有核上皮细胞X染色质检出率达28%，从而证明此血迹是B型血的女性留下的月经血。经做死尸解剖检验，李升有冠状动脉硬化致使动脉血狭窄达三级，终于搞清了李升的死因系冠心病猝死。

还有一起案子，也是利用法医遗传细胞学进行侦破的案例。

1985年夏，广西省南宁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办案人在《中国法医学杂志》上读到过方德仁发表的“用上皮细胞X、Y染色质鉴定性别”的论文，乘飞机到哈尔滨找方德仁协助破案。

办案人介绍，6月的一天早晨，南宁市医院24岁的女药剂师白萍每天起床后跑步晨练，但直到八点多钟也不见回来。母亲感觉不好，往医院打电话，医院说人没来上班。等到十

点多钟崔萍也没回来，只得速报告了公安局。家属、医院和公安人员开始找人，下午三点多钟，终于在离家五里多路的池塘里发现一具女尸，经家属辨认系失踪的崔萍。经法医检验尸体，死者颈部有扼痕，舌骨有骨折，睑球结膜有出血点，心脏血液呈暗红色不凝，肝、肾淤血，结论为扼死后抛尸水中。死者未婚，检验处女膜在六点和九点处有新鲜破裂，阴道涂抹物检出精斑和AB型物质。经侦察，崔萍邻居王某曾多次向崔求婚遭拒绝，王某多次纠缠，曾遭崔指斥责。侦察员将王某列为重点嫌疑人，传讯王时，王称未婚，且未与人发生过性行为。侦察员带来了在王某阴茎及龟头上做的4张涂片，检验涂片上能否检出女性阴道上皮细胞，是认定王某是否犯罪的关键。

李德仁对4张涂片做瑞氏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很多脱落上皮细胞，但阴道上皮细胞与阴茎、龟头上皮细胞从形态学角度看都是复层扁平上皮细胞，因此很难区别。观察性染色体，4张涂片上仅见7个有核细胞，2个细胞检见X染色体。因有核细胞少不能得出结论。李德仁带着“无细胞核的上皮细胞怎样确定性别”问题去请教各大医院的细胞学专家和遗传学专家，但得到的回答均为“这是学术界的难题，我们目前不研究这个问题，请你查阅一下国外的资料”。

李德仁在1980年出版《法医遗传学基础》一书时曾大胆预言：到20世纪末，法医物证检验会在遗传学方面要有重大的突破，将采用DNA技术认定犯罪分子。1985年李德仁在一份外文资料上看到，英国已应用DNA检验技术解

决了一起移民争端。事情是这样的：加纳妇女克里斯蒂·安娜过去在英国伦敦居住，有一子一女，她的儿子安德鲁15岁，返回加纳。当其重返英国时，因被怀疑系其表兄冒名顶替（此妇女在加纳有姐妹），英当局不予承认。经化验ABO等18个血型系统后，此男孩非该妇女之子的可能性已降到‰。但法庭仍有怀疑，遂求助于英国的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杰弗里斯做了"遗传指纹图"，并应用DNA技术提供了一个数据，证明安德鲁是该妇女之子。法庭终于接受了这一结论，使得一起移民纠纷最终得以解决。这一技术后经彼得·吉尔和戴维·韦雷特发展，成为刑事侦察的重要手段。刑事侦察学发达的美国和法国略晚，于1986年4月才始见报导。

省公安厅技术处在车德仁的不懈努力下，于1992年创立了法医遗传室，开展DNA检验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对有核细胞的血斑、精斑、肌肉、骨组织可以进行个体认定，无核细胞如脱落的上皮组织、毛干、烟蒂粘上的上皮细胞等通过检验线粒体中的DNA，也可以做个体认定。南宁王强奸案的无核上皮细胞的性别鉴定和个体认定问题终于找到了检验方法，由此认定王某系杀害崔某的凶手，车德仁关于"20世纪末法医物证检验鉴定在遗传学方面将有重大突破"的预言也得到了验证。

正如解剖学、生物力学与建筑材料力学相交叉的部分为法医生物力学，车德仁从建筑材料力学入手，研究颅骨的力学结构，撰写了《颅骨生物力学》一文，对颅骨所具有的现代建筑四大结构特征：拱形结构、框架结构、悬索结构、薄壳

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解释人体颅骨的损伤机制。

法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群和个体，包括活着的和死亡的。

法医学研究的内容包括有关人身伤亡现场的勘察、尸体解剖、活体检验、物证检验，最后形成鉴定结论。在法医的活体检验与一般临床检查有所不同，因为在一般的临床检查中，病人请医生诊治都希望疾病能够治愈，能详细地述说病史及自觉症状。而涉及到案件时，被检查者可能伪诈、隐瞒，也可能造作、夸大，所以要以客观检验为主，研究被检查者的症状和体征，这需要检验者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的目光。

当然，车德仁不想跟章教授讨论这些话题，他只希望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诊断和检查结论负责任，如果发现错误，要勇于及时纠正。

车德仁为小王刚的复检结论出来后，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时隔不久，妇联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起罕见的残害儿童案件》的文章，仍然坚持章教授的观点，说小王刚是被坏人残害至死。文章一出，舆论哗然，公安机关自然成了被指责和质询的中心。此案惊动上层，省里有关领导亲自过问并责令省公安厅和省妇联出面，召集正反双方的代表进行座谈，以期通过讨论或辩论的方式查清事实真相。

车德仁作为法医方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我搞了这四十年的颅脑外科了！”章教授发言时显得

很激动，还有些悲哀，以致他在做手势时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有许多都已经成为了很有成就的专家……我四十余年的实践经验，就是替人看伤，有刀伤，也有狗咬伤，猪咬伤，甚至有熊咬伤！在我的行医经历中，我还没有犯过误诊的错误，更没有把刀伤和动物咬伤混为一谈的记录！我可以以我的医术和人格做保证，小孩子头部的伤口绝对是刀伤，而非什么狗咬伤……”

车德仁坐在章教授的对面，默默地望着须发斑白的老教授，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

章教授所说的有成就的专家中，大概不包括他这个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科技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法医。因为章教授并不认识这个二十年前听过他的课，并且在心里一直把他当成老前辈的有成就的法医。章教授在颅面外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医学界所公认的，车德仁在医学杂志上经常读到他的论文，并且受益匪浅。但章教授现在的激动却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们目前只是讨论一个具体病例，即使出现意见分歧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感情冲动和剑拔弩张只有不利于学术的争论和问题的探讨。

车德仁想起了一起案子：大约两年前，本市某县发生一起车祸，一个老太太翻车后被砸致伤，下肢不会动达一年之久。经省内某大医院鉴定为外伤性蛛网膜炎引起的瘫痪，而车德仁则鉴定为癔病性下肢瘫痪。老太太的家人便逐级上告，一直告到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几次省长的汽车刚开出家门口，老太太的家人就朝汽车扑过去，躺在汽车轮

下拦路喊冤。为此事省长秘书一个月内找过车德仁两次，车德仁便向省长秘书作了汇报，并坚持自己的检验结论。后经公、检、法组织专家多次会检，均同意车德仁的鉴定结论，那家医院的院长和经治医生也承认诊断为外伤性蛛网膜炎系误诊，事情才算了结。

"我也说两句！"

车德仁抬眼去看，见发言的是那位姓高的主治医生。车德仁知道，是这位主治医生为小王刚做的手术并确诊为狗咬伤，后来章教授断言为刀伤后，他也立刻改了口，一口咬定是刀伤。

"我是颌面外科的主治医生，王刚这个患儿是我收治的，伤口也是我手术缝合的。患者头面部伤口有角形，也有略呈弧形的，而且边缘较整齐，与外科手术切口相似。因此我完全同意章教授的意见，王刚的头面部伤口是刀伤而不是什么狗咬伤，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高医生红头涨脸地说完，仿佛完成任务似的长出了一口气。

"我提一个问题吧。"

车德仁看见坐在会议桌中间，主持会议的省公安厅信访处张处长拿眼睛看他，他知道自己应该代表参加会检的法医谈谈观点了。

"我想提一个问题，"车德仁语气平和地重复一遍说，"我想问问，医院方面诊断孩子的头面伤为刀伤，能讲出这判断的依据吗？"

"依据？还需要什么依据？"章教授傲慢地说，"患者的

伤口就是依据，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就是依据，我不明白你还要什么依据？"

"我想请问尚医生，"车德仁避开教授的傲慢，把矛头对准主治医生说，"尚医生，请问你在为患儿清创伤口进行缝合前，是否观察到创腔有否组织间桥？"

"这……"尚医生停顿了一下说，"当时患儿情况紧急，我忽略了。"

"我感觉你好像忽略了，因为我在手术记录上没有看到记载。"车德仁不紧不慢地说，"其实，在清创伤口进行缝合前，只要观察创腔有否组织间桥，钝器伤与锐器伤就一目了然了，而尚医生却忽略了。作为法医却不能忽略，因为对法医来说，区别钝器伤与锐器伤是个最常见的基本功。"

车德仁看见，尚医生的脸上明显地出现了窘态，章教授咳嗽了一声，也有点不自然。他没有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而是转变了话题。

"至于孩子头面部的伤口到底是刀伤还是狗咬伤，我想从一个法医的角度谈谈我的个人看法。首先，我觉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解剖学、组织学和法医学的基础理论谈起；要从创伤各部位名称和钝器伤、锐器伤的特点来区别……"

章教授坐在那里，鼻子里哼了一声。

"车法医扯远了吧？"

"对不起，我只是想说，离开了法医的基础理论，就很难认定损伤的性质。"车德仁说，"病历记录上面有记载，患儿头部右侧有两处创口位于额结节、顶结节间，略呈斜形，分

另长3cm—4cm。这两处有病志记载深达颅骨，颅骨没有骨折。我们知道，头皮的解剖分层为：头皮、皮下组织、帽状腱膜，腱膜下为疏松的结缔组织、颅骨外膜和颅骨……”

“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我看就不要讲了吧！”卓教授不耐烦地打断说。

“对不起，我讲具体些。”竹德仁并不理会教授的厌烦，因为他发现会议室中的人都听得很认真，“我想说，患儿头顶两处创口帽状腱膜的损伤形态是什么样？病志没有记载。而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钝器伤或锐器伤的，为什么没有记载呢？这只能认为临床医生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患儿头面部22处创口，每处创口的创角、创缘、创底、创壁、创腔的形态一处也没有描述，每个创口的基本特征也没有记述，那么又是根据什么一口咬定是刀伤呢？仅凭直觉或经验吗？”

如坐针毡的高医生转过头去求助般地看看卓教授，而卓教授沉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实践证明，仅凭直觉和经验往往是不可靠的，又怎能据此认定损伤性质呢？虽然创口已经缝合，但从照片上看，仍然可以看到，有的创角钝，有的创角呈撕裂状，有的创缘不整齐，这都证实伤口是由动物撕咬形成的，而刀伤无此创痕现象。当然，有的创口狗咬伤与刀伤很相似，这就需要凭法医的经验来判断了。可惜我们的争论发生得晚了一点，我刚才说过，如果在清创缝合前观察创口有否组织间桥，这场争论也许可以避免发生……”

“忽”的一声，卓教授脸色难看地推开座椅站了起来，抬

腕看看表。

"对不起，我还有课，先走一步了！"

章教授说着，夹起皮包就往会议室门外走，众人一下惊愣间，尚医生也匆忙站起来，朝章教授追过去。

"教授，我送送你吧！"

章教授和尚医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剩下的人都愣在会议室里，不知道是应该送出去还是留下继续开会。

左德仁也有点发愣——他还需要继续发言吗？

事后，有刊物找到左德仁，想向他就这起案子写篇文章，文章题目都替他拟好了，就叫《名医不是法医》，但不知为何被他拒绝了……

第十四章 一只外耳上的信息

利用一只耳朵认定身源，在世界法医史上，车德仁大概是头一例。

一具爆碎，被炸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全身上下惟一完好无损的，就只剩下了一只耳朵。

是一只右耳，白白净净地长在被炸成血葫芦似的死者的脑袋上，像是一堆腐土上新长出来的一只蘑菇，这是人为爆炸制造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1981年4月22日清晨5点09分，一列旅客列车由南向北准时驶上了哈尔滨东江桥，守卫江桥的武警战士张越站在江南桥头，目送着这趟列车从身边疾驰而过，车轮卷起的旋风强劲地冲撞着他的身体，他把身体挺得笔直，一种神圣的豪情和责任感从他心头升起，因为他是一名守江桥的战士，江桥和列车的安全就维系在他的肩头。

他熟悉从江桥上经过的每一趟列车以及它们通过的准确时间，而现在这趟车是由双鸭山开往齐齐哈尔的98次特快列车，列车准点运行。

列车在长一千多米的钢铁桥梁上朝前奔驰，车轮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响。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从张越眼前驶过

去，列车在他眼中由一条长龙变成了一个迅速向大桥深处移动的长方形铁匣子，轰鸣声也逐渐远去。凭经验和眼力，他知道列车最多还有一百米就要安全驶离大桥了。也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列车的中段冒出了一股白烟，紧接着一股闷雷似的爆炸声浪滚动而来。在片刻的惊愕之后，他一步跨进岗亭，抓起了电话……

代号为"421·98次特快列车爆炸案"震惊全省，惊动中央。省、市高层领导人以及大批公安人员、武警战士火速赶赴爆炸现场。现场一片混乱，公安刑技人员与新闻记者为争先进入爆炸现场而发生争执。后来省长亲自下令，一切为公安人员现场勘察让路，局面才逐渐变得有序起来。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抢救受伤旅客，将98次列车由松花江桥引导进滨江站，将炸毁的14号硬座车厢（车体号：YZ22型5226）从原列车编组中解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检材保护在滨江站货物四线。

现场勘察由省公安厅厅长亲自部署，组成了痕迹检验组、照相录相组、法医检验组，由省公安厅四处统一指挥。

省公安厅四处法医科长车[illegible]负责法医组的工作。

现场勘察分别在滨北线松花江大铁桥、滨江站14号车厢内同时进行。

桥上勘察由北向南推进。

该桥系公路、铁路立交桥，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铁路桥，桥全长1024米，共有15个桥墩，每个桥墩上部由8个工字钢梁、7个斜梁相互连接。铁路桥为单线，两侧人行步道

宽1.1米。

桥上现场全长64米，自桥北端向南235米。

113号立梁上挂有车窗橡胶木条7根，人行步道上有散在的碎地板木屑和人体组织，玻璃碎块。

123号立梁右侧向南2.5米处护栏向桥外弯曲，弯曲最大处距垂直水平面20厘米。

该立梁表面有散在的人体组织碎块，立梁南2.5米的右侧人行步道板被炸裂7块，被炸裂的木板上有人体组织块，其面积为25 × 16厘米。

122号右侧立梁下有深灰色裤子一条，绿色毛裤碎片，立梁与步道板夹缝中有左脚皮鞋一只。

117号立梁向南3米处有一个套有绿色毛裤、脚上有化纤尼龙袜的人体下肢。在右侧斜梁上有车窗拉簧8个，黑色皮鞋一只，人体右下肢一段。

勘察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并绘制了现场图。

对现场遗留的大块人体组织及有关遗留物，经拍照后，车德仁命令法医组人员原物提取入备检验。

对14号车厢的勘察由车内向车外，由前向后进行，以列车前进方向为前。

车德仁指挥法医检验组走进14号车厢，车厢内浓烈焦臭气夹着火药味扑鼻而来，令人窒息。抬眼望去，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这样的爆炸惨状，车德仁不久前刚刚见过。

那也是一次爆炸案——哈尔滨亚麻厂粉尘大爆炸

1987年3月15日凌晨，亚麻厂夜班工人还没有交班，突然两声巨雷似的巨响，梳麻、前纺、细纱三个车间的房盖被掀掉一大半，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被摧毁，成吨重的水泥块被抛出五十多米远。瞬间之内，浓烟烈火腾空而起，爆炸区成了一片火海，火势之猛，白米草坪胶泥土也变成一片焦土。大火持续燃烧了一个多小时才被数十辆消防车扑灭。

竹德仁接到命令，带领全省法医病理学习班的二十多名法医赶到现场，所见情景触目惊心，令人震惊。

56具尸体横陈厂区露天，等待家属认领。但由于是粉尘爆炸，大部分尸体烧伤严重，面目皆非，家属无法辨认，不敢认领。要准确认定每具尸体的身源，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由竹德仁他们来做

对烧焦衣服的碎片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比对，如：烧焦的蓝布片或黑布片放在水中浸湿显蓝色，白色布片则成灰白色；

辨认死者衣服的型号、大小和式样；

死者身上饰物如耳环、戒指、手镯等的式样、质地、颜色以及其上的字迹。

尸体检验中发现的耳环孔、牙的形状、数目、畸型、假牙、龋齿、折断、缺牙或补牙等，以及头部、腹部、身上的黑痣、文身、手术或外伤疤痕、脚部鸡眼等的辨认；

胃肠内容物与死者生前一天进食情况的核对；

解剖检验生殖器、结扎及愈合情况，根据子宫内膜的分期，是否经产妇、有否避孕环及避孕环的型号、是否怀孕，怀孕几个月等进行辨认。

对烧焦的、辨认困难或残缺不全的尸体，准确地测量某一完整长骨，推断其生前身长；

对烧伤严重难以区分性别者，可根据颅骨、下颌骨、骨盆、耳骨及内生殖器给予判定；

根据尸体判断死者生前发育情况、死者牙的数目、牙磨损程度、长骨骨骺愈合情况、颅骨骨缝愈合情况、耻骨联合面的变化、胸骨与性特点、肋软骨的情况等推断年龄；

车德仁带领二十多名法医用5天时间，终于准确认定了死者身源，无一遗漏。

一月之内，车德仁这是第二次勘察如此惨烈的爆炸现场。

对14号车厢勘察所见：

该车厢门上部的顶棚夹层板被炸毁，酚醛泡沫层熔化，呈黄黑色，电线炸断，门头内侧壁由内向车前方隆起，两侧的窗玻璃全部破碎，通车厢门被炸掉，门入地面上有散落的铁丝、炸掉的间墙板、通道门、酚醛泡沫碎片等，铁皮呈锯齿状。

进入车厢后，见车厢前部地面上有大量的爆炸抛出物，前进方向左侧系厕所，右侧为洗漱间，均被炸毁。

车体左侧距车前端2.48米处，有一个大空洞，长1米、高2米，呈不规则外喇叭状，车厢外铁皮沿洞边缘向外翻卷，洞上部外车行李架向上弯曲，行李架上方里侧的暖气管保温层被炸掉40厘米；顶棚装饰板全部脱落，酚醛泡沫保温层露出，并附有150×60厘米的粉状物质。

距前端门向后2.6米靠左侧墙壁的地板上有一个大洞，形似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分别为1.05米、0.9米，斜边为1.4米。地板下铁皮向下斗翻卷成喇叭状，横铁梁[illegible]角铁被炸断，[illegible]部弯曲。

该孔洞下方系车辆右侧第一动轮，轮上附有片状绿色棉纺物和小块人体脂肪及布条，在周围连动杆上也散在的人体组织碎片。

在前端车厢连接处，有一副担架，上面仰卧一具男性尸体，头向后部。

距前车厢门150厘米，距左车厢内壁1.1米处有一具俯卧女尸，头朝前。

距前车厢门向后90厘米，距右车厢内壁20厘米处有一女性上半身尸体，脸向前头向后。

距前车厢门1.8米，距右车厢内壁15厘米处有右脚、左手各一只。

距前车门1.9米，距右侧车厢内壁1.25厘米处有一具仰卧女尸，颜面部及腹部被炸碎。

距前车门向后1.8米，距右窗1.1米，有两具男性尸体，头向前，呈仰卧状。其中一具尸体头部炸碎，上身没有衣服。

62号座席上有男性上半身尸体一块，颜面部被炸碎，只有头皮、项部和部分背部皮肤及脊柱骨（这具尸体后来被编号为1号尸体）。

14号车厢经过勘察，共发现残缺不全被炸尸体11具。

法医组将尸体位置固定后作初步检验、编号，然后将尸体运送到铁路医院尸体房分别进行详细检验。

车德仁重点负责检验1号尸体。

尸体1号，体部严重残缺不全，能提供给车德仁检验的只有：残存的枕骨、两侧颞骨岩部、部分顶骨矢状缝未愈合、脊柱长58厘米、其余脏器缺损；左小腿从膝关节处碎断、胫骨红髓充满整个髓腔、干骺端未愈合。

血型化验为AB型。

死者的姓名、年龄、身高、职业等情况一概未知。

这具离爆炸点最近的谜一样的尸体摆在车德仁面前：他是谁？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是受害者还是引爆炸药的罪犯？

车德仁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揭开这个谜底。

“从尸体破炸情况和身体嵌入物情况看，爆炸物是在身体前面，距腹部较近，很可能是坐在座位上，把爆炸物放在大腿上引爆的。”车德仁对穆法医说。

“这家伙把自己也炸得太狠了点！他这么干，是不是害怕法医，不想给咱们留下更多的线索吧？”穆法医开了个玩笑。

穆法医四十多岁，是哈铁公安局一名很有经验和能力的副主任法医师。此次侦破列车爆炸案，省公安厅、哈市公安局和哈铁公安局联合行动，所以穆法医也参加了，并和车德仁一起检验1号尸体。

“那也太小看人了吧？”车德仁也开玩笑似的说，“以为

把自己炸碎了就没处找了？不是还有这剩下的一堆一块吗？这就够了。应该让他见识见识，法医都是干啥的。”

这句话虽然是用玩笑的口吻说的，却绝不是戏言，因为车德仁对自己和穆法医的经验及水平充满了自信。车德仁对“法医人类学”这门科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通过骨骼进行个人识别，认定身源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作为一名法医，他始终牢记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不管尸体和骨骼腐败残缺到怎样的程度，法医都不能拒绝检验，只能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去得出正确的结论。

记得在对亚麻厂大爆炸的尸体进行检验时，有一具青年女工的尸体残缺严重，肢体烧焦，家属悲痛欲绝，却又一直不认领。后经车德仁解剖，检验出其生前患过胸膜炎，家属这才信服，领走入殓。

要想弄清1号尸体的身高不难，尸体上不是还残存着一段脊柱骨吗？车德仁掌握一个现成的公式：

一、测量骶前脊柱的长度，即在骶前脊柱的腹侧，测量上自枢椎的齿突尖下至第五腰椎体的下缘的长度。

二、将测得的数据乘以下列系数，即为所求之身高：

男性：脊柱长（mm）	系数
569以下	2.93
570－599	2.84
600－629	2.78
630－659	2.79
660以上	2.65

根据这一公式，他们测出死者的身高为1.70米左右。

误差不会大于1厘米。

要想弄清死者的年龄对法医来说也不难，但要费点事儿。

车德仁找来一口铁锅，倒满清水并放入适量的面碱，然后从尸体残存的小腿上取下胫骨，放入锅中煮沸。

铁锅坐在红红的电炉上，冰水在锅中翻滚着，在蒸腾的水蒸汽中，车德仁看见，穆法医坐在那里，两只眼皮开始打架。他们从早上接案到现在，已经近一天一夜没休息了。车德仁虽然有高血压病，但他经常熬夜熬惯了，感觉还能坚持，但他看老穆是个胖子，身体发虚，再熬下去有点挺不住的样子。

“老穆，老穆……”车德仁轻轻招呼着。

穆法医激灵一下睁开了眼睛。

“该换水了？”他懵懵懂懂地问。

“还得待一会儿。老穆啊，你上隔壁找个房间先眯一会儿吧，有我在这儿看着就行了。”车德仁说。

“不用不用，我没事儿。”老穆伸手在脸上使劲揉了一把，马上显得精神起来了。“得煮两三个小时吧？正好有个问题，我得向你请教……”

“啥叫请教？咱们之间，扯这干啥？什么问题？”

“听说你又弄出一项科研成果：‘利用胫骨认定儿童年龄’？”

“有这么一事儿。”车德仁说。

“得什么奖没奖？”

“得奖没啥，主要是填补了一项科研空白。”车德仁笑笑

说，“要说起来，搞这个研究，那时间可就长了……

“说说听听。”老穆说。

“那得从1969年说起。那时候我还在厂为县医院当外科大夫，碰上一个9岁小女孩来就诊，右手掌外伤。我给她拍片子的时候，发现她手拇指内侧掌指关节处没有籽骨。一年后小姑娘又来就诊，是右手腕关节扭伤，我又给她拍了张片子，无意间把前后两张片子一对照，在后一张片子上发现了籽骨。后来到公安局当了法医，才发现判断儿童年龄是个难题，就想起了小女孩的那两张片子。我开始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先给我们两个孩子拍片子，从9岁开始拍，一年拍一张，一直拍到14岁，发现男孩从12岁开始出现籽骨，一直到19岁，基本稳定。这期间我和公安的几个法医人员检测过五十多个孩子，山区的、平原的、丘陵地带的都有。根据籽骨的长、宽及骨质密度三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微机分析处理，得出了判断儿童年龄的多元回归方程……”

“老车啊，不是我夸你，在咱们法医界，你要是再不出成果，那就没人能出成果了！”老穆由衷地赞叹说，“你寻思的，给自己儿子拍片子，一拍能连着拍10个……”

“当时也没想别的，就是感兴趣。”车德山说。

“行了，你出成果了，我正好借光。有个案子，已经悬在那儿一年多了，我跟你说说？

“你说吧。”

“去年夏天吧，”老穆说，“牡丹江一个企业的马大哈经理拿着4万元钱去南边出差，在哈尔滨火车站办中转。他在候车室中睡着了，装钱的包用两条腿夹着，结果让一个小孩偷

了。这孩子是个流浪儿，经常在火车站偷窃作案，但这次没出火车站就被民警抓住了。审问的时候，这孩子一屁股谎，没一句实话。问多大了说12岁，近一米七的个子，体重45公斤，怎么看也不止12岁。收容一年多了，搞不清年龄没法处理……”

“这好办，等办完这个案子，我帮你搞清年龄。”车德仁说。

那孩子的年龄后经车德仁检测搞清了，不是12岁，是15.5岁加减一岁，已够收容教养的年龄。

眼下经过四个多小时仔细处理后，车德仁观察耻骨联合情况，推断死者年龄应为19岁，上下误差不会大于1岁。

解剖检验中，在尸体残存肌肉中发现大量嵌入物，计有：黄色金属钉、拉锁头、白色金属片、黑色人造革碎片等。

经24小时连续工作，法医检验组对11具尸体的检验全部完成。车德仁重点负责的1号尸体初步确定了血型、身高、年龄，其他进一步的情况仍属不知之列。

在法医进行尸体检验的同时，理化检验组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经对爆炸残留物的薄层分析检验，确定爆炸物为TNT炸药；

经对现场及尸体上提取的金属丝、金属片、碳棒碎块用扫描电镜能谱仪进行成分分析和形态观察，确定为电雷管引爆，起爆电源为1号干电池。

省公安厅破案指挥部根据法医组、理化和痕迹检验组的检验结果，认定：

此次爆炸为电雷管引爆而非自动引爆，可以罪犯肯定在爆炸现场。

1号尸体在车厢中被发现的位置正好处于爆炸中心，而且被炸得最重，几乎只剩下一块头皮及一段脊椎骨。爆炸案中，炸得最重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爆炸门，往往就是引爆者。据此，1号尸体被重点认定为作案嫌疑人。

98次列车是由双鸭山始发开往齐齐哈尔的特快列车，列车行驶途中停靠站较少，午间上下车的旅客不多，双鸭山是煤矿城市，炸药、雷管比较容易得到，所以1号尸体可能是双鸭山人。

4月23日，即案发后的第二天，省公安厅的一封协查通报发往双鸭山市公安局，要求双鸭山市公安局调查了解4月21日夜离开双鸭山市至今未归而又下落不明的男青年，年龄19岁，上下误差2岁，身高1.70米，上下误差1厘米，案情紧急，从速查明上报。

三天后，一张正面免冠四寸黑白照片及一张侧面近身四寸彩照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这是双鸭山市警方提供的。此人名叫郭平安，双鸭山人，身高1.70米，年龄19岁，4月22日离开双鸭山市，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据双鸭山警方调查了解到的情况，郭平安系青林卫生所临时工，其在个人生活以及感情问题上近来遭受多次挫折和打击：一是他有个对象在青林卫生所当护士，后对象因他是临时工不干了。二是1996年他曾找朋友借钱到大连贩买回木耳服装被铁路警方没收；三是临时工转正式他给领导送礼，但别人转正了却没有他的份儿。此人在平日生活

经常流露出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情绪，曾说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之类的话。其8岁时父母离异，他一直随父亲生活，父亲是煤矿工人，家庭条件不富裕。本人血型A型，性格内向，较孤僻，但没有犯罪前科。

车德仁端详着郭平安的正面照片，郭平安方面大耳，留着小胡子，目光忧郁，有些老成。

车德仁又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1号尸体的照片看着。这些照片都是在检验现场时拍下的彩色照片，一幅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特别是1号尸体头部照片，由于颅面部已被炸碎，根本无法辨认，如果不是还剩下一块头皮及一只耳朵，使人很难想像这会是一个人的头部。拿着这张照片和郭平安生前照片做比对，就像拿着一团泥去和一只陶罐做比对一样，除了知道它们质地相同之外，你还能比对出什么来！

“炸得太狠了，除了一只耳朵，几乎啥也没剩。”

穆法医也在研究着这些照片。只要案子不破，车德仁与穆法医的合作就不会结束，他们必须共同承担压力，尽快认定1号尸体的身源。

车德仁的目光停在了尸体照片的耳朵上，这只耳朵很白净，也很清晰，在这么猛烈的大爆炸中，它能完好无损地留在被炸碎的头上，简直是个奇迹。

这只耳朵似乎在向车德仁昭示着什么。

“老穆啊，这只耳朵是专为咱们留下的！”车德仁突然说。

“为咱们留下的？”老穆似乎一时没明白过来。

"对，为咱们留下的！"车德仁加重语气说，"就利用这只耳朵，进行个体的同一认定！"

"明白了，可是，利用耳朵确定身源……能行吗？"穆法医说。

"我想能行。"车德仁说，"运用遗传学的原理，遗传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遗传保持物种世代延续的稳定性，变异是同一物种个体差异的根源。森林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绿叶，人类社会也不会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个体，而人的眼、耳、口、鼻的差异是人类个体差异的集中表现。所以我觉得，1号尸体的这只右耳完全可以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有道理！"穆法医也兴奋起来，但是还有些犹豫，"老车啊，还从来没听说有人这么干过呢……"

"没人干过咱们就来开个头吧，要不咋办？在只留下一只耳朵的条件下，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行，那就干，第一步先干啥？"

"第一步，复习教课书，先当回五官科大夫，把人耳的结构琢磨透了再说。"车德仁说。

车德仁不是五官科大夫，但也全副精力投入到对人耳的研究中。不过他对人的内耳道不感兴趣，他只研究外耳，也就是耳朵长在脑袋外面能看见的部分。因此他看起来不像个五官科大夫，倒更像个研究人体结构的画家。首先，他画了一张外耳解剖图，标出耳的各部名称：耳廓、耳轮、对耳轮、耳屏、耳屏间切迹、耳垂、外耳门、耳轮脚、对耳轮脚、耳廓结节（达尔文结节）、三角窝、耳舟等。

第二步，他应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测出：耳长近似鼻长，相当于鼻根点至鼻棘点的距离，或眉间点至鼻棘点的距离。通常可按耳长平均为50毫米，外耳孔以上为30毫米外耳孔以下为20毫米测算。

耳宽即耳前点至耳后点的距离，相当耳长的一半。

通过耳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连一直线，为耳的长轴；连接耳前点与耳后点的直线为横轴，通过长轴与横轴，将耳分为四个区域，便于比对。

外耳的位置，大多数向后贴近颅部，少数直立，如“扇风耳”

耳道与乳突的特点与外耳的形状有密切关系：宽大后展开的钩形耳道，外耳较大；窄而深的耳道外耳较小。乳突小而尖端向内者，外耳多呈紧贴颅侧；相反，则外耳呈“扇风耳”状。乳突表面平直光滑，外耳道也基本平直，乳突表面有凹陷，外耳的两端也向外弯曲。此外，外耳的长轴方向与下颌棱的走行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车德仁在对人耳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便和模拟人一起，开始对1号尸体进行身源认定。

第二步，车德仁应用颅相重合技术，将郝平安照片的负片与1号尸体颅骨照片的负片进行重叠印像，所得重叠相片依其能否达到解剖学关系的一致，以确定是否认定同一。

根据颅相重合术的原理，将1号尸体右耳拍成正位、5度、10度、15度、20度、25度、30度、35度、40度、45度10个角度的负片，每张照片均与原物相同大小；取郝平安正面与侧面照片，将耳部放大至与1号尸体耳部照片相同大小，做

成负片

将所有耳部照片变为用硫酸纸描下，然后将硫酸纸描出的1号尸体耳部不同角度轮廓图与郭平安的进行重叠比对。

"找到了！"穆法医哑着嗓子喊起来。

车德仁高兴地看到，1号尸体在15度角成像的耳部轮廓图与郭平安的耳部轮廓图基本上重合在一起。

"别忙，老穆，先别忙着下结论！"车德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提醒自己，这可不是画家在画人物素描，这是一项让人相信科学的工作，任何冲动都是要坏事儿的。

"怎么，你还有怀疑吗？"老穆不解地望着车德仁说，眼睛因为熬夜而布满了红丝。

"老穆，为了准确起见，别怕麻烦，咱们再比对一次。"车德仁说，"咱们按照纵轴和横轴划分开的四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比对，不能出一丝差错……"

"老车啊，跟你一块儿干活，虽说累点儿，可心里有底儿。往后有机会，咱们合作一把！"老穆真诚地笑着说。

"没问题。"车德仁说，"跟你合作我也很愉快。"

4月28日，双鸭山警方搜查了郭平安的家，又查出郭平安4月21日深夜在双鸭山火车站登上98次特快列车前投到邮筒里的一封信，信是寄给他父亲郭万海的。全篇：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粉身碎骨了。你不是

说看见我就心烦吗？这下别烦了，你想见也见不着了。过不了几天你一定会听到广播，还能看到电视，有一列火车被炸上了天，死了好多人，跟你说，那就是我干的。你不是老骂我啥也不是吗？这回你就知道我是啥了。我不怕你报告警察，你不赶趟了。

这个世界太丑恶，所以我走了。有机会见到小丽的时候捎个话给她，就说我下辈子还找她，下辈子我会有个有权有势的爹，我也会有正式工作，让她等我吧。

你老好好活吧，祝你寿比南山不老松。

不孝儿子郭平安

1987年4月21日绝笔

这个案子就这么结束了，一个叫人心痛的结束。

[illegible]车德[illegible]此例立了一个利用人耳认定尸源的先例，这是他对世界法医学的一个贡献。

第十五章　爆碎厂

老刑警的经验：每当年关或重要节假日，往往发生重大案件。

1995年12月30日晚8时，离1996年新年还有一天了，车德仁接到了紧急电话：勃依公路发生重大爆炸案……

1995年12月30日下午，一辆个体[illegible]，刷满广告的652型龙江牌客车在勃依公路上由西向东艰难地行驶着。车尾的排气孔放鞭炮般突突响着，不停地朝外喷吐着黑烟，整辆车就像个身穿旧棉袄的东北汉子，在乌云密布和冰天雪地中一阵阵地咳嗽着，蹒跚而又顽强地踽踽独行。

客车里面挤得满满的，车内每个座位都坐着人，过道上也挤站着人，蛤蟆烟辛辣的烟雾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充斥着车厢。在车身不停的颠簸摇晃和发动机不绝于耳的轰鸣声中，人们缩在厚厚的棉服中昏昏欲睡。

司机吕云杰劲头十足而又轻车熟路地开着车，他就是这辆车的车主，车是他和妹夫白永河合伙承包的，他俩轮换倒班，每人隔天跑一次长途。白永河开车时，由吕云杰媳妇收票，现在吕云杰开车，收票的是他的小姨子周卢。周卢坐在紧靠车门的座位上，那是全车最冷的位置，寒风从关不严的车门缝中灌进来，她嘴中叼着一支烟，仿佛想借烟头上的那点小火光取暖。她整个人都缩在一件男人穿的老羊皮袄

中，穿着条绒面棉鞋的两只脚在车厢板上不停地跺着，借以活动血脉。

这辆车是当天上午由依兰县发往七台河市的，中午过后停在勃利县客运站，有部分乘客上、下车。吕云杰和司售人员简单地吃了份盒饭，然后汽车就开出依兰县客运站，很快就驶上勃依公路，以每小时不到六十公里的速度朝七台河方向行驶。

再过几天就是1996年新年了，这辆车也是吕云杰今年跑的最后一趟车。不管咋说，1995年总算平安过去了，虽说没挣到大钱，但也没出啥大事儿。人没得病，车也没出大毛病，平安是福，这不就挺好？他和妹夫商量，过年的几天不准备出车了，准备好好歇两天，车也该认真检修一下。过了年看吧，多吃点辛苦，多攒点钱，争取有朝一日能买上一辆新大客车。对开车人来说，能开上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大概算人生最大的心愿了。

接近下午3点半钟，吕云杰坐在方向盘后，驾驶着客车爬上一段缓坡，透过不太清亮的驾驶窗玻璃，看见公路旁边一块小小的90公里路碑。开过这座路碑，再往前开不到一里地，就到大四站镇三林村了，汽车要在路边停一下，可能有人下车，也有人要上车。

吕云杰听见周芹在后面招呼乘客：

“三林村有下车的没有？有下车的精神精神，给没座的让让座！大冷天的，别坐过了站，一下子坐到七台河去了！”

“可不，提前了也不中，自个儿遭罪！”车厢里有人笑着附和。

有两个乘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拎着大包小裹朝车门处挪动，一看就是一早坐车到勃利县去买节日用品后赶回来的村民。

孟小凤也从座位上站起来，她坐在前车门往后数第二排靠窗的座位上，座位号是21号。孟小凤是今天早上陪丈夫去看病到勃利县去的，在县医院看完病，两口子就坐车往回返。孟小凤的丈夫得的是哮喘病，他的座位是20号，就坐在她前排靠过道的位置上。上车后孟小凤想把两人的座位换到一起，就想和坐在旁边的一个男的商量换换座。

“大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俩调个座儿，我俩一块儿的。都是靠过道的地方，谁也不吃亏……”孟小凤赔着笑脸说，用手指指前排的位置。

那男的抬眼看看她，孟小凤暗吃一惊，这男的咋这么吓人呢？是个活人，咋又像个死人？一张脸木木的，又充满杀气。眼神也挺可怕，痴呆呆恶狠狠的，好像跟她有仇，想把她宰了似的。孟小凤不敢再说啥了，赶紧在座位上坐下，身体尽量往边上缩，别着看他，心里却在一个劲儿地打鼓，觉得这人有毛病，再不就是有啥事儿，反正怪吓人的。一路她啥也没心思想了，就用眼神瞄着他。这男的三十来岁，穿件外面儿脏的煤矿工人下井穿的黑棉袄，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脖子一圈黑，好像多少天都没洗过脸了。他上车时拎了个装得四四方方的黄书包，书包就放在两腿之间的车厢踏板上。他们这排座位下面是汽车轴箱和传动轴，所以脚下的车厢踏板就凸起来一块，那个黄书包就放在凸起来的地方，他用两腿使劲夹着。上车后他身体没往座位靠背

上穿过，一直朝前佝偻着，胳膊支在大腿上，两手捧着下巴，脑门顶在前排座的靠背上。一路上他就这么坐着，好像僵了似的，又好像想用整个身体护住脚下的那个布书包。

好容易快熬到站了，孟小凤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招呼前排座的丈夫准备下车，一边就想挤到过道上去。那男的还那么坐着，孟小凤过不去。

“大哥，借借光，让我过去。”孟小凤小心地说。

男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就那么坐着。

“大哥，我过去……”孟小凤提高了点声音。

男人猛地抬起头来，还是那副面相，还是那种眼神，仿佛这一路上也没变过。

“大哥，我下车，你让让……”孟小凤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那男的仿佛啥也没听见，瞪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

“哎呀，你让我过去，我到站了！”孟小凤害怕了，大声喊起来。

孟小凤的丈夫是个老实人，他转过身来，喘着气说：“咋的了？”

“你看这人，我要过去，干啥呀？”孟小凤要哭了。

全车厢的人都被惊动了，纷纷朝这边看。

那男的始终没说话，瞪着孟小凤看的眼睛越睁越大，孟小凤看见那双眼睛喷出了火焰，发出了电光……也就在这一瞬间，闪电真的发生了，它从那男人的脚下升腾而起。随着耀眼的蓝光，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直扑她的耳膜，她一点也没听见爆炸声，因为耳膜已被气浪洞穿。刹那之间，仿佛整

个地球都炸裂开来，天地宇宙一片混沌。孟小凤的身体腾空而起，被气浪推去右，朝右车厢壁撞过去，车厢壁立刻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孟小凤的身体便从那个空洞中飞向寒冷的天空。天空阴霾着，飘起了小雪花，她孤独的灵魂便和那纷飞的雪花融汇在一起。与她同时飞出车厢的，还有坐在车门旁的周彦，司机吕云杰也被炸死……这个辛苦劳碌了一年的个体户终于没能跑完1995年的最后一趟长途，也没能迈过新一年的那道门槛。

吕云杰后脑勺被炸开了，而周彦则从炸裂的车门处飞出去，倒在车门外覆盖着冰雪的公路边，她的一条手臂飞到离身体稍远的地方……手腕上的一块手表停止了跳动，指针凝定在3时32分的位置……

12月31日早6时许，一辆黑色“沙漠风暴”出现在勃依公路上，车轮辗着冰雪路面，由西向东，朝着爆炸现场高速驶来。

爆炸现场围了四五百人，除公安人员外，都是远近闻讯赶来的群众。而爆炸现场中心，除了那辆炸毁的车辆、躺在路边的尸体以及炸得四散飞溅的碎片外，几百平方米的场地上空无一人，这场面颇有点像战争影片中的某些镜头。

“沙漠风暴”驶到人前处，嘎然一声停下。车门开处，省公安厅四处（刑事技术处）处长车德仁和他率领的六人小组走下汽车。这六人全是车德仁手下的业务骨干，包括法医、痕迹、物理、照相各科的科长及工程师等。

车德仁是昨天晚上七点多钟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的求援电话，当晚便组织刑事技术人员驱车西去，赶赴现场。

"沙漠风暴"晚8点由省城哈尔滨开出，沿哈佳公路星夜疾驰，赶800里夜路直奔佳木斯。到佳木斯后，人不下车，车不熄火，在加油站加足汽油便掉头南下，直奔勃利县城顶风冒雪，一夜急行千余里，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八时许赶到七台河市公安局。车刚停稳，司机小鲍便一头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了，不知是累趴下了还是睡过去了。

七台河市勃利县公安局的正、副局长以及刑侦科、技术科人员和先期到达的省公安厅刑侦处正、副处长都在七台河市公安局会议室里等着车德仁他们的到来。

爆炸现场从昨天发生爆炸后就由大四站镇派出所民警连夜保护起来，公路上进行了戒严，交通已经阻断。现场四周也有民警看守，不让围观者靠近。全林场上百户人家全都出来了，加上从县城闻讯赶来围观的群众，在警戒线外把现场围了个严严实实。有的村民从昨天起就站在那里看，老乡们和执行警戒的民警一样一夜没睡。

市、县两地的公安人员守了一夜，只等省厅车德仁他们的到来。

"车处长，就等你们了！"

七台河市公安局何局长和勃利县公安局魏局长朝下车的车德仁他们迎上去，彼此都是熟人，没有太多的客套，简单问候几句，车德仁就随着两位局长朝公安局大门走去。他们需要马上开会研究部署勘察工作。

"车处长，咱们是不是要抓紧？我看，天又要下雪了！"勃利县公安局魏局长不无担忧地说。

车德仁抬头看看天空，天空灰蒙蒙的，粉尘似的薄雪纷

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在脸上，像有无数的小虫在叮咬。北方人都知道，霰子之后，鹅毛大雪就会紧跟着来。车德仁也不由担心起来，万一大雪把爆炸现场覆盖上，将会给勘察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看这样吧，赶快派人到供销社去买农用塑料薄膜，有多大面积覆盖多大面积，把爆炸现场全部用塑料薄膜覆盖起来。再买它20把扫帚、20个簸箕。把机关的人员组织成20个小组，分片包干，一寸一寸地扫，把现场所有的散落物全部收集起来，连一根针都不许遗漏。"车德仁边朝大楼中走边说。

"行，这个办法好！我这就安排人买去！"魏局长兴奋地说，人还没走进会议室，就忙转身布置工作去了。

"何局长，我的意见，现场收集工作就交给物理科的张科长吧？法医部分让魏科长负责，痕迹检验由陈科长去抓，你看行吧？"车德仁征询般地对何局长说。

"那当然好。魏科长、张科长和陈科长都是你带来的，你们就多受累了。"何局长说。

现场勘察于上午9时正式开始。

天气阴，气温24度，西北风三至四级，自然光线。

车德仁站在现场中心，把大致的情况看了一下：

现场位于拉依公路90公里路碑向东30米处路面上，中心现场东南100米处为大西站镇山林区。公路路面宽8.5米，公路两侧为积雪覆盖的田野。

被炸毁的龙江客车残骸停在路面中央，车号为K-10564

号。行驶方向为勃利至七台河方向。

爆炸形成的碎片以车体残骸为中心，溅落在公路两侧宽约200米，路面长约400米的范围内。

"一共有多少人伤亡？"牟德仁问。

"车内乘客58人，重伤21人，轻伤24人，炸死13人。伤员已经送到医院去了，现场尸体没有移动过。"任局长介绍情况说。

400米长，200米宽的地面上被塑料薄膜覆盖起来，数十名刑事技术人员和抽调的公安人员分成20个小组，手拿扫帚和簸箕，从爆炸现场的边缘扫起，一寸一寸地，像刮地皮似的收集着地面上的粉尘和散落物，然后装进一只只麻袋里。到下午3点清扫结束时，收集起来的爆炸物检材装了整整9麻袋。

天气太冷了，对现场进行拍照和录相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录相机不好使了，照相机快门也经常打不开，拍一张照片就得把相机捂在怀里暖和一下。照相机可以暖和，人却无处暖和，市公安局内位搞化验痕迹的女工程师，竟冷得解不开裤腰带来小便了。

在物证和痕迹组对现场进行检验和清扫的同时，法医也分成几个小组开始勘察检验尸体。

勘察、检验从车体外面开始，然后再进入炸毁的车厢内，先要确定每具尸体的位置，收集尸体碎片、衣物，对尸体进行编号、拍照、绘尸体位置图……这项工作也基本在下午3点左右结束。

现场勘察记录：

……汽车前进方向右前车门处路面上有一具女性尸体（1号尸体），尸身长1.67米，头东南脚西北，仰卧位。1号尸体头部距车身1米，脚位于车右前门脚踏板下。距1号尸体左脚向西10米处有一条左前臂，长为26厘米。距车尾向西南3.9米处路面有一顶黄棉帽，半截黄布腰带及"五朵金花"烟一盒，烟盒上沾有血迹……

距1号尸体向西南7米处路基旁有一女性尸体（2号尸体），头东北脚西南，俯卧位，下半尸身无。头部地面上有绿色围巾一条，由此向西5.7米处地面上有一白色针织帽。由此帽向西4.5米路面上有一黑色棉胶鞋，底长23厘米。由白色针织帽向西南4.8米处雪地上有一只左脚黑色大绒面棉鞋。由此鞋向西2.6米处雪地上有一尸块为23×15厘米，不规则……

车内勘察所见：

车体右侧由车门向车尾方向玻璃和护板破损，车顶棚4×2面积向上突起，车门向后2米处上方棚架断裂、撕裂距车门向后1米处有棚横梁脱离，门后2米处铁架向外弯曲，最宽处为2.5米。

3号尸体是司机，两手把着方向盘，上身靠在座椅上端坐，头部已被飞来的爆炸物砸开，脑浆露出，尸体呈僵直状态。

4号尸体位于车前进方向右侧前数第6个座位靠背上，俯卧位，头向下

5号尸体位于车前进方向左侧前数第6个座位右侧的过道上，头朝前，脚位于车左侧5至6号座位间，仰卧位。

车门后第一个座位下底板有50×50厘米向下凹陷。

6号尸体为女性，位于车厢左侧倒数6、7座位间车地板上，呈右侧卧位，左臂压在5号尸体身上。

7号尸体为小孩，下肢残缺，位于车厢过道右侧倒数第一排座位处，头向车后，脚向车前，俯卧。

8号尸体位于车前门后前数第一排座位相对应过道缺损处，头向车体右侧，距车内右厢壁80厘米，下肢搭在车过道地板缺损处传动轴上。车左侧7、8号座位上有一红色衣物和紫色衣物用塑料绳捆成一卷。在7、8号座位下有一蓝布包，内装衣物、饭盒；11、12号座位下有散落苹果几个，口红一支，黑色方巾一条，尸块一块（右脚前掌），黑色皮包一个，内装“企业法人代表证书”“企业法人代码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一本，公章两枚；13、14号座位脱离原位置，相对应地板有50×30厘米凹陷；15、16号座椅靠背向后倾斜，与地板脱离；19、20号座位被炸损，脱离原位，座椅左前腿缺损，座椅下距车门左侧58厘米残存有固定地板，由此向车体右侧过道有一长25厘米、宽10厘米地板缺损；21、22号座椅框严重变形，座椅下散落有黑色线衣残片，上有大量血迹，有草绿色棉帽一顶。23、24号座椅靠背缺损，座椅炸飞，座位下有人体组织碎块，有一草绿色书包碎片。

下午3点，现场勘察工作结束时，鹅毛大雪已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爆炸现场一片银白，仿佛上苍想把所有的爆炸痕迹都掩盖掉一样。李德仁不觉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勘察工作刚刚结束，老天要下大雪就让它下吧，下得越大越好，

抚平大地的伤痕，让生活重新恢复祥和与宁静。

9麻袋爆炸物检材、13具尸体和龙江客车残骸全部被运到了勃利县汽车修配厂一处闲置的厂房中。厂房很宽阔，像一个巨大的谷仓仓库，成排的暖气包嗞嗞地往外喷着热气，这里就暂时成了牛德仁和他率领的刑事技术人员们的临时检验室。

进一步的检验工作在当天下午5点开始。

物理组由张吉林科长负责，领着七台河市和勃利县的技术人员对现场收集到的9麻袋爆炸物检材进行筛选。他们在空厂房的一角，动用筛子和铁锹，像建筑工地筛沙子，又像家庭主妇筛面粉一样，对麻袋里的检材进行仔细的筛选。每一袋中的检材都要用粗筛子和细筛子各筛一遍，这工作既需要建筑工的体力，还要有家庭主妇的细心和耐心，否则稍有疏忽，就可能漏掉最重要的线索，从而使侦察工作前功尽弃，陷入困境。

张吉林35岁，毕业于沈阳刑警学院，曾多次随牛德仁一起处理重大爆炸案件，无一失手。因此，由他负责物理组工作，牛德仁十分放心。果然不负重托，当他们筛到第四麻袋检材时，张吉林在细筛子细密的网眼中，发现了一小截细细的异线。那线有2厘米长，黑色，乍看上去像一段死蚯蚓。张吉林忙令拿筛子的两个人停止晃动，他拿起那截异线，举在灯光下仔细辨认，他发现，那是一截放炮线。

“牛老师！”张吉林擦着额头上的汗，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

正在铁路员们忙于解剖，站在一旁的车德仁发现张吉林眼睛一亮，知道张吉林一定是有了重大的发现。

"发现啥了？"他走过去问。

"车老师，你看，放炮线！"张吉林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说。

车德仁接过那截电线看着：

"你敢肯定？"

"绝对没错，是放炮线！"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罪犯可能用的是电雷管引爆炸药！"张吉林说，"如果炸药是自动引爆的，罪犯可能不在车上，而如果是电引爆，罪犯肯定就在车上！"

"干的不错！"车德仁称赞说，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车德仁在办案现场一向以"谨慎严厉"著称，脾气很大，但这次他对张吉林的发现很满意。

"再继续努力，争取找到更多的证据。"他对张吉林说。

空厂房的另一头，停放着那辆被炸毁的龙江牌大客车，这是昨天连夜从几十公里外的爆炸现场拖来的。

痕迹检验科科长陈铮领着多名痕迹检验人员对龙江客车进行检验，通过恢复车体结构过程，发现车内中前段右侧单边座位下有1.2×1.5米缺损，铁框、铁皮、钢板由此向四外弯曲。据此可以确定，此处是力的作用中心，也就是车内爆炸点。

法医组的任务相当繁重，13具尸体必须逐一检验、解剖。为了查清尸源，寻找犯罪嫌疑人，每具尸体都要检查着装情况、被炸情况、兜内物品；要寻找体貌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头发和皮肤颜色，有无手术刀口、有无遗传特征，如雀斑、并指畸形、兔唇、达尔文结节、橡马蹄等；每具尸体的颅腔、胸腔、腹腔都需要打开，以检验生前有无疾病……

几个放工具的铁皮柜子成了临时解剖台，这项工作由法医科长魏松滨负责。

魏松滨四十出头，体格健壮，衣着干净利索，而且写一手好字。他毕业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车德仁手下当法医，在爆炸现场辨认尸体身源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是车德仁信得着的业务骨干。

车德仁参加了法医组的检验、解剖工作，并对一具放在铁皮柜上的尸体给予了特别关注。

这具尸体编号为8号。

根据爆炸现场勘察记录和绘制的“车内平面展开示意图”，8号尸体位于车前门后前数第二排座位相对应过道疑似炸点处。尸体被炸情况最严重，双下肢在大腿上三分之一处被炸掉，呈分离状，腹部脏器被炸飞，两上肢炸得残缺不全，右上肢比左上肢炸损严重，且前面损伤背侧无损伤；面部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尸体原始位置骑在传动轴上，呈仰卧状态。

魏松滨检查8号尸体的遗留物品：手上拿着一张沾满血迹的身份证。

“车老师，这是8号尸体的身份证，您看……”

车德仁接过那张身份证，虽然塑料卡膜表面有些模糊，但还是能清楚地看见上面的照片以及身份情况。身份证上的姓名叫史成林，男，31岁，七台河市新兴区东兴街马场

吉民

"车老师，我看8号尸体可能就是犯罪人了。"魏松海说。

"说说你的根据。"车德仁说，显然他心中也赞同魏松海的想法，但还是希望能听听这位法医科长的见解。

"记得在检验'422·98次特快列车爆炸案'时，您说过：'爆炸案中，炸伤最重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爆碎尸，往往就是肇爆者。'8号尸体炸得最重，说明他离炸药最近……"

"还有吗？"

"有。根据尸体损伤，恢复现场原位，史成杰坐在车门向后第一排左侧靠过道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正是爆炸力的作用中心……"

"我再补充一点，"车德仁说，"结合现场分析，爆炸时史成杰坐着，头部稍向前倾，炸药包就放在地板与座位之间车内凸起处，也可能是用双腿夹着……"

刚和当地公安局的魏局长听见他们的谈话，忙走过来：

"车处长，这么说可以定案了？"

勘察工作挪到这厂房后，暂时插不上手的其他侦查人员都回去休息了，而魏局长却始终在现场转着。魏局长五十多岁，也是干刑事技术出身，所以他一直在现场，哪儿需要人就到哪儿帮着忙活。车德仁看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保护现场忙了一夜，白天又一点没休息，就连说带劝，好不容易才把他撵走，没想到他一转身又回来了。他还满嘴的理论："你车德仁不也五十出头了吗，能比我年轻多少？你能，我小伙子我也能。"弄得车德仁一点办法也没有。

"车老师，可以定案吗？"魏松海急等着车德仁表态

"再等等，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一向严谨的车德仁说，"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判断，都是建立在电雷管引爆的基础之上，但如果炸药不是电雷管引爆，而是自动引爆呢？"

"这……张吉林他们不是检出放炮线来了吗？"魏松滨说。

"这我知道，可是仅凭一截放炮线，证据还不充分，再等等，等张吉林他们……"车德仁说。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停地在筛选爆炸物检材的物理组那边又传来了张吉林兴奋的喊声：

"车老师！"

车德仁心里一阵欢喜，知道张吉林他们一定又有了重大发现。果然，张吉林手中拿着一个衬衣扣大小的浅黄色塑料盖朝他们走过来，正在工作的一些人大概预感到勘察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都朝车德仁这儿围过来。

"车老师您看，密封塞，电雷管上的塑料密封塞，筛第八个麻袋时找到的！"张吉林满脸放光地说。

"也就是说，车内炸药包是由电雷管引爆，8号尸体是引爆者！"魏局长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充满感慨地说，"车处长，大伙的辛苦没有白费，不容易，不容易啊！"

车德仁内心也很激动，但表面却很平静：

"魏局长，我看现在可以开个会，各小组把情况说一说……"

"我没意见。"魏局长说。

各小组的人都集中到那辆炸毁的汽车残骸前，这地方灯光比较亮，也较宽敞。二十多人各找地方坐下，抽着烟。

车德仁就坐在汽车残骸前车门的踏板上，面对灯光下一张张疲惫的脸和因熬夜而充满血丝的眼睛，他刚想宣布开会，突然，从厂房外漆黑的夜空中隐约传来热烈的欢呼声和悦耳的钟声。他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可发现大家都听见了，纷纷侧耳寻找着声源：

"好像是工厂收发室电视机里的声音……"

"是新年钟声吧？是新年钟声！啊，过新年了！"

人们纷纷抬腕看表：12时整——1995年12月31日深夜12时整！

1995年过去了，1996年随着那清脆悦耳的钟声正在到来！

一股激动而又欢乐的情绪突然降临在空厂房中，降临在这些疲惫而又坚毅的公安战士们身上。车德仁感觉身体里有激情在奔涌，一向不善演讲的他也激动起来，纵身跳上车门踏板，对着他的几十名部下和战友大声说：

"同志们，新年好！我给大家拜年了！"

"新年好！"人们热烈地鼓掌并欢呼起来。

"我想说，虽然干咱们这一行的，逢年过节很少能和家人团聚，但咱们过得更有意义！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新年，这是我们公安战士的光荣和骄傲！"

车德仁转脸看着张吉林：

"我提议，大伙儿唱个歌儿吧！精神精神！吉林，你给开个头，就唱'少年壮志不言愁'吧……"

"行，我起个头！"张吉林说，用他那浑厚宽宏的男中音唱了一句，一时间，空厂房里便响起了众人的歌声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搏激流

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为了大地的丰收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

歌声在巨大的空厂房中回荡，撞击着高高的顶棚，撞击着结满冰霜的玻璃窗，撞击着炸毁客车的残骨，撞击着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这歌声便具有色彩，具有氛围，显得那么激越而又苍劲。

牛德仁站在车门踏板上，像个乐团指挥似的挥动双手指挥着，放开嗓门唱着。在几百副歌喉发出的合唱声中，他怎么也听不清自己的歌声了，他听见的是张志林浑厚圆润的歌声，他感觉自己唱得和张志林一样好。他突然心潮激荡地想：咱们公安战线有的是人才，如果当年他不干法医而是去学音乐，到今天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挺不错的指挥家或者歌唱家了……

三天后，此案彻底告破。

据七台河警方提供的材料：史成木，七台河煤矿矿工，因有酗酒、赌钱、不务正业等不良品行，其妻与之离婚后抱

孩子回依兰县娘家。史成林一人在家，郁闷烦燥，产生厌世情绪，遂写下遗书，在矿井偷了雷管、炸药，坐车到依兰妻子娘家，准备与妻、儿同归于尽。但到依兰后，也许是对儿子产生了恻隐之心，没有实施犯罪。在乘车返回途中，在勃依公路90公里处突然引爆炸药，自爆身亡，酿成惨案。

警方在其家中搜出遗书一封、雷管线一绺、带黑胶布线头一个，取室内土样本化验出硝胺炸药成分。其亲属证实，案发前曾看见他在家捆扎炸药包。

史成林由于个人生活和情感问题，产生厌世情绪，以自爆方式求得解脱，却给这个他曾赖以生存的世界留下了一道流血的伤口。

他死了，但他的灵魂将永难安。

第十六章　发现文身

这是那些年头前后，正是大案要案的多发时期。

得莫利镇不大，位于哈同公路宾县至依兰段之间，是往返于哈尔滨与佳木斯、鹤岗之间的人员车辆的必经之地。得莫利小镇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却以经营一道特色菜而远近闻名，这道菜叫"得莫利活鱼炖豆腐"，简称"得莫利炖鱼"。说起这道菜本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两条活鲤鱼、几块水豆腐、一卷细粉丝，再配以辣椒、葱姜等作料，放在一起在炉子上咕嘟嘟一炖，炖好之后不用汤盘之类的器皿，用一只洗脸盆大小的铁盆盛上，热气腾腾端上来，你就吃吧，用当地人的话说，你连鱼骨头都不带剩下的。得莫利小镇因这道特色菜而远近闻名，国道两边的餐饮业也越来越火。每天途经此地的车辆，司机都尽量在饭口赶，好赶到此地吃个饭，还有嘴馋的专门坐几小时车赶到小镇来饱口福。

吃过的都咂巴着嘴说不错，下回还得来

199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五）中午时分，两辆挂着公安牌号的黑色"沙漠风暴"从哈同公路拐进得莫利小镇，在路边一家叫做"江南渔村"的饭馆门前停住。车门开处，从车里走下几个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向饭店内搜寻各个相

同，其中几位年长者，看样子气度不凡。这七个人似乎挺熟悉这家饭店，说笑着朝饭馆里走。天气太冷，饭馆门口都挂着厚厚的棉门帘子。服务小姐大概在窗户里面看见了，忙跑过来，掀起门帘子，将七位来客让进去。

饭馆不大，但窗明几净，门外挂两个幌，屋里摆七八张桌。七个人进去时，因为正是饭口，几张桌都坐着人。服务小姐机灵，一连声的“对不起”，将两张饭桌的零星食客并凑到一张桌上，倒出一张靠窗的桌子让新来的七位客人坐下，又转身取来茶和茶碗，请客人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这时，屋里的食客有看见窗外那两辆“沙漠风暴”的，就说：

“这不是公安厅的车吗？我认识车牌子，‘黑O 10084’，是专门出现场的，又出啥案子了吧？”

刚才凑桌的一位老者站起来，指着新进来的客人中一位四十出头，相貌清瘦，身材不高的警察说：

“这位不是咱黑龙江省评出的十大侦探之一吗？我在电视里看过。”

他指的就是车德仁。

一位四十多岁穿警服的人也走过来：

“不是一位，是两位，这位也是十大侦探之一。”

他指的是痕迹专家崔道植。

已坐下的七位客人便都起身站了一下，与过来的警察和那位老者打招呼。

吃饭的人便都明白了，这七个人都是省公安厅的，有一个是副厅长，余下的也都是公安厅的重要人物，只有最年轻

的是一个司机。

四十多岁穿警服的自我介绍说，他姓黄，是双鸭山市公安局的。

"看架式，诸位这是上哪儿出现场吧？"老黄很热心地把椅子坐下说。

"上鸡西。"张副厅长说。

"知道了，准保是奔鸡岗'1·18'抢劫杀人案去的？震惊全国的大案呀！"老黄说。

富态而又沧桑的老板娘一阵风似的刮过来：

"哎呀，这不是大厅长和几大员吗？咋坐在这儿？"

"不在这儿坐哪儿呀？"张副厅长开了一句玩笑。

"小单间呀，单间已经倒出来了，各位稍等，我这就去收拾！"

"老板，我们吃点儿饭还得赶路，能不能快点儿？"司机小韩说。

"快，快，马上就好！各位先喝口茶暖和暖和……"老板娘又一阵风似的刮走了。

老黄掏出烟来，欠着身子让了一圈，众人都客气地谢绝了。

"车老师，您不认识我了？我可认识您……"老黄说。

"是吗？"车德仁努力地想着什么。

"十年前，您到双鸭山去办过一个案子吧？一个姓金的朝鲜族小姑娘让人给害死了，您亲自做的尸体检验……"

"是有这么回事……"车德仁点头。

"是安大河那个案子吧？我记得是八四年的事……"

张向了队长

“就是那个案子。”老黄说，“我就是办那次案子认识车老师的，车老师怕不能记住我，我那时候是派出所的一个小警察……一晃十年了，车老师，您那次办案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时对您的检验结论不少人不同意，您还和哈山分局的局长打了赌。当时辩论的场面我现在还记得，您那时真是舌战群儒啊！……”

桌边的人都笑起来，车德仁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忙说：

“谈不上，谈不上，舌战群儒，那是诸葛亮的故事。讨论案情，人家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我可一点没夸张，真是舌战群儒！”老黄说，“事实证明您是对的，您走后的第十天，凶手就被我们抓住了……”

车德仁记得那起案子，那是1981年7月，双鸭山市么邦河发现一具女尸，经侦察是某朝鲜人队社员金爽淑（2?岁），双鸭山市公安局经初步检验，死因不明，遂要求省公安厅派人协助检验尸体。

车德仁到双鸭山后，经勘察现场及检验尸体，认定金爽淑系生前被他人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移尸河水中。他的根据是：一、死者具备窒息死的重要特征，即眼球结合膜及浆膜、黏膜有出血点，心脏血液暗红色流动性，实质脏器淤血，尸斑暗紫红色，面部青紫色，肺气肿等，而化验又排除了内窒息因素。二、死者头南脚北仰卧位躺于河水中，露出乳房和腹部，上衣及背心卷曲向头部翻转，与水流方向不相一致，显然不是河水冲刷所致；眼球结合膜无泥沙异物，气管、细支气管黏膜粉红色，无异物，无溺死体征，肺结节处有1

×2厘米皮下出血。因此断定属他杀后移尸现场。

车德仁的检验结论做出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车德仁清楚地记得，在市公安局会议室里，南山分局的副局长和几个刑侦人员都坚持认为金英淑系自杀，理由是经调查金英淑家庭成员（嫂子，妈妈）有批评她，曾说过活着没意思的话。但车德仁相信自己的检验，最后他和南山分局的副局长叫号说："你们就调查吧，如果不是他杀，我愿负全部责任。如果调查证明是他杀，希望你们尽快把凶手找出来！"

车德仁回省城后的第七天，接到双鸭山公安局的电话，说杀害金英淑的凶手抓到了，是个叫张保东的19岁无业青年。那天晚上八点多钟，金英淑在同学家看完电视往家走，半道上被张保东缠住了，说要跟她玩玩儿，金英淑不肯，张就用胳膊夹住她的脖子往河边包米地里拖拽，到包米地后，张将金的上衣撕起欲实施强奸，发现金英淑已被他夹死了，心里害怕，就将金的尸体抛进女厕所后逃走。

"车老师，事实证明，作案的过程和您当时判断的几乎一模一样！"老贞钦佩地说。围坐在桌前的众人正在谈论这起案子，老板娘又一阵风似的过来。

"里间儿拾掇出来了，各位请里面坐吧！"

"老贞，进去一块儿吃点儿？"众人邀请老贞说。

"不了，不了，今天能见到各位就很荣幸了，各位都是我平时想见都见不到的人！我那边还有朋友，你们先请吧，请吧！"老贞与众人告别，然后朝一张饭桌走过去，那张桌边有他的两个朋友。

公安厅的七个人走进饭店里间，4平方米的小屋，四壁贴满纸糊了，挂几幅当地艺术家的山水画。一张圆桌铺着干净的塑料布，放着几只佐料小瓶。七人随意地围着圆桌坐下，老板娘就亲自把饭菜端上来了：一盆“得莫利活鱼炖豆腐”，四碟朝鲜小咸菜，七碗大米饭，五瓶啤酒，两瓶汽水（两位司机的）。众人刚把饮料倒上，老板娘又亲自端进来个盘子：

“香蕉果炸！各位办案辛苦，过年也不休息，明天就是腊月廿五了，这是我慰劳各位的！”

“谢谢啦，老板娘。”众人齐声说。

“明天就是腊月廿五了！来，大伙举杯，咱们今天就算提前过节了！我祝大家节日愉快，破案顺利！”张厅长也站起来，举起手里的啤酒杯说。

“祝张厅长亲自出马，马到成功！”众人举杯说。

1995年1月28日（农历腊月廿八），傍晚7时许。

煤城鹤岗早已被夜色笼罩，到处一片冰天雪地，气温零下30度，街上人迹稀少。一辆“北京212”吉普车碾压着街道上厚厚的积雪，朝南山矿务局大院开去。矿务局大院的铁门敞开，负责门卫的两名经警此时不知去向。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节日情节，越接近年关，人们反倒越发心神不安，有点心烦，有点发毛，因此无心工作，擅自离岗的事时有发生。吉普车开进夜幕中的矿务局大院，直扑总务科所在的北楼，车轮在楼门前磨个弯，车尾对着门前台阶停稳。车门开处，两男两女从车里走下来。

四个人站在楼门前四下看了一眼。

业务局大院空旷寂静，几百米之外的业务局南楼淹没在漆黑的夜色中。北楼也很安静，二三层几乎没有灯光，只一楼两侧几扇结满霜花的窗玻璃里透出了灯光，西侧为保卫科，东侧为经警队，日夜有人值班。

楼门前的顶棚上亮着两只红灯笼。

夜空中，不时传来此起彼落的鞭炮声，那是春节将临的征兆。

两男两女就这样在楼前停了片刻，然后一个头戴警帽身穿警用皮夹克的高个男子做了个手式，四个人便走上门前台阶，在直扑大门的同时各自亮出了武器。寒夜中，可以依稀看见长、短枪管发出的幽幽蓝光。

枪声是在西侧保卫科和东侧经警室同时打响的。

经警室里，四名正在看电视的经警一个接一个全部倒在血泊中，他们在倒下时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开枪的是一个梳披肩发的年轻女人，她手握一支截短枪筒、枪柄的五连发猎枪。一个手持双管双筒截把猎枪，身穿短呢大衣的男子跟在她身后补枪。事后查明，四名经警中三名当即死亡，一名重伤。那名重伤者除了看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名枪手外，再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经警室的屠杀前后不过十几秒钟，男女枪手临出门时居然没忘将地上的猎枪弹壳一一拾起，将电灯开关关上，然后赶往西侧去支援那边的两名同伙。

保卫科那边的枪战持续时间较长。

保卫科是一个套间，外间为会议室，会议室里又有两扇

门，西墙的一扇门通值班室，北墙一扇门通向一间小仓库。那天晚上，小仓库的地中央放着几只装得鼓鼓的帆布袋子，里面装的全是现金，大约近百万元，那是鹤山矿数万职工的工资钱。南山矿已经半年多没发工资了，每个职工家庭都在等着这笔钱，盼着能领到个把月工资好把今年的春节对付过去。这四名劫匪正是冲着这笔巨款来的。

保卫科里一共有七名保干，三名在值班室休息，四名在小仓库里看守巨款。袭击保卫科的是那个戴警帽的高个男子，他手握一支“五四式”手枪，跟他一起的是个烫卷发的女人，跟那个披肩发年轻女人一样，她手里也是一支枪柄截短的五连发猎枪。这一男一女冲进保卫科，首先将值班室里三名措手不及的保干打死，接着与小仓库里的四名保干展开激烈的枪战，袭击经警室的那两个劫匪也赶过来助战。保干们使用的是“五四式”手枪和“五六式”冲锋枪，枪战场面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

激烈的枪战进行了二十多分钟。这期间，劫匪还在走廊打死了几名恰巧走进北楼的经警，其中一名经警带着他11岁的儿子，父子俩同时遇害。

四名劫匪在走廊滚动[illegible]枪，轮番进攻，还是攻不进小仓库，就用炸药包炸墙，但墙壁没有炸开。劫匪不敢恋战，在值班室中放了一把火，在大批公安人员赶到之前，在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中，留下11具尸体，仓皇撤离了现场。

那辆“北京212”吉普车没有来得及开走，扔在了矿务局大院里。

鹤岗“1·28”特大武装杀人抢劫案震惊全国，它标志着

在我国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

春节的氛围荡然无存，鹤岗全城在极度惊恐和恐惧中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

张副厅长率领的省厅刑侦、技术专家组于2月13日下午4点30分左右赶到鹤岗市，此时距“1·28”案发案已整整15天了。

搞刑侦的人在破案中都掌握一条规律，即侦破大案子主要看头3天，3天不行看7天，7天不行看半个月。如果半个月还破不了，这案子基本上就要“凉”了，要想侦破将很困难。而“1·28”案已整整过去了半个月，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1月28日案发当晚，鹤岗市公安局，南山公安分局，矿务局公安处等全员出动，全力投入侦破工作。

1月29日晨7时许，省公安厅派出的10人工作组，乘坐两辆4500吉普车经一夜颠簸赶到鹤岗。

2月1日，省公安厅刑侦处阎副处长赶到鹤岗，协助指挥破案工作。

十几天来，经刑侦、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不懈努力，“1·28”案侦破工作进展如下：

一、对现场11具尸体进行检验，其中10具尸体已认定身源，除一名12岁男孩外，9人均为南山矿被害之经警及保卫。

二、将倒在值班室内，烧毁程度最严重，皮肤炭化，头部被炸裂的11号无名尸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三、发现罪犯丢弃在逃跑路上的假发套，认定犯罪现场的披肩发女子为男扮女装。

四、找到丢弃在矿务局大院内的被劫“北京212”吉普车车主（已被害）。

五、经技术检验，确定了11号尸体的年龄及身高，并发现其口腔中有一颗树脂假牙。

六、经多次检验，发现11号尸体头部共中三枪，其中第一枪为被凶手“五四式”手枪击中，另两枪均为同伙用五连发猎枪所补射，一枪补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补在右颊的一枪系对准手枪枪眼击发，已彻底破坏了手枪弹道，补在左眼一枪将左眼炸飞。据此判断，同伙补枪及放火焚烧尸体的目的既为灭口，也为灭迹，而补在左眼的一枪则表明11号尸体左眼部有明显特征。

七、此案属设计型、智能型犯罪，犯罪分子团伙作案，肯定有前科，要与鹤岗市尚未侦破的几起大案并案侦察。

在张副厅长率领刑侦、技术专家组赶到鹤岗之前，侦破工作就进行到这一步。因此，尽快查清11号尸体的身源，就成了牵动全局的关键，而侦破工作恰恰就在这儿卡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办案人员中逐渐出现了不易觉察的厌战情绪，怀疑“11号尸主是罪犯”的结论是不是下早了，此案会不会又将不了了之？

那么，11号尸主到底是不是犯罪分子？此人到底是谁呢？

如果他是犯罪分子，查清身源，则可以通过他的人际关系查找另外一名罪犯；如果判断错误，11号尸主不是罪犯，则15天的侦察工作将前功尽弃，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这责任，这损失，谁负得起？

事后总结起来，张副厅长在这个关键时刻率领专家组来到鹤岗是恰当及时，而且还带来了法医专家车德仁。

2月14日上午，车德仁随张副厅长等人勘察南山矿九楼案发现场，现场除了11具尸体已搬走，只在原位置留下用粉笔画出的轮廓外，其余的全部保持原貌：被熏得发黑的墙壁、墙上的弹迹、爆炸或焚烧后的物品，都昭示着当时的搏斗场面是多么激烈和残酷。车德仁勘察过汽车爆炸现场、火车爆炸现场、亚麻厂粉尘爆炸现场，但这次给他的不同感受是，过去那些现场都是灾害性现场，而这次却类似于“战争”留下的现场，是一处真正的战场。

下午，指挥部在矿务局南楼召开会议，向张副厅长等人汇报案情和破案情况。在会上，张副厅长做了指示，指出当前破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和突破口应该是11号尸体。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证明对破案具有决定意义的要求：

给11号尸体洗澡穿衣！

“不能让尸体总躺在那里，躺在医院里。”他说，“要让它站起来，要给它洗澡、穿衣。洗澡就是要把它弄干净，穿衣就是要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上……”

车德仁心头一沉，这个指示是对全体与会人员说的，但主要是对他车德仁说的，是对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因为在这里他是法医主管，“洗澡穿衣”的工作主要靠他来做。这个担子可不轻，也可以说，这个案子的成败关键，现在就看他了。

当晚八时许，车德仁带领省厅和鹤岗市的几名法医开始对11号尸体进行新一轮检验。

11号尸体保存在鹤岗矿医院太平间。

尸体平放在解剖台上，用一块白布盖着。掀开遮尸布，白布下的狰狞即使是法医，乍看之下也会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在灯光下，与其说躺在那里的是一具死尸，不如说是哪个故事中的一个魔鬼。

尸体焦黑、蜷缩，像段被火烧过的树根。两手勾在胸前作猿猴状，五官焦黑炭化且残缺不全，已看不出人的模样，只有一排森森白牙龇在唇外，仿佛正在咬牙切齿着，仿佛随时准备张开朝活人撕咬。

车德仁检验过千余具尸体，其中绝大多数是犯罪案件中的受害者，看他们那痛苦而悲惨的遗容，你会感到他们似乎想向你述说什么。而这具尸体不同，它绝对不会对你说一个字，只想把自己隐藏得更深。车德仁感到自己和这具尸体的较量，实在是和一个隐藏在死尸背后的魔鬼的较量。

“那就试试吧。”

车德仁凝视着这具尸体，心里冷笑着，表面却显得异常平静和冷峻。

车德仁这天晚上，没有急于给尸体“洗澡穿衣”，他是个做事忙而不乱，有条不紊的人。由于天已昏暗，他决定当晚只复查头部枪伤，并重新推断尸体的年龄。

复查头部枪伤与原有检验结论基本一致：尸体头部共中二枪，第一枪与第二枪弹道重合，从右颊部射入，颅顶部射出，伤口为“五四式”手枪子弹及五连发猎枪散弹所不同

形成。第三枪由左眼眶打入，向后贯穿射出，系五连发猎枪霰弹形成，射入口与前两枪射入口重叠，致使顶枕骨粉碎性骨折，部分颅骨缺损。检验认定：第一枪为“五四式”手枪子弹击中心脏，后两枪为五连发猎枪近距离补枪所致，一枪补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

车德仁到来之前，法医们已经根据尸体牙齿的磨损程度推断出，死者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为准确起见，车德仁锯下尸体的一块胸骨及左右耻骨，他将研究这几块骨头来推断年龄。

煮骨头是车德仁在检验尸体时经常干的活儿。这活儿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的确不容易。且不说人肉烧煮时发出的那种特殊的气味一般人绝对难以忍受，单说煮沸过程中对时间、火候及酸碱度的要求一般人就很难掌握，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煮不好的话，不是软组织分离不开，就是骨骼的年龄标志被破坏掉，一时的疏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干这个活儿的时候，车德仁总是亲自动手，一刻不离地守在炉子边上，不时地翻看着骨头，还要给锅里添水，调整煮液的PH值。这是个熬神费力的活儿，没有两三个小时是做不好的。

富力医院的化验室里支着一只烧得通红的电炉子，沸水在钢精锅里翻滚着，能听见骨头在沸水中不时撞击铁锅发出的闷响。房间中飘散着一股又腥又酸的怪味，这气味让人闻了会产生一种翻肠倒肚的感觉。

车德仁把其他法医都打发回去休息了，只有一个叫伦杰的法医留在他身边。伦杰四十六七岁，是鹤岗市公安局

技术科的副科长，副主任法医师。几年前他参加过车德仁在省公安厅办的法医病理学习班，因此对车德仁很尊敬，一直称呼车德仁为老师。车德仁对伦杰也很器重，觉得这个学生办事稳重，基本功扎实，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很内秀。这次“1·28”案发生后，伦杰作为主管技术的副科长，副主任法医师，承担着勘察现场和检验尸体的重要任务。在11号尸体头部发现重复弹道，从而最终认定11号尸主为犯罪人了，这其中就有伦杰的功劳。

半个月下来，伦杰整个人似乎瘦了一圈，脸色黄里透青，两只眼睛熬得通红，但他坚持要留下陪车德仁善后。

“这点活儿没必要两个人熬着，你回去吧，明天的事还远着呢。”车德仁说。

“老师要是信得过我，还是我留下。”

“不是我信不信得过你，我回去也一样，睡不着。每次出案子都是这毛病，更别说这么大的案子了，这叫‘动力定型’……”

“老师，我也一样，都多少天睡不着了！”伦杰说，“睡不着更好，等案子破了之后一块儿睡吧。”

车德仁想，既然睡不着，那就一块好好安排一下明天给11号尸体“洗澡穿衣”的事情。

“你们市局有几个法医，我记得好像是五个吧？”车德仁问。

“一共五个。”伦杰说。

“怎么只来了四个？张兴奎咋没来？”

“他……这次没让他来。”伦杰无奈地笑笑说。

"咋不让来？现在正是用人手的时候……"车德仁说。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跟科长闹点别扭。"

"闹别扭就不上来了？这叫啥事，明天我找他！"车德仁不悦地说，"南□分局法医李正德挺能干，有些事儿可以让他去办。"

"是，市务局公安处也有一个法医。"

"明天都调来，把人集中起来统一使用。"车德仁说，"明天给尸体'洗澡穿衣'，成败得失在此一举了，干好了人家立功受奖，万一搞砸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老师，我明白。"

"明天一定要把人组织好，分头把关，胳膊、腿一人负责一个部位，重点检查软组织，看肌肉损伤有无出血、凝血，皮肤有无损伤和其他痕迹特征，皮肤要一寸一寸地看，肌肉要一条一条地切，谁出错谁负责。另外，要把软化、洗净皮肤的氨水、双氧水和一定比例用的甲醛都准备好，别到时候再要用了现找。"

"行，这个我负责准备。"伦本一一都记在小本子上。

"明天开始工作之前，我还得给大伙儿讲讲具体要求和要领……"车德仁思考着说，"对了，还有照相、录像的，都要准备好……"

"这个我已经负责安排人了。"伦本把车德仁吩咐的要点都记在小本子上，生怕明天忙忘了，他从心里钦佩车德仁思考问题的细致和周密。

半夜时分，骨头经两个多小时煮沸，换了一遍水，终于达到了要求。伦本给车德仁打下手，两人把骨头从锅中取

出，在电炉子上烘干，然后像两个专门学家一样在化验室研究那两块煮好的耻骨和髋骨。

"咱们现在采用数量化理论计算年龄。"车德仁边工作边对伦杰解释着，"再选取8个骨年龄标志的变量，用多元回归方程计算，就可以计算出死者的年龄，可靠度在98%以上……"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分析和计算，11号尸体的年龄测算出来了，为26岁上下一岁。

回到矿务局招待所，已经是后半夜了。车德仁疲倦地倒在床上，却怎么也难以入睡，满脑子还都是现场勘察和检验尸体的事情，这些东西搅成一团，像个大风车似的在他眼前旋转着。那战后废墟般的现场使车德仁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搞法医工作几十年了，什么样的残酷场面没有见过？可是像"1·28"案这样的现场车德仁还是头一次见到，而且他见到的已经是尸体处理过的现场了，可以想见原始现场是多么令人震惊。张副厅长指出，"1·28"案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这句话令人深思。每个参加侦破的公安人员都深知，此次破案关系重大，如果破不了案，是绝对无法向老百姓交待的。而车德仁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法医，如果在这起大案中无所作为，他将愧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他过去所建立的威望和取得的一切成功都将变得无足轻重。

他躺在床中，耳边仿佛听见了现场被害的十八个冤魂的呐喊，仿佛又听见了张副厅长在会上那斩钉截铁的话：

"能不能破这起案子，对我们全体同志、对整个公安战线都

是一次考验！……此案必须侦获，此案不破，不仅不足以平民愤，而且必然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很快会出现新一轮的犯罪升级，不但你鹤刘，就是全省、全国都不得安宁。我们切不可失职，此案不破，我这个副厅长是不要当下去了！”

张副厅长“不要当下去了”的言外之意，大概是说要引咎辞职吧？那他车德仁呢？他这个主管刑事技术的负责人还“要当下去”吗？这么大一起案子，女死者的尸体就放在你面前，可是作为一个大法医，你就是认定不了它的身源，这不是最大的耻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责怪，你自己恐怕也没有信心再当下去了。

“我特地把我们的崔处长、车处长都请来，他们是我们省内的技术权威，希望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多做些工作……”

张副厅长指的崔处长是痕迹专家崔卫柱，车处长就是他车德仁。张副厅长说的“希望”，实际上就是对他车德仁的指示，也是命令。他车德仁必须在给尸体“洗澡穿衣”中要有所发现，要把尸体的身源认定下来，否则，这个案子难以往下进行了，你车德仁对上对下都难以交代。

车德仁晚上对伦本说，每逢出入案现场，他基本上都是吃不好睡不香，这成了他头脑中的“动力定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法医作为刑技人员，他的工作就是为开侦人员指出侦察方向，划定侦察范围，是破案工作的第一步，可以说一步错步步错，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从昨天傍晚下午到现在，车德仁整个人就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中，就像骑自行车爬一段陡坡一样，他车轮上好像这么

干了。不想停下来，只能奋力往上骑。什么时候骑到坡顶，什么时候才能喘口气。

车德仁合衣躺在床上，又整理了一下思路，思考着明天怎样才能有所发现，为破案打开缺口。他把昨天给尸体“穿衣”的每一个步骤重新在脑子中过了一遍又一遍。朦胧中，他仿佛睡着了一会儿，猛地睁开眼睛，他发现窗外似有些发白，看看手表，还不到6点钟。冬天天亮得晚，但他已经毫无睡意。他从床上爬起来，想到应该到[illegible]劳局北楼去再看一遍现场。

他带上了电筒、放大镜和比例尺走出了招待所。

街上路灯还亮着，路面上新铺了一层[illegible]，洁净得连一行脚印也没有，冰冷的空气吸进肺里，仿佛吸进两支坚硬的冰棒。车德仁舒展了一下四肢，人一下子就变得精神了。车德仁喜欢这样的早晨，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也是人最清醒的时候。这样的早晨有利于思考……

从北楼现场出来，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了，车德仁赶回招待所吃早饭，走过了公安局门口时，他[illegible]，[illegible]去张兴宝。

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刚才在北楼现场，他重新查看了11号尸体倒下的位置，那块地方用白粉笔勾着一个人形的轮廓，仿佛肉体消失后，留下的一个神秘而又苍白的灵魂。

车德仁蹲下身去，拿着手电筒和放大镜，仔细查看着那块地方，一寸一寸地朝前推进。那块冰冷的水泥地经白粉笔一勾，在车德仁眼中一下子就变得生动起来，变成了一块

蕴含着丰富信息的图片，而他则像个电子专家似的正在破译它的密码。如果此时有人突然走进，看见废墟上一个人正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一个虚幻的人形轮廓，一定会吓得半死，以为自己走进了一部惊怖片中。但车德仁此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个联想丰富的人，想不到那上面去，他现在只是在进行一项纯技术性的工作。

他在白粉笔勾勒的头部轮廓处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弹孔，在弹孔里抠出了一粒变形的猎枪铅弹。这可以进一步证实，11号尸体头部的猎枪创口，是倒下后被补枪形成的。

张兴奎二十多岁，曾在车德仁手下实习过一年，这次车德仁来到鹤岗，他却一直没有露面。车德仁昨天晚上从伦木处得知，张兴奎大概和师父闹点别扭，所以这起案子没让他参加。

"兴奎，老师来了你咋也不露个面儿？"车德仁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我……我不知道老师来了。"张兴奎讪讪地说。

"别站这儿了，走吧，今天上午跟我去看尸体。"

"行吗？"

"有啥不行的？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别人都在忙，你好意思在这儿站着？"

"行，车老师，我跟你去！"张兴奎高兴地说。

15日上午9时，富力矿医院解剖室，给11号尸体"洗澡穿衣"的工作正式开始。

尸体仰卧在一张类似台球桌的解剖台上，头东脚西。

法医们身着白大褂，手戴胶皮手套，跟普通医院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但不同的是，法医检验尸体不准戴口罩，这是为了辨别气味，以便发现破案线索。

车德仁站在尸体头部，他分配的任务是：张兴全在左肩侧，李宝德在左下肢侧，伦杰在右肩侧，张玉山在右下肢侧，杨科长在车德仁身后记录，另有照相和录像人员在法医身后，以不影响法医工作为限。

光线为自然光和灯光。

开始检验前，车德仁详细讲了检验要领及要求：

“给尸体‘洗澡穿衣’首先要‘洗澡’，也就是要把尸体洗干净，尽量争取恢复原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检验尸体的目的。我现在讲讲检验的重点：一、检验皮肤有无生理特点，包括痣子、扁平疣、色素斑等等；二、检验皮肤的遗传标志，如兔唇、拎马桩、达尔文结节等，看看有无六指、短指畸、并指等；三、检验皮肤的其他损伤，重点看文身，还要注意手术疤痕、钝器和锐器伤的痕迹。四、检验尸体的病理特点，如结核病、胸膜炎、肝炎等，看是否做过阑尾手术，有无骨折等。我再强调一遍：皮肤是重点。我要求：皮肤软化后，要一点一点地剥，肌肉要逐层逐块切割成条，一条条地检验，对脂肪要切成片，每片0.5厘米，要逐片检验。上述检验若在谁手里遗漏了，谁负责任。请记住了，在破案指挥部，从上到下，大家都立过军令状。所以，一切按军令状上的条款办，该撤的撤了，该免职免职，该挨处分挨处分，有功者重用重奖！”

平日貌不惊人，待人随和的车德仁，这时才显露出了他那不容侵犯的尊严和权威。话说至此，众法医肃然起立，那

情景与决战前夕，主帅统帅们在作战室里做战斗部署时的情景是一样的。

“现在开始检验！”车德仁庄严地发布了命令。

解剖室里霎时变得出奇的安静，静得只能听见照相机的快门声和录像机工作的声音，细听之下，还能听见人们的呼吸声和解剖刀片在皮肤上的细微的沙沙声响。

如果解剖台上躺着的不是一具丑陋的尸体，而是铺着一块光洁的绸缎，你一定会认为这些男子汉们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进行着刺绣。

半个小时之后，解剖室里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那是张兴奎说话的声音：

“车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车德仁听见张兴奎的喊声，心里动了一下。别看张兴奎年轻，车德仁一直感觉这小伙子应该有所作为。

“看见什么了？”车德仁放下了手中的活计，走到张兴奎身边。

“车老师，你看肩膀这儿，有点黑影，刮不掉……”张兴奎用手术刀指着尸体肩头的一处皮肤说。

车德仁低头看去，烧得焦黑的皮肤用氨水擦洗后再用手术刀刮过，露出一片乏黄的皮肤，皮下似乎深深地隐藏着两条纹线，很显然，刚才张兴奎的手术刀没能刮掉。

“快给我放大镜！”车德仁说。

忙有人把放大镜递到车德仁手里，在凸透镜下，那纹线显得真切一点了。凭经验和直觉，车德仁认为那应该是文身的线条。

“把解剖室的门打开！”车德仁大声命令。

有人跑过去把解剖室的门敞开了，刹那间，随着刺骨的寒气，一束长方形的光柱猛然间照射进来，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解剖台上，罩住了那具焦黑的尸体。所有的人都围过去，目光全都集中在尸体的左肩上：

“车老师，是不是文身？”人们窃窃私语，相互之间仿佛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

“我看是。”车德仁说，感到自己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兴全，你拿氨水过来擦擦。伦杰，你技术好，你来刮！”

伦杰拿起手术刀，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去，让锋利的刀刃轻轻触在那块皮肤上，一点点刮了起来。他刮了有五六下。

“车老师，别、别把文身也刮没了……”不知谁冒出一句。

伦杰的手一抖，不敢刮了，直起身来望着车德仁。

“对，还是先报告指挥部，等来看了再刮吧，万一……”法医们说。

“你们组织学都是咋学的？”车德仁生气地环视着身边的法医们，看见所有的人都紧张得脸上肌肉都发僵，“皮肤分几层你们忘了吗？文身如果只刺到表皮根本就留不住，必须要刺到乳头层，而我们现在刮的只是表皮的角化层。根据这块皮肤烧焦的程度，是不可能刮掉的，只会越刮越清晰。伦杰，刮吧，出了错我负责。”

“车老师，我……”伦杰的头上冒汗了。

车德仁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谁都不敢动手也很正常。他从伦杰手中接过手术刀，又伸手到上衣兜中掏出老

花镜戴上，然后朝尸体弯下身去。

刀刃轻轻地接触到皮肤上，不是一下、一刀，而是一毫米一毫米地刮着，李德宇站在旁边，手拿棉花，不停地沾着氨水帮车德仁擦洗着刮过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目光随着刀刃一点点地往下移动。渐渐地，随着那些焦黑的炭化的表皮被一点点刮掉，左臂上显出了蛇头、龙身、龙爪、云彩……一个多小时后，一幅文身图案终于在手术刀下被完整地刮了出来。那块皮肤再经用氨水仔细擦洗，文身图案就变得十分清晰了。

这是一幅蛇头龙身文身图案，从左肩头一直刺到臂弯处。

车德仁没有看见屋子里别人的表情，他放下手术刀，慢慢直起变得有些僵硬的身体。他感到眼睛有点酸痛，有点模糊不清。他摘下老花镜，掏出一块手帕在眼睛上擦着，也借机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解剖尸体时，车德仁看过无数文身，但这次发现文身的意义却非同寻常。要知道，这是全省第一起暴力升级的大案。为了侦破这起案件，从上到下，牵动着多少人的神经，又花费了多大的人力和物力。为了破这起案子，省厅徐厅长亲自坐镇指挥，张副厅长亲临一线，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了。现在，破案工作终于在法医这里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文身，可以肯定地说，这案子百分之百的破了。

“车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向指挥部报告？”张兴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车德仁让他参加尸体检验，他知道，这回他立功了。

“先不忙，杨科长，你负责，赶快把文身的照片洗出来看看可以了，再报告指挥部不迟。”车德仁说。

杨科长就着照相机对着文身拍了照后，迅速走出了解剖室。

“大家先冷静一下，尸体检验还没有做完，大家接着来。”车德仁对显得很兴奋的法医们说。

“车老师，剩下的还有必要做吗？我看别做了。”一名法医说。

“不行，一定得做。”车德仁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头部还有两颗铅弹要找出来！而且，光‘洗澡’不行，还有‘穿衣’的工作。这是指挥部的命令，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

在发现文身的消息后不胫而走，指挥部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张副厂长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立刻把文身照片放大印400张，发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估计，在明晚之前，这个案子可以拿下来了！”他说。

15日下午，鹤岗市公安局收审所，12监号中的在押人员李保齐看着手中的文身照片，出语惊人地说：

“这文身是我刺的！”

他说，这幅文身叫翻江倒海九条龙。蛇头龙身代表刚出来混，没有过江的还叫蛇，过了江就叫龙，所以蛇头龙身叫翻江倒海九条龙。

他说：无名尸叫山原，26岁，是他中学同学山雨的哥哥。

他提供的山原特征：有假牙，右眼是“疤护眼”，除了夏

天，一年到头总穿一条黄色军用秋裤（法医给尸体“穿衣”时，对尸体残留的黄色衣片进行检验，证明尸体穿的是一条军用黄色秋裤）。

当天下午3点，破案指挥部接到这一初步报告，指挥部成员们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

“案子有线了！”

经过侦查人员周密的侦察，指挥部终于认定，田原的三名同伙。

当天深夜11点，由张副厅长亲自拍板，破案指挥部下达了逮捕令：立即抓捕田原同伙，犯罪嫌疑人孙海波、鲁文宇、田刚。

孙海波，男，30岁，已婚，有八个月大的儿子。此人身高1.75米左右，摆地布摊，卖过服装，爱面子，善伪装。表面看温文尔雅，待人厚道，与为非作歹的事从不沾边，没人会想到这是个阴险狡诈，残忍狠毒的冷血杀手，犯罪团伙的主犯。

“1·28”大案的起源，严格说来，应该追溯到1990年。从那时起，孙海波与田原等人就逐步纠集在一起，结成暴力犯罪团伙，长期准备，反复作案，不断积累着经验和实力，朝着“1·28”这样的特大武装杀人抢劫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在此之前，他们已作大案4起。

1990年12月19日晚5时许，鹤岗市某派出所民警尚承本下班回家，途经矿务局选煤厂一道煤仓时被杀，随身佩带的“五四式”手枪被抢。

据孙海波被捕后供述，当初他和田原（那时阎文宁和田雨尚未参加）因在同一个采区当过工人，所以常接触。两人发财心切，都又深感挣钱无门，说来说去，要想发大财，只有“抢”这一条路可走。两人决心作案后，就具体商量：先杀个警察抢支枪，然后再抢储蓄所，抢到钱后再买枪不断武装。他们盯上高承来后，一连跟踪他两个多月，直到把他的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了才动的手。

他们的第一次作案就与众不同，具备了职业作犯的一切特征。

1994年1月25日下午1时，金鹤储蓄所遭两名持枪劫匪抢劫。这是孙海波、田原抢到手枪后的第一次行动。他们选定了金鹤储蓄所作为袭击目标，因为储蓄所离向阳区公安分局不足两百米。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这是孙海波说出的道理。为了这次行动，两人也对储蓄所观察了二十多天。最后抢劫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田原行动冒失，轻易放枪，两人只得狼狈逃离现场。

这次行动后，孙海波感到田原太冒失，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感到一支枪不行，必须再搞一支。两个人也不够，应该再找一个人。

他再找的一个人是邻居阎文宁。

阎文宁，男，24岁，已婚，身高1.67，白净面皮，一副英俊公子模样。他原在南山矿北楼水电科负责收电费，1991年停薪留职，对外说是因嫌工资太少，想辞职做服装和日用品生意，其实这是在走已谋划好的“1·28”大案的一步棋。

和孙海波一样，阎文宁没有犯罪前科。孙海波觉得阎

文宇比田原强，且阎文宇有头脑，不蛮干，这样遇事就有个商量，是个帮手。孙海波邀请阎文宇入伙也有信心，从平日谈话中听出来，他也想钱，发财的心思比谁也不差。

孙海波去找阎文宇喝酒，喝酒的时候说起了钱的话题，说起这个话题阎文宇就显得很激动也很愤慨：

"哥，我算看透了，人要是没钱，活着都不如狗！"

"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兄弟，人活在世上，要么就堂堂正正地活得像个人样，这是人命；要么就窝窝囊囊活着，跟狗一样，这是狗命。"孙海波说。

"是这话！哥，可我不认命！"阎文宇嚷嚷着。

"我也不认，不认就得干！干就干大的，往死了干！"

"啥叫往死了干？哥，你跟兄弟明说，没事儿……"

"抢！干啥也不如抢，抢最直接！"

"哥，你脑子好使，你说咋抢？我听你的！"

就这样，孙海波犯罪团伙由两个人发展成了三个人。

1992年初，孙海波和阎文宇在某派出所门口跟上了一个下班的警察，一直跟踪到他家门口。这一跟也跟了近一个月，2月1日早7时许，民警梁昆在家中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12岁的儿子。

据阎文宇交代，这起案子是他和孙海波、田原三个人干的，目的是抢枪。

但那天梁昆的"五四式"手枪没有带回家，梁昆父子就这样白白送了命。

1992年12月4日，大庙矿发生"12·4"工资款被抢劫案，被抢工资款18万元。

12月4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大陆矿下属开拓区会计郭志同将刚从矿财务科支回的工资款18.8万元用一书包装，在另一名机关干部的陪同下朝本单位走。走到煤质科大院附近时，他猛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

"站住！把钱放下！"

听见喊声的一瞬间，他以为是谁在开玩笑，时间正值大白天，周围也不背，到处都是楼。

"把钱放下，不放下开枪了！"

这一声喊比刚才更加锐厉，而且含着急躁和凶狠，不像是开玩笑的声音。

郭志同蓦然回过头去，看见身后十几步远处站着三个衣着不齐的人，其中一个戴红色摩托头盔，另两个人头上蒙着黑色头罩，头罩上只露两只眼睛。三个人中有两个手中端着枪管截短的猎枪，戴头盔的手里握一支手枪，三支枪的枪口都朝他们自指着，这样的场面过去只在外国电影中看见过。

郭志同心里一紧，难道真遇上抢劫的了？他左右看看，见身边和他同行的一个人也都傻眼了，像木偶似的僵在那里。

"放下包！不放下我开枪了！"

"哥，别跟他废话，开枪撂他！"

喊声从头盔和面罩下透出来，显得格外阴森和恐怖。

"朋友，这是公款……"一名机关干部中有人想学学黑社会的语气。

"放屁，放下！"凶叫的喊声表明他们已经失去耐性了。

郭志同别无选择，他弯下腰，把手中鼓鼓的黄书包放在

了脚下的水泥地上。

“转过身去，往前走，快！”

郭志同和三个机关干部服从了劫匪的命令，转过身去朝前走，一步步离开了那个装钱的黄书包。他们4个人中谁也没有枪，否则……

“砰！”

郭志同猛听身后响了一枪，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去，身后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条空空的小街道，三个劫匪不见了，装着28万元工资款的黄书包也不见了，像烟一样消散了……

此案发生后，鹤岗警方全力侦察，侦察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但与前三个案子一样，最后也不了了之。

如果这四起大案不是这样不了了之，哪怕只侦破一起（破案率25%），后面也就不会有“1·28”案的发生，这一点是[illegible]的

孙海波供认：钱没有分，由孙海波保管，谁用谁取。阎文宇取3万元陪新婚妻子到北京、上海游玩一圈；孙海波花7000元买铃木125摩托车一辆；田原取6000元[illegible]。此外，孙海波、田原三次到[illegible]购置武器弹药，共买齐齐哈尔产五连发猎枪一支，小口径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枪一支，火药一桶，16号猎枪弹100发，12号猎枪弹200发，[illegible]爆弹5个。

还有，孙海波为阎文宇花3000元学习驾驶技术，这是为日后杀人抢劫做准备。1月28日那天，就是阎文宇开着抢来的“[illegible]”吉普车直奔育[illegible]北楼的。

这是一个高智商、设计型的职业化犯罪团伙，他们在作案性质、作案手段上已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孙海波等三人抢过这18万元的工资款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共同商定，今后决不再干这种抢"小钱"的事，要做就做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做成一把大的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各自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得过全市霹雳舞大赛第一名的田原想开一家"卡拉OK"歌舞厅，而孙海波和闫义了都想到南方去，做大老板，当企业家。总之，三个人都不想一辈子当土匪和强盗，当土匪和强盗的目的是为了今后能做个"体体面面"的"上等人"。

从1994年9月起，也即"1·28"案发四个月之前，孙海波团伙就开始谋划抢劫某厂的工资款，计划拟定得相当周密。

首先，为了增加人手，他们决定再物色一个新成员，把团伙扩大为四人，这个新成员就是田原的三弟田雨。

田家兄弟四人：田力、田原、田雨、田兵，父亲田宇杉是个老实巴交的铁路工人。兄弟四人中，除老大田力几年前据说跑到内蒙做生意，音讯皆无外，其余三人均在家待业，因此家境较为窘迫。

老三田雨，22岁，身高1.64米，长得五官端正，眉目清秀。此人无犯罪记录，也看不到什么恶习，但也许有些变态人格，平时爱搽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女人模样。

孙海波几个发展田雨入伙之所以就把田雨扩入自己的团伙中，其中原因在于，田雨还在上中学时就对二哥田原等人的活动有所了解，田原甚至连抢枪的事都没怎么瞒着他。在

田雨心中，孙海波和二哥都是能干大事的人物，是值得敬佩的英雄。所以一听说孙海波要他入伙，他真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保证效忠。

拟定计划的第二步是：为了躲过案发后公安机关的大规模排查，让鲁文宇和田原提前几个月就消失掉，孙海波在居民楼区间私人租了一套房间。1994年10月份，田原对外谎称去南韩打工，煞有介事地在家人送别下登上了火车，转眼之间却钻进这套房间蛰伏下来。不久，鲁文宇也停薪留职，以外出做生意为名住了进来。两个人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不声不响，冬眠般一躲四个月，其毅力与耐力非一般盗贼可以比拟。

第三步：绘制南山矿机楼二层平面图，研究制定具体、周密的作案方案。

研究决定，田原、田雨兄弟俩都戴假发，装扮成女人，这样既可以迷惑公安人员，又可以掩饰田原的那只“耷拉眼”。

行动方案为：二人一组，分别突袭楼道东西两侧的经警室和保卫科。田氏兄弟俩为主攻手，见人就打，亲爹亲妈也不放过，不留活口。孙、鲁负责抢枪、抢钱和处置其他紧急情况。

行动所需车辆靠抢劫出租车解决。

1月28日，负责打探消息的田雨来到租住房间说，南山矿来了运钞车，听说要给员工开支。得到消息后，孙海波又出去核实了一下，证实消息准确无误后，四个人决定当晚行动。

当晚六点刚过，鹤岗市灯光昏暗的文化街路口，站着两

男两女在招手打车，其中一个男的身穿警式皮夹克，头戴黄色栽绒警帽，警帽上缀一枚老式警徽，另一个个头较矮的男人穿一件藏黑呢大衣。两个女人中，年龄稍长者烫卷发，年轻的一个浓妆艳抹，留一头披肩长发。四个人都戴了套，穿警服的那个男子招手叫停了一辆“北京212”出租车，打开前后车门，四个人挤坐进去。

“去市汽校！”

傍晚六点半左右，这辆“北京212”吉普车从市汽校的黑暗的后侧围墙处驶出来，很快开上了有路灯的路面。只不过这时驾车的已经换了，现在开车的是魏文宇，而原来的司机现在正躺在汽校围墙后面的一个马葫芦里，他的头部中了四枪，是杨波所发的“五四”打的。

18点45分，这辆已经换车牌了的吉普车径自驶进南[illegible]大院，在北楼正门前停下。两男两女走下吉普车，稍稍停留了一下，便朝楼里走进去……

下面看看犯罪分子讲述的战斗场面

魏文宇供认：

“我和由雨按原计划从经警室跑出来，看见保卫科仓库门口来四个人，把值班室门给封上了。我们一看不好，就往那里跑。由雨跑在前面，一枪就把一个大个子撂倒了，另一个拿手枪的就往楼上跑，剩下的两个人回到屋中，把门关上……

“我走到大个子身边，见他还在叫唤，就补了一枪。杨波把他的枪捡起来。我们三个一同进屋，我看见由雨头朝西仰倒在地上，左前额中弹，嘴张了几下没说出话。田刚看

了说，'别让他遭罪了！'就要补枪。海波把他拦住了，眼里有泪水，说：'看能不能还有希望吧……'他就想搬电视机，踢开库房门，里面的人往外打枪，差点打中他……

“这时候海波让我马上去开门，原来分工是让田原去开，现在他哥哥中弹了，海波不好意思让他去……

“后来听海波说，田雨给田原补了两枪。海波放了炮，放了火……”

阎文宇在把守楼道时，先后打死了进楼的一名老经警和一个孩子。

孙海波供述了他和田原攻占保卫科的情景：

“当时我心里非常害怕。我们二人冲进保卫科的时候，里面有两个人，田原一枪一个把他们打倒。我上去把桌门拉过来，把右边的人的手枪摘下来。这时从隔壁库房中出来一个拿小枪的人，我端枪一比划，那人就跑回屋里去了。接着我告诉田原快走，可是田原没按我说的办，后来在向外探头开枪的时候让人打中头部，就不行了……

“田雨来接应我们的时候，看见他哥被打伤，就对我说，别让他遭罪了。后来我同意他补枪，一枪补在田原有毛病的眼睛上，一枪补在原来的伤口上。我找了个沙发巾盖在田原身上，那沙发上有炸药导爆索就点燃了，烧起火来……”

“海波和阎文宇当时准备把我哥哥也整走，可是整起来很费劲，海波就同意我补枪，补在有特征的左眼上。”打死亲哥哥的田雨供述说，“我看见孙海波拿下沙发巾，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火烧楼，喊我过去，指一指，让我向胡右脸上打一枪。这以后就把着沙发巾盖在我哥脸上，又从一个衣架

上拽下一件黄棉大衣扔在我哥身上……”

2月17日晨，“1·28”大案告破，消息传出，鹤岗市上空鞭炮、锣鼓声响成一片，参战干警们热泪横流。

在办案中一向很少和罪犯正面接触的牛德仁，离开鹤岗前，特意到看守所看了那几名在押的罪犯。他想见识见识，这几个做下惊天大案，把干警们搞得吃不下睡不着，苦苦折腾了20天的江洋大盗，究竟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他更需要思考的是，在暴力犯罪日渐升级的今天，他今后面对的，将是更多这种智能型、设计型的职业罪犯，作为法医，他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第十七章 “卖火柴的小女孩”

刘钟急匆匆走进处长办公室。

“车老师，那个妇女我打听到了，是哲家镇的，叫郑雅……”

“准确吗？”

“绝对准确，我给五常县公安局打电话查到的。”

“那行，咱俩现在就去韩家。”车德仁放下手里正写的论文，走到门后去摘衣挂上的棉警服。

“现在？”刘钟看窗户一眼，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外面正下大雪，要不等雪停了再走？”

“千载难逢啊，刘钟！”车德仁兴奋地说，“这种事儿，一个法医一辈子能遇上几回，还不赶快？”

上午10点钟，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冒着漫天大雪驶离了省公安厅西处大楼，走和平路、东承街、通过人民桥，直奔五常方向驶去。哈五公路上已经看不到车辆，车轮在积雪的路面上轧出两道又深又长的沟槽，但很快又被风雪抹平了。风雪扑打着车窗，风挡玻璃上的雨刮吃力地不停地摆动着，稍有停顿，司机眼前就一片模糊，使汽车根本无法行驶。

“好像是上天的安排。”驾驶汽车的刘钟突然笑着冒出一句，“车老师你说是不是？新研究课题眼瞅完成了，就突然

冒出这么个案子……"

"这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我等这个机会都等20年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车德仁说，"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法医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这种机会。你还说等雪停了再走，现在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

"要是咱们去了，见到那个妇女，跟她一谈，她说：发啥神，我认你死的时候根本就没那种感觉。得，就这一句话，全完，咱们多年的心血全白扔了！"

"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别去了，现在就把车开回去，我自己另找车去！"车德仁板起脸说。

"车老师，我，我这不开个玩笑吗？"刘钟婷笑说，"我只是随嘴说说，要真这么想，我能不在课题组跟你干这么些年？"

"你要是闷得慌就说点别的，这么严肃的课题你可别乱开玩笑。"车德仁说。

"行了，我啥也不说了。"

刘钟婷果然啥也不说了，全神贯注地开车。

刘钟婷今年三十出头，中国医科大学法医系毕业，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四处后就一直在车德仁手下当法医。车德仁对他很器重，让人家现场都常带着他，目前是车德仁这个课题研究三人小组的成员之一。

车德仁也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重了，他也知道刘钟婷只是开了句玩笑，不过在车德仁心里，目前的这个研究课题确实是太严肃了，他不希望有人随便拿它开玩笑，尤其是课题组的成员本人。

"低温死亡尸体的确证"——这个研究课题几乎贯穿了车德仁法医生涯的始终。

二十多年前，车德仁还只是五常县公安局的一名年轻法医。1970年冬天，县公安局接到一起案子，五常县沙河子公社的磨盘山脚下，发现一具男尸。车德仁及侦查人员乘车一个多小时赶到磨盘山脚下，下车步行，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朝山坡上走，走半里多地，在一片杂树丛边，看见一具倒卧男尸，死者四十多岁，农民打扮，呈蜷缩俯卧状，棉衣、棉帽、棉鞋全部脱下扔在身边雪地上，裤腰带解开，似乎还没来得及脱下。车德仁勘察现场后，初步印象是抢劫杀人，但尸体检验时却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当时他刚当法医不久，几乎没什么经验，所以在他检验结果中，他认定为抢劫杀人。侦查人员根据他的检验结论，按抢劫杀人案进行侦破。但侦察了半个多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尸体的身源也没有找到，此案后来不了了之。

此案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起，也没有人再追问，但它在车德仁心中过不去，很多年中，它一直像块难以消化的石块，堵塞在车德仁的胸口。

这人到底是他杀还是冻死的？如果是他杀，全身上下却找不到伤口；如果是冻死的，为什么在冻死前还要把全身的衣服脱掉呢？

这具男尸只不过是给他留下了第一个疑问，后来，在类似的案发现场上，这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提出来。他发现，在严寒季节里，所有冻僵的尸体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身上没有伤痕，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衣现象。有的全身

衣服脱掉，呈全裸或半裸状；有的解开衣扣；有的摘下帽子或解开鞋带。脱掉的衣服多散落在尸体附近。有一例衣服散抛在一千多米长的山路上，在雪地里看到的死者一路脱衣服时的脚印，步履蹒跚，步距较大，后来步距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拖步，倒在雪地上死亡。特别是那些冻死野外的裸体女尸，经常被怀疑为抢劫、强奸杀人案的受害者。但经侦察后，一起一起都被否定，不得不认定为冻死。

这样的典型案例，是车德仁勘察过的一个叫宋春如的女人被冻死的案子。

1980年冬天，车德仁在办公室接到五常县公安局付局长的电话，称在宋乡屯桥南发现一具裸体女尸，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强奸杀人，五常县公安局勘察现场后也认定为强奸杀人。但为慎重起见，付局长请车德仁前去检验尸体。

又一具冰天雪地中的裸体女尸，车德仁放下电话后即驱车赶赴现场。

宋乡屯距五常12里，东通尚志，南邻贾家店、105屯，地处交通要道。女尸僵卧于宋乡屯桥南的雪地上，现场紧靠五尚公路，因此围观者上千，交通为之堵塞。

车德仁勘察后发现，这是一处典型的冻死现场：

现场500平方米的雪地上布满凌乱的脚印，散乱地扔着脱下的棉衣、棉裤及半高跟棉皮鞋等物。在零下25度的严寒中，死者身上仅剩一件薄线衣，双下肢蜷缩着跪在枯草丛中，脚趾缝中夹有枯草，赤裸的小腿上有被枯草划破的伤痕。除此之外，尸体表无其他损伤。

现场勘察后，公安人员雇了一辆毛驴拉的小爬犁，将尸

体抬到一里外的林业检查站。在一间生着小火炉的工房子里，车德仁对尸体进行了缓冻和解剖检验。

解剖检验所见：肢体有红斑、乳头及阴唇呈皱缩状、膀胱储尿重50克、腰大肌出血、胃黏膜出血、腹腔神经节出血、血糖升高……

全部体征都符合冻死尸体的特点。

"这人的确是冻死的，不是他杀。"车德仁说。

"车老师，不会搞错吧？"李局长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

"冻死的？"刑侦人员都不信，"一九天人冻死了，咋自己还把自己扒光了？这不合情理。"

"肯定是冻死的，错不了。"车德仁肯定地说，"要是不信，你们就侦察吧。"

侦察的结果是：

死者李春如，女，21岁，李家屯农民，李新婚不久，没有自杀、他杀因素。12月10日晚8时，因家庭琐事与丈夫大争吵，晚饭时喝了点酒，然后赌气从家中走出。不料天黑迷失了方向，结果走出十多里，冻死在本乡屯桥南。

车德仁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却回答不出侦察员们的提问：人在冻死前为什么反而要脱掉全身的衣服？这种"反常脱衣"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

研究中他发现，温度在零下能冻死人，温度在零上也能冻死人，而且也有这种脱衣现象发生。

1982年5月，永宁县某村的一片冬小麦地旁，发现一具男尸。死者的棉衣和帽子扔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两脚沾

有泥土，衣服被雨水淋湿，体表无外伤。解剖检验无致命疾病，符合冻死尸体征象。经调查，死者65岁，当日去姑娘家串门，傍晚喝完酒后往回走，途中迷路。无他杀、自杀因素。当晚最低气温零上8度，死因系雨水淋湿衣服冻死。

车德仁翻遍了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没有找到关于“反常脱衣”的答案。

为了研究一块手掌籽骨，就坚持在十年中每年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拍一张掌骨X光照片的车德仁，不会让这么重要的一个科研课题轻易地从他的身边滑过去。

黑龙江属高寒地区，每年（七八十年代）都有近百起冻死人的事件发生，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他提供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一切便利条件。他不会放过这个填补国内外法医科研空白的机遇，他是个需要不断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

二十年来，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这个课题的求证和探索。

“车老师，咱们到五常停不停？”

汽车快进五常县时，刘钟征求车德仁的意见。

“不停，直接去韩家。”车德仁说。

“不吃中午饭？”

“你饿吗？”

“我没事儿，我是担心你……”

“你要不饿那咱们就直接去韩家吧，等访问完了再吃饭，我请你吃火锅。”

“行，那我就先饿着点儿。”刘钟高兴地说。

从五常到韩家只有二十多里了，车德仁恨不得一步就到。

车德仁在郭家镇派出所一位民警的陪同下找到了郑雅兰的家，进去后才知道，文钟打听到的消息有点出入，郑雅兰不是那个被冻僵后死而复生的年轻女人，郑雅兰两口子是那个年轻女人的救命恩人。

"那姑娘叫王蕾，是胡家店子的，在我这儿住了两天，昨天下晌才回去，你们早来一天就能见着了。"郑雅兰说。

郑雅兰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利索人，家里收拾得挺干净。

"这事儿闹的，都怪了解这个女人的人没整明白！"文钟说。

"没关系，咱们有个方便，胡家店子一会儿再去。"车德仁说，"大嫂，你给我们讲讲发现王蕾时的情况吧。"

"是他早晨起来撒尿发现的。"郑雅兰指着她丈夫说，"孩子他爹，你给公安的同志说说……"

郑雅兰的丈夫叫林万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憋红了脸，吭哧了半天也不知该咋说。

"不行，我嘴拙，还是你说吧。"他说。

"你这人，是咋回事儿就咋说呗！行，我说！"

郑雅兰说，那天早晨五点多钟吧，天刚有点亮，她丈夫林万泉披着个棉袄开门到院里撒尿，尿刚撒了一半，一眼瞥见猪圈里有个白花花的东西躺在那儿。刚开始他寻思是谁家的猪，转念一想不对呀，他家的猪刚卖掉，咋又跑回来了？再说也不是白毛猪是黑毛猪呀，还能一宿变成白毛了？他往前走了一步，睁眼细看，好嘛，哪里是猪，那不是一个人吗？分明是一个长头发女人躺在他家猪圈里了。当时

他吓得全身汗毛都乍起来了，尿也没撒完，提着裤子就往屋里跑。

“快起来！不好了，咱家猪圈里死人了，是个女的！”他哆哆嗦嗦地叫醒郑雅兰说。

“你睡迷糊了咋的？”

郑雅兰不信，被她丈夫拉到院子里。她走到猪圈跟前一看，可不真是一个光腚女人吗？她比丈夫胆壮，跨进猪圈里去看。

“我看看那个女人，好像睡着了，脸上还带着笑模样。”郑雅兰说，“我过去就听人说过，人冻死了是‘笑面’，可不真是笑面呗。伸手探探鼻息，再摸摸心口窝，好像还有点热乎气。我就招呼我们那口子……”

“还傻愣着干啥？快，帮我抬着点，把她抬屋去！”她对丈夫说。

两口子把那个裸体女人抬进屋，放在炕上。郑雅兰叫丈夫到院里去撮雪，林五泉就拿了个塑料洗衣盆，到院子里撮回来大半下子积雪。郑雅兰就捧起雪放在女人光身子上，两手使劲儿地搓，先搓前胸，再搓后背，最后搓四肢。这方法她是听老一辈人说的，过去也没试过，不过她干得很起劲，也挺内行。林五泉不知道该干啥，两眼傻呆呆地看着。

“你在这儿卖啥呆，没看过光身子的女人咋的？”郑雅兰冲他喊，“还不快到外屋地烧火去，先煮两碗姜汤！”

等林五泉煮好姜汤再走进屋，看见那女人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被子里，郑雅兰手拿湿毛巾正在替她擦掉脸上的污垢。那是个年轻的女人，苍白的脸颊上泛出了淡淡的

红晕。

“人就这么救活了。”郑雅兰平平淡淡地说，“活过来了仔细一瞅，挺俊的一个大姑娘，真要冻死了真白瞎了。后来我问了，她说叫于蕾，是胡家围子的。那天到对象家去，她对象家在孙家窝棚。俩人为点啥事儿叽叽起来，她赌气从对象家出来，不知咋的就迷路了。胡家围子在南边，她却往北走，一岔岔出二十来里地去，走韩家来了。八成也是冻迷糊了，一头扎进我家猪圈里。你说这孩子，咋就不知道敲敲门呢？再说了，她冻成那样了，咋还把自己脱光了呢……”

“大嫂，谢谢你！”

车德仁对郑雅兰说，他确实从心里感谢这位农村妇女，不仅是因为她对他们讲了这么多话，也不仅是因为她救活了于蕾，为他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访问机会，更主要的是他从心里被这个女人的真诚善良所感动。瓦常是他的家乡，这女人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家乡的温情和亲情。

“北京212”吉普在从韩家到胡家围子的乡间公路上颠簸摇晃着，像老牛破车似的踽踽独行。

雪已经停了，西斜的阳光照在皑皑白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刘钟一心一意地开着车，想尽可能将车开得平稳。他看见车德仁那瘦小的身体在座位上随着车的颠簸而前仰后合着，便担心车德仁是不是受得了，老师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车老师，你没事儿吧？”

"我没事儿。刘钟啊，我真后悔，刚才在五常应该吃完饭来就好了。"

"老师，你饿了？"

"我不饿，我是怕你饿。年轻人新陈代谢快，更不抗饿。"

"我没事儿！车老师，我体格棒着呢，饿个三顿两顿一点事儿没有！"刘钟尽量轻松地说，其实他胃不太好，已经在隐隐作痛了。

"车老师，那位大嫂说，那个女的也是'笑面'，这又一次证实了你的推断：被冻死的人，是在一种朦胧的温暖感觉中死去的……"

"反常热感觉。"

"是，'反常热感觉'，它再次验证了你提出的冻死过程中'血液二次重新分布'的理论……"

"别着急，刘钟。我研究了几十年冻死尸体的确证，咱们的课题组成立也快两年了，检验过的冻死尸体不下七八十具吧？还有那些做实验的家兔，可它们都不会说话，没法告诉我们冻死前的真实感受。但是这个于常不同啊，她是个死而复生的人！我不是说过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样的机会一个法医一生能碰上几次？我一定要亲耳听她说说人在冻死前的真实感觉。刘钟啊，你想过没有，这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胡家围子还没到吗？"

"快了，车老师，快了……"

刘钟开着车，内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感动，为老师的执着精神和不懈追求所深深感动。他毕业后来到省公安厅四处当法医也快十年了，这十年里，他几乎是在车德仁的影响下

一步步地走向成熟。特别是近两年里，他参加了车德仁的课题研究小组，在车德仁的直接指导下工作。使他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要想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大法医，如果不像车德仁这么干，那就只能是梦想，你该干啥干啥去！

这两年里，他们这个课题组几乎没干别的，除了出大案现场，就是跟冻死的尸体打交道了。每到冬季，省内各地只要有冻死的尸体，都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四处的实验室里，有用马车、农用四轮车拉来的，有用汽车运的，还有打了包装箱用火车托运来的，包装箱的托运单上写着“检材”两字。没人知道“检材”是什么，如果知道了可就麻烦了。如果是在市内或郊区发现无名冻尸，他们就亲自开车去拉，车不在家时，就骑自行车去，把尸体包好了放货架上驮回来。有两次他和车德仁把冻死的小孩的尸体装在麻袋里坐公共汽车往回背，车上人挤，有人用脚踢着麻袋说：“这啥玩意儿？梆硬的！”他们赶忙用身体护住麻袋，赔笑说：“过年了，买的猪肉瓣子！”这事要是在公共汽车上露了馅儿，那局面将不可收拾。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实验，车德仁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人冻死前“血液两次重新分布”的理论，终于揭开了人在冻死前“反常脱衣”现象的奥秘。

根据“血液两次重新分布”理论，机体在寒冷环境初期，由于“保温反应”而出现寒战，周围血管收缩，血液流向肌体的深层，减少热量的散失。随着体温的下降，气血交换率降低，大脑呈现兴奋状态，出现喘息、呼吸及心率加快，对刺激反应敏感，躁动不安——这是血液的第一次重新分布。